

# 卷首语

---

## 用文学的“绿意盎然”绘就生态文明“诗意画卷”

生态文化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有生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立健全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生态文学是生态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承担着极其光荣的使命责任。伟大的事业呼唤伟大的作品,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涌现的生动实践和感人故事,为生态文学创作增添了源源不断的素材和灵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绵延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天人合一的自然观、民胞物与的生命观、道法自然的哲学观,这些有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生态文化自古至今绵延不绝的“核心精神”。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文立心,引导全社会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大自然,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人民群众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者、推动者。每一个绿色奇迹的背后,都刻印着无数普通人的奋斗坚守;每一份绿色力量的加入,都为美丽中国新画卷的舒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新时代新征程上,人民群众的火热实践、砥砺奋斗,为生态文学提供了丰沛的实践经验和宝贵的故事样本。

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要深入新时代如火如荼的生态文明实践现场,立足中华大地,潜心观察记录,书写社会各界用实际行动守护美丽中国的光荣事迹,展示新时代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者守“绿水青山”、交“绿色答卷”的具体实践。以文学之光洞悉自然的变迁、生态的改善、人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书写盎然绿意所赋予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的生机与活力,展现中华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美。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希望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以绿色为笔,亲近自然、守护大地,用更多的“绿意盎然”,书写美丽中国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新篇章,绘就一幅幅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的“诗意画卷”。

摘自《文艺报》

---

# 河套文学

河套文学 目录  
2023 ③  
总第61期

编委会主任 张毅  
副主任 金智 杨瑞璞 张浩  
编委 官亦鸣 李金娥 李明  
陈慧明 何立亭 高莉芹  
李玉宁 陈旭  
主编 张毅  
编辑 陈旭 刘庚明 李玉宁  
何立亭 高莉芹  
执行编辑 陈旭  
美编 贾凡芮  
发行 李伽 翟芮煊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 ※ 特别推荐

- 04 飞不起来的雁(外一篇)/刘志灵  
10 把自己画在风景里(创作谈)/刘志灵

## ※ 小说

- 11 喜日特么/赵春秀  
18 二哥和硬币/郭占元  
25 清晨的噪音/衣名

## ※ 名家有约

- 30 土炕/梁衡

## ※ 散文

- 41 山的那边/鄂晓玲  
43 好联丰随笔/张志国  
45 乌兰布和沙漠十日谈/李平原  
50 艾草飘香/李宝玲  
52 月下寻思来时路/王星铭  
54 最后一抱/刘兰萍  
57 五月的巴彦高勒/张亚萍



## ✿ 诗歌

- 58 我的多情,驰骋在祖国辽阔的草原(组诗)/左军  
61 记忆的呼唤(组诗)/晨晓  
64 忘不了,故乡的长河(组诗)/龙文  
67 蓝(组诗)/边向华  
69 秋天(组诗)/若望  
72 树在倾听(组诗)/李鹏  
74 故乡情(组诗)/冯玉奎  
77 诗词集萃/贾志义/孙世平

## ✿ 评论

- 79 文学的魅力:寻道于故乡到寻道于自然/官亦鸣  
82 忆念中蕴积的温暖/漠耕  
87 深情修复巴彦淖尔记忆/何承刚  
91 乡愁是一方小小的邮票/运计彬  
94 诗歌创作要善于发现美/吕成玉

封面设计:贾凡芮

主办单位 巴彦淖尔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协办单位 巴彦淖尔市作家协会  
编辑出版 《河套文学》编辑部  
社 址 内蒙古临河市区市生态环境局  
局(环保局)9楼市文联

投稿邮箱:

小说、评论:htwxxiaoshuo@126.com  
散文:htwxsanwen@126.com  
诗歌:htwxshige@126.com

邮 编 015001

通 联 15547870091

电 话 (0478)8655363

排 版 巴彦淖尔市文联文印工作室

印 刷 巴彦淖尔日报印务有限公司

## 飞不起来的雁（外一篇）

■刘志灵

夜晚来袭。他站在院子东角落的那块石头上，头仰的高高，手不自觉的动着，好像看中的哪颗星星，随手就要拈来。

来找他聊天的刘小笑他：“看你像个长脖颈的雁，站在那瞭甚了？想老伴儿了！”

“嘿嘿。”

他就是那么一笑。停一会，又说是看看星宿，看明天的天气好赖嘞。院里那棵开着花的苹果梨树，在月亮地里还遮着他的脸。说实话，老伴儿不在的日子真是心里空落落的，家里也冷清清的。老婆儿去那个B城带孙子已经走了多半年了。说起老伴儿，村里谁都知道，年轻时那可是人才出众，是他用尽心思才娶到手的，现在被一个不会说话的人勾了魂离他而去，而且走得还是那么的欢喜。如今，只留他一个人和一群牲口。看吧，用不了几天，他也变得像牲口，不洗澡不洗衣服不收拾家。每日先喂那几头只会哼哼不会和人叨拉的笨猪；喂那群上窜下跳没皮脸的鸡，一不注意，就跳出笼子不知想野到哪里去；喂那一大群黄眼睛的东西，嘴里吃着还咩咩叫唤。等一年下来看咋剪了你们的毛，咋扒了你们的皮，这些不懂人性的东西成天和他作对。他这么想。然后，一个人做饭胡乱吃上几口，又不知往哪走串。

只见过一面的那个叫孙子的，见了人

眼皮都不瞭一下，自顾自享福，吃了睡睡了吃，只要发出细细的哭音，一群女人就忙脚后跟踢屁股。唉，那个叫儿子的更不是东西，一天就知道忙，还就会笑，对领导笑，对老婆笑，对刚生出的毛娃笑，对他这个当老子的就是一顿应付，给几张钞票，买一堆把三高加高的吃喝，说一堆像安抚外人的话，就把他的老伴儿“绑架”，再“软禁”起来。当时，老伴儿忙忙地走到接她的车跟前，张张嘴像还有话说，那个叫儿子的手把方向盘一转油门一轰，冲出麦田，越过水渠，就去了他们现在生活的城市。

闲下来时，也有风给他作伴，常带回一些远去的事情。他曾经是多么威风，喇叭裤是村里第一个穿上的，长头发一甩“流氓哨”是从他嘴里最先吹出来的。大人骂他是害群之马，小孩们却是跟在他屁股后面转悠，同龄人更是奉承他为老大。去地里干活草见了他都发了蔫。如今呢？那片麦田地头上的草看见他都挺直个腰，连草也和他过不去，扔掉锄头，呼的喷出口气，把地边渠头上那棵杨树的叶子吹得翻了个跟斗，随即其他叶子噼里啪啦拍起了手。啐！他冲着杨树狠啐了一口。

每天早上，没等那只混在母鸡堆里嬉皮笑脸的公鸡破锣嗓子开口，他就醒了。

想一天要做的事情,那台耕地机得维修一下,除草机擦洗擦洗,播种机不用了拿塑料布苫起来。他一个人用现代化机器对付几十亩地绰绰有余。但想的最多的还是和老伴儿说的话,说的什么,反正说着说着就抬起杠,那是他故意的或者是她故意的。心里笑着就起床开始一天的工作。先绕着院子转起了圈,院子里喘气的、不会动的、开花的、结果的,都还在沉睡,对他的巡视浑然不觉。再拿起扫帚扫起院子的尘土,听到那几头猪的鼾声,这鼾声和他年轻时睡着打的鼾声一样,他真羡慕它们。

他的儿子在他鼾声如雷的年纪上了大学,并在另一个城市成家立业。他想不通儿子毕了业对他出生的地方连个回过头看看的意思都没有,他真觉得愧对祖宗。

这一亩半院子是爷爷手上占下并在原址上盖了土坷垃房,父亲手上盖的是马脊梁腰线砖房。到了他这,白墙绿瓦排在全村的最前面,院子里大门两边还开了两小块地,一块种菜一块种花,还栽了一棵耐活耐旱的苹果梨树。家里有卫生间、厨房,城市元素融入农村,咱家里该有的都有,三代人的院子有过多少亲人的欢笑声,可就是换不回野腿儿子的心。说什么如今的年轻人都在外面闯荡,见识大世面。于是,他心一横,把一辈子的辛苦积累甩到那个“大世面”里,儿子总算有了个窝。小夫妻俩每日着急忙慌去公司“刷脸”,加班加点有时饭也顾不上吃,忙得不亦乐乎。想想也可能是他真正跟不上时代变化,一口酒咽下,风一吹,心中的怨气消了大半。

也就是去看孙子那次,早打算让老两口住下来的儿子非领他去逛那个城市的黄河旅游区。一条河里流着同一股水,有

什么好看的,就是叫“农家乐”的那口大铁锅里炖的几条黄河鲫鱼,味道都一样。看一片片开得格艳艳的花和几棵少见了的沙枣树,看那几棵红柳树也正开着花,都是一样的,再看那棵大柳树的脖子也稍微有点歪。又走进了黄河水利文化博物馆,幽暗的灯光下,那些老旧物诉说着过去的岁月,爷爷的磨房扫干净了最后一颗麦粒,奶奶的三寸小脚套上那双绣花鞋,是怎样哭喊着上了花轿,又是怎样一步三回头扭着上了走西口的道。这些已经是好遥远的事,又好像是昨天晚上奶奶给他讲的故事。他在错觉中行进,在人生中短暂的漂泊,被当空热情的红日招呼着,进入生命的另一个领域,当看到一幢幢顶天入云的大楼,他才彻底清醒。远离家乡的这座城里,望不见自家炊烟的他黯然神伤。不,他的根在黄河的那头,是大片大片正在开花的苹果梨树旁边,那座大桥下面的家,院子里梨树下盖着花瓣蜷缩着的猫正等着他。

人老了,其他的欲望很少了,但常想起老伴儿在身边的好,挨着躺着就幸福满满。她正在干什么?洗衣?做饭?收拾家?

他的儿子曾多次劝说他去B城和他们一起住,他倔强的头就是不点一下。儿子无奈地说:“你老了受不动了,以后咋办?你在这到底有什么守头!”

他守的是什么?是地里的青苗,渠里的水,锅灶上的烟火,他还要守着爷爷奶奶父母的魂,还有他的魂,他知道魂在这儿,他走哪都是野游。他也知道儿子离不开打拼下来的事业,他也离不开他一生的一亩半院子。

他在地里忙完,爱去村头的那座大桥上看看,桥头上没有人,也听不到孩子们嬉笑打闹声,狗叫声也少,没几家养的。他

记得他的爷爷总爱上桥头和一群人叨拉，他的父亲也爱上桥头和一群人叨拉，他也老了吗？才六十三的人呀。这座桥守护着村子也有百年了，万物有灵，有魂，桥的魂也和他的魂缠绕在一起分不开。

风刮到脸上有力度有棱角，要不这地方百十年来怎么能成就出一条条挖渠种田的硬汉。他家地头上的那棵杨树被要求砍掉，还要硬化渠底渠畔，再加长挖到新开荒的地里，不过，挖渠不用他们这些个壮汉，有挖掘机就行。村里规划土地，所有地头渠畔长成材地的大树没留一棵，明年渠畔上要重新规划栽种一批柳树。树走完了一生，为别人纳了阴凉；人活着为了什么？不就是给后辈儿孙纳个阴凉吗？就像西北风在这一亩半的院子里吹过爷爷，吹过父亲，吹着他，吹着他的儿子，也要吹他的孙子。这世间的事就是这么来的，连苹果梨都是结了一茬又一茬，生生不息。

他有手机，智能型的，是儿子新给买的，和老伴儿视频总是匆匆忙忙的，老伴儿还总小声说：“孙子刚睡，一会儿再打。”有儿子媳妇在跟前，老伴儿准定不好意思给他打电话。只在安顿好孙子回到自己的房间和他视频一下，正要说什么也没个说的，他问的多是孙子，她问的是那群牲口和庄稼，就是彼此没问你过得怎样，你想不想我。最后老伴儿说着和上次一样的话，上了岁数了，好好做饭吃上。他想关心老伴儿，让她不要太劳累，多休息，声音停顿了一会儿，没说出口，他就说声：“挂了。”每回都是这样，两个人都是躺着聊天，是躺在两座城市相隔一千里的两张床上。再翻个身，老伴儿可能睡着了。她太累了。

那天他在他的衣服堆里翻见老婆儿的一件运动上衣，她在村里跳广场舞还是领舞的，经常参加乡镇比赛，现在去了儿

子家也顾不上跳了。他把衣服洗了叠整齐放好。

村里大多数人家夏收结束后，忙着种秋菜，他忙不过来，只种了半亩白菜和萝卜，这也够他们吃了。不像过去家大人多，爷爷奶奶、父母、弟弟妹妹三辈十来口人，酸白菜能腌几大瓮，压菜石都那么大。他记得小时候就爱在那块大石头上玩，现在这块石头还在，腌的菜少，这颗光滑圆润、纹理清晰的石头，始终没舍得扔，放在院里也踏实。他的十亩苹果梨树，也不愁卖，乡里联系的订货商每年上门来收。一切经济收入、吃喝，一半贴补了儿子。年轻人在外闯荡打拼，后勤保障一定要充足，只要有一口气在，他就让孙子成为那个城市真正的城市人。老伴儿是去年刚收完秋走的，今年收秋能抽空回来就很好了，葵花玉米长得都好。

每天下午安顿好那群张嘴的牲口，他就能坐下来歇歇，烧一壶儿子买的茶，配套的茶杯杯太小，不如他的茶缸子得劲。有时候刘小来了，再拿出儿子买回来的酒喝两盅，天上地下聊起来。咱们中国神舟十六飞船上了月亮了，神舟十七号也快上天了，月亮上有住人痕迹，有可能是嫦娥，你说是不？咱们这地方历史文化呀也有来头，东有秦汉长城遗址，南有大黄河和他的兄弟二黄河，还有湿地公园、蒙古营；北有赵武灵王设的高阙塞、二狼山水库；西有鸡鹿塞和三座古城池，还有乌兰布和沙漠，那大沙漠有个外号，叫什么公牛？忘了！要不是第二天他们还有活儿干，说得刹不住闸能聊到天明。真不愧是四处转悠收猪收羊收葵花的买卖人。他一个人时，坐累了，站起来满院子走走，不自觉地就站到那块大菜石上，星星一颗一颗往出蹦，直到填满这无垠的天空。

刘小好多天没来,是老伴儿上城里伺候大闺女坐月子去了。他家闺女也是三十多岁才结婚,现在的年轻人咋了,都不结婚,三十来岁还像个娃娃,大人催急了,索性连家也不回,不过这也堵住了好多人的嘴,谁也别笑话谁。他要过去看看也成了长脖颈雁的刘小,嘎嘎叫着就是飞不起来。刘小那辆收农货的三轮车暗淡得像要下雨的天。

苹果梨熟了,堆成小山咕噜乱滚,打了包装上了车,就不知道翻山过海走到了哪里。可苹果梨树的根一年比一年粗壮,还要结出更多更多的苹果梨。

他就在这院子里等着,孙子总有长大的一天,一定会回来看他这个爷爷。说到底,他们连着的不仅是血脉还有魂。路是一条路,地图上连接两个地域的线折起来就是重叠的一个点。会走路的孙子,嘴里喊着爷爷,跌跌撞撞向他跑来,他张开大大的臂膀。

## 余姬的剑

炉灶里呼呼的火苗和锅里的丝丝水声进行着二重奏。

她手里的烧火棍如一截弹簧,长伸到火上搅动,短握在地下写画。那只尖嘴猴腮偷懒的不好好下蛋的母鸡,贼头贼脑从门上进来,捡吃地上的馒头渣。她气不打一处来,对着鸡甩出手里的烧火棍,那只鸡使出十八般武艺的最高境界,扇着翅膀离地五尺呼啸着瞬间没了踪影。飞到门口的烧火棍被看热闹的四眼儿狗噙着跑了,她跳起来猛追过去,在快要撵上时,那只狗扔下棍子向她摇尾投降。她不和狗一般见识。拿了棍子走到家门口,屋里云山雾罩,她腾地冲进去,地上一片狼藉。原来在

她追狗的那当儿,灶里的柴禾掉下来,燃着了箩头里的柴禾。箩头是红柳编的,只是烧黑了外表,幸亏睡在里屋的父亲发现及时,真是谢天谢地,母亲去地里未归,否则她的花腔高音又要振动全村的房顶,不过,她早已确定她是父母亲生的无疑,心里还是坦然的。

她有梦想。梦境随时产生,不论烧火喂猪锄苗时,很容易就会穿云抵雾、过山游海。为此,练就了母亲的高音且附加少见的花腔模式。

待母亲平静些,她提出要上镇上转转,并当即表示已把喂猪菜备下一天的量。母亲把白眼儿裹起来保持罕见的沉默。父亲眨了眨眼睛,从上衣口袋掏出一把卷烟纸,翻了两遍捡出一张对折的崭新的一元人民币递给她。

穿上出门才穿的景兰小翻领上衣,同色系的蓝市布的裤子,裤腿被她在枕头下面压出两条火车道,那双白球鞋是磨了妈妈半年才给买的,洗干净用半根粉笔涂得雪白。对着镜子梳理刚剪的最时兴的“学生头”,又拿出一根筷子点着煤油灯加热,把前发帘卷了几个弯儿,从铅笔盒里拿出铅笔把眉毛描弯描黑,使劲咬了咬上下嘴唇,立马泛出红色,这让她鸡膛色的皮肤有了光泽。推出家里唯一的“二八”自行车,没管盯着她看的四眼儿狗嘴里发出那声诡异的叫声,跳上车子,穿过一截一千米的黄土路,脚蹬生风,上了去镇上的柏油大道。境由心生,她把从电视里看到的美女的表情又在心里演练了一遍,迷离起眼睛,扬起了唇角。她相信,在通往镇上的柏油路上,一个如水般的女孩正在上演一场世界上最幸福的远行,一个人去离家三十里的镇上,所有人类羡慕的眼光都将投向她。正当她沉浸在美妙的幻想中时,一直扬起的嘴角被

后面一连串的汽笛声平复。

上了正街道，在存车处把车子存起来。步态要优雅，她对自己的信心就像百货大楼里每一个角落的货物那样满满当当，她尽量抬高头，额头的小卷发撩起眼皮就看得见。

她是刚逃离学校初二级的学生余姬，在学校七年最大的收获就是把姓名改了一个字。把父亲给自己的名字余记的“记”换成自己认为的骄傲的“姬”字。这个字的偏旁强调了是女性用的字，另一原因是字典里“姬”是对女人的美称。至于声调不就是平音“嗯”和去声“恨”么。班上爱看书的那位男生笑话她，虞姬和项羽的爱情故事你知道不？不顾她手里的语文书飞到他的头上还是跳着脚讲完。呸呸，扯得多远，那叫扯淡。她没项羽，她的世界不需要，她只是把字了改一下，她本姓余，是大桥村余亮小的闺女，和那个虞姬相差不止十万八千里。不过那个晚上，对着从窗户照进来的月亮她琢磨了男同学的那一顿“鬼嚼”，要是生在古代战乱时期，她要学虞姬，温柔长剑，千古泪断肠。可一闭眼哪怕是王母娘娘来了她也不管不顾了。

天气真热，汗水流了一遍又一遍，太阳烤她的脸，尽管追着树阴凉走，但身体的水分还是不停蒸发在这几条街道上。她眼睛独挑整条整条的街道，在那些叫“好看”的东西的刺激下，她的一条腿跨进宇宙，到处是新奇美丽。前一天小草的颜色还是最美的，草丛中的花朵也在她头顶上方绽放。此刻她正漫步在童话里，颜色和服装是对立的，由人的脸孔决定胜方。各家商铺的门大开着，是迎着欲望进去的，琳琅满目的商品让人眼花缭乱，她没打算买东西，兜里的钱大大限制了她的欲望，她只享受没有任何束缚的畅游的快乐，这

种自由是平生第一次有的，让她这颗冲出左心室的心飞到高于天际的星系，究竟要在哪里安置还没有定论。她的脸上无水可流，还是腻腻的，她确定是出了油。

她出生在八百里平原，生长在大桥村，望着阴山滚着黄沙长大，大太阳暴晒司空见惯，可这晒得异乎寻常，水泥路面的温度，要把她的球鞋胶底融化。天气像脾气大的人绷着脸在大发雷霆，不光是扭曲还有变态，蓝色的天空又披了一件亮灰色外衣，大地起了迷雾。

来一趟镇上至少要花几分钱看几本小人书吧，她平日神不知鬼不觉还攒了几毛钱嘞。她走到摆小人书的书摊前，大爷正低头全神贯注数着一堆钢镚子，她刚要蹲下，又一个发现让她震惊。那个经常出入各村的要饭的，在几米处墙角的阴凉下闭目养神。他的潇洒是不同于别的要饭的手里提着一根打狗棍，原来他才是名副其实游走江湖的“大侠”。可这位“大侠”，她得罪过。当那次冷傲不屑多言的他将弟弟堵在凉房门口，张开油得发亮的布袋，弟弟便伸手从面瓮里抓把白面放进布袋，这位大侠不满意扬头示意再抓一把，弟弟又抓一把，但他还没有走的意思，这时她从他背后另一个小袋里抓出半个馒头扭头就跑，“大侠”回过头紧追出去，追到大门外，被串门回来的四眼儿发现，不顾一切将这位“江湖大侠”撵得无路可寻，狼狈而逃。那半个馒头作为奖赏进了狗肚里。此时“仇人”相见，不能相看更不能眼红，走为上。

十字街头繁花处还有风景可寻，五颜六色的广告牌发出妖娆的光芒，起了烟雾的路面使人从迷茫中走向深处不知所以。她口干舌燥，眼睛望向那个卖冰棍的大娘，为了显得矜持，把百米冲刺的速度，生

硬压缩成一步半摇。大娘以百战百胜的表情收下那汗渍斑斑的一毛钱,上下翻了翻,确认无误后打开白色棉被包着的箱子,一股冷气夹着香气冲了出来,那股味道是天之盛宴散发到人间的,直达她的灵魂深处,瞬间五脏六腑都舒畅了。这时候感觉自己深以为傲的樱桃小口是那么让人恨之入骨,气壮吞箱的念头被迫不及待的舌尖压了下去,她深信,世间美味不过如此。

一个女孩静静地走来,白色连衣裙、白皙的脸和阳光的热烈没关系,她带着一股清凉从她身边轻轻走过,白色凉鞋踩过无痕的水泥路。余姬的眼睛片刻没离这个真实的动态维度,她的质感足以让她的观感上了一个层次面。她胸前捧着的书,厚度抵过她的身体。

她也看着书,是全村人你争我抢的没了封面的《神雕侠侣》之一,多人手刃之下,这本书已有气无力。她靠着猪圈墙,手给猪扔菜,眼睛却和欧阳锋的“蛤蟆功”对峙。走过的邻居大嫂说了什么,她继续被欧阳锋纠缠无法抽“神”,被丢过来两只白眼珠,她直接扔进猪圈。猪圈和她的梦想相隔多远?挥手给了围着她哼哼的四眼儿狗一巴掌。狗跑出去老远,冲她呲牙不敢发出声音,又跑出几步,回头还委屈地“汪汪”两声。

脸上啪的落个水点,商店水泥台阶上还有几个比她小的放学不回家的男孩,看看四周也没有人玩水,太阳依旧炫耀着光芒,它照射地面的距离是十万丈百万丈。啪又一个水点。她抬头,不知什么时候,凭空生出的一片浅灰色云围着太阳打转。

又过了多长时间,午睡的人要醒来时,灰云遮住天空。她想到回家,刮来的凉风已经吹散她周围的人,当然感觉舒适的人还在转悠,她朝着存车的方向走去。又

一阵风刮过,少许,如豆的雨滴敲打地面,熟悉的黄土泥味扩散成细水声。瞬间,深灰色的雾中天河决了口,四下的人如驰骋在草原上的马群,转眼无影无踪。余姬本来跟着几个人跑着,待睁开眼那几人也从人间蒸发,只有哗哗的雨声夹杂着惊雷,她抱着头原地转了两圈,总算看见一个半开着门的商店,她几乎是一步跨了进去。没管那个红嘴唇的售货员的白眼儿,甩甩头发,脚下一片水渍,外面惊天动地,她有了一个避难处。庆幸之余,她把“红嘴唇”丢来的白眼这种她见得多了的东西全部掐碎扔到脚底。更庆幸的是,慌乱中她竟闯到了一个书店。货架上摆满各种书和磁带,她的眼睛如星辰反射的光,把所有的封面扫射成各色小颗粒,随着呼吸进入身体,一阵轻微震颤,一切便不存在。她的世界变了颜色。

她想到那个静静的女孩也许早回到家,正坐在窗前托着腮看雨,她连羡慕嫉妒的机会都没有。她考试的分数线也许一辈子都追不上女孩,不过,她的体育成绩肯定胜过女孩。她的百米速度,她的投篮姿势,她打排球的那个扣压,赛场上的赞美非余姬莫属。世界上最美的黄金分割线比例就是0.618,勾股定理能计算出万物,为什么她就不能和它们交个朋友?她的智商仅仅局限在和秃耳黑猪和四眼儿狗打交道上?已经不滴水的腿从容地靠近柜台,超过那个女孩身体厚度的书好多好多。

人的信仰一经灵魂背叛,那是可悲的,也是要重新开始寻找的。她知道,她一转身就会和那个静静的捧书的女孩同了框。

四眼儿狗伸着长长的舌头舔地上懒母鸡抖落的鸡毛,吐到猪圈里,两只白猪争相上去一顿乱拱,鸡毛不见了,那头看

不见耳朵的肥壮的黑猪直起头看了看,脑袋又重重落下。收音机里铿锵有力的说书人,引发了杨七郎手执丈八长矛勇闯幽州大战韩昌的一场生死决斗。

雨过天晴,她骑车从镇上往回走,白球鞋用纸包着夹在后捎架上。

## 创作谈

# 把自己画在风景里

■刘志灵

我的文学创作是由起初的爱好慢慢发展成了每天要做的事情,而做起这事会忘乎所以,会兴奋,这种愉悦感是做别的工作没有的。

当我们的生活处于一种平淡寂静时,是需要别的什么东西来调剂激活的。比如社会是一幅画,有形形色色的人,每天发生着多姿多彩的故事,这幅画始终有我们自己。你掌握着画笔,在最美最好的风景里,与每一个人每一棵草都息息相关,你可以尽情地画尽情地释放,把自己想象的世界用这只笔展现出来,也许你的画在别人看来是涂鸦,但也要努力坚持。

一开始我认为写小说就是讲好故事,用优美的语言去描述,但这只是我最初的浅显理解,它是用见血的刀锋刻画人物,用沾水的柳条抽打内心的痛,更是你对生活的一种认知态度。我最大的遗憾是读的书太少,创作,又是一条充满艰辛的道路。我明白这一切需要大量的阅读,而把各类的书读开,是更大的艰难。如果,眼睛里有了山川、水流、大树、小草,慢慢地是否能脱离无知的盲道,胸中的澎湃能否像溢满的水渠自然流泄出来?想达到这样的境界,还是

离不开每天去写、去阅读。

有时候听到的一首歌、一句话,看到的一棵树一朵花就是灵感。我一直往这方面努力,也可能永远达不到目的地,但这种包含着真挚感情的追求是每一个写作者都会有的情怀。有时候一段描写今天沾沾自喜,第二天拿出来看,什么也不是,然后修改,反复修改。

当感觉这支画笔越来越沉重,在画里无论如何找不到自己所在的方向,那是我们作为个体生命对同类关注的太少。可以换个角度去观察去写,或在一棵树的上面,或在一个物体的侧面,从不同角度去看待每个人每件事,直到找到熟悉的、让心灵安放的地方,把格局放大,饱满的热情和认知都在风景里。

有了自己的思想认识,描绘不出来的,看不到的,最好的表达也许不是华美的颜料,就是一个悟,领悟生命,领悟自然。

多年来,我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每天四点半至五点醒来,想现在,想这么多年走过的路,接触过的各类人和事,这是我打工二十多年的辛苦也是幸运,也为我的创作积累了诸多素材。于是,提起画笔沉浸在一片属于我的世界里。

创作,有时是在艰难的路上虐待自己,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荒原也有不一样的美,其实,每一幅风景里我们都在画着自己。

作者:刘智灵,笔名刘志灵,出生在内蒙古杭锦后旗,现居临河。2020年出版长篇小说《福地粮仓》,2023年参加“鲁迅文学院”内蒙古“文润北疆”作家培训班。短篇小说、散文在当地报刊杂志发表。

[组稿编辑 何立亭]

## 喜日特么

■赵春秀

怕是立秋后会发生什么不祥的事情了。

“阿布,你来时候千万别拿什么东西。”柴登挂电话前特意叮嘱父亲。巴达仁贵今年七十六岁,再过十天就是他七十七岁的生日了,儿子想把他接到镇上,为老人家好好庆贺一番。

“放心,我看着拿吧,喜日特么老了,驮不动太多东西。”父亲对柴登说。

放下手机,巴达仁贵看见南坡隐隐约约落满乌鸦。乌鸦的黑,可以打开人的想象,也可以关闭由于想象而盘旋在脑海里的奇妙世界。当几片云彩遮罩下来,一团刚才还非常醒目的黑乌鸦突然消失,仿佛数以千计的黑乌鸦都去送葬了,整个狼山除了石头和土地在呼吸,一切静悄悄的。

巴达仁贵在门台上坐到太阳下山,才回到屋中。

他跟儿子说过很多次,“别给我过生日,我们老了,不需要那么多仪式感,安宁就好。”可是,儿子说自己不能打乱他们的计划,为了这次宴会儿子和儿媳提前跟单位请了假。这倒让巴达仁贵犯难起来。

“喜日特么,如果我不去,柴登会不高兴吧?”巴达仁贵问他的老黄驼。老黄驼目不转睛地面对着他,长长的睫毛好久才眨动一下,好像也在替巴达仁贵思考这个去

不去的问题。“孩子有这份孝心,我还是成全他吧。”巴达仁贵紧挨着喜日特么,用粗糙的手一遍一遍亲昵地捋着喜日特么的长脖子,仿佛问它,你想留在家里呢还是跟我一起去镇上?

喜日特么不想让巴达仁贵去镇子上。昏光下,它围着房子不停地转圈。旁人以为它只是寻点房子附近的干草,渴了到房子东侧的饮水槽喝水,然后没事接着遛它白天还没有溜达够的腿。只有巴达仁贵明白它的意思。夜色降临,四周丘陵连绵,空旷得有点吓人。长满沙葱和冬青的大片土地没有任何喧闹,仿佛被人遗弃了一般,默默地等待相继出现的群星将它们照耀。

儿子柴登和女儿沙娜相继成家后,喜日特么就是巴达仁贵的孩子。他平日里言语不多,和他说话的只有通人性的喜日特么和一群奶山羊。

老伴儿前阵子被儿子接到镇上。由于双眼白内障看不清道路,只能每天坐在炕上,摸索着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巴达仁贵说过一千次一万次可以做手术,可是老伴儿偏偏说不敢。她认为看眼睛的钱能处理很多大事。她万万没想到儿媳回家的自来水和煤气灶都和她在家里用木桶取水和用牛粪取火完全是两码事。儿

媳妇下班后，见她把水淋洒的哪儿都是，立马耷拉着脸，嫌弃她笨手笨脚。儿媳妇放下手里的挎包，换上拖鞋，开始准备晚饭。房间里立刻叮叮当当有了动静，婆婆不敢跟在她身后，躲得远远的，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儿媳妇虽然在客厅、卧室、厨房间出出进进，但也不忘隔半小时想起来瞅她一眼。当然是趁她不注意的时候，斜着眼睛在她身上某个地方停留一秒钟，然后像大病初愈那样有气无力地把没有叹出口的那股憋气，硬生生憋回肚子里。虽说，婆婆看不太清楚她的举动，甚至看不出她有厌烦的情绪，但她还是得收敛一下，尽量做到人不知鬼不觉。

乌令花早就烦她的瞎眼婆婆了，她不想多看她一眼，哪怕吃饭喝水制造出半点声音，传到她耳朵里，她都觉得烦。婆婆昨天差点把她宝贝儿子宝力道掐死。此刻，婆婆把刚递到手里的热饭菜又洒了一身，她更是气不打一处来。摔摔打打好容易把锅碗洗完，把门狠劲带了一把，去了里屋。

另一边，巴达仁贵一个人端着奶茶，怎么喝也不是个滋味。他算见老伴儿住在儿子家心里一定不会痛快，可有什么办法呢？儿媳多次埋怨他们老两口偏心眼，只给女儿带孩子而不管儿子家的，女儿住在牧区，有时候把孩子丢下几个礼拜才过来看一看，儿媳舍不得把孩子送到牧区，为了一碗水端平，只能先派老伴儿独自前往儿子家。四百只奶山羊暂时还不能处理，这是他和老伴儿防老的。老黄驼喜日特么，也不能处理，再过两年它也二十岁了。

时间带走的只有回忆。人们总会闲下来时候琢磨琢磨过去，有后悔，有伤心，有万全之策怪自己当初没有妥善使用。当然，也有值得欣慰的，总之担忧是贯穿人一生的怪兽。

巴达仁贵年轻时是莫仁嘎查的队长，胖胖的，高高大大，相貌如祖先成吉思汗，办事雷厉风行，不管谁找来，从不拖泥带水。可是由于他自作主张为两家受灾的牧民杀了队里的两只羊，遭到全苏木通报后，扣上了先斩后奏的帽子。队长干不成了，巴达仁贵脑海里都是说三道四的闲言碎语，走到哪儿身后都感觉有人指指点点。大队到他家只有三四里，十冬腊月，他解下蒙古袍子上的腰带，绑在回家路上唯一一棵大蒙古榆树上，上吊了。

天无绝人之路，他巴达仁贵没死成，老伴儿却被吓得精神恍惚。此后，每天都站在房顶上张望，只有等他安安全全进到屋子里，她的心才能落到肚子里。那日大雪齐膝，她左等右等不见巴达仁贵的踪影，踉踉跄跄从梯子上往下走，结果一只脚踩空，从屋顶直接摔了下来，耳朵摔得半聋，手也哆哆嗦嗦捉不稳东西。孙子宝力道正是因为这样，在她双手刚好抽筋的时候孩子被捏得哇哇直哭，无巧不成书，儿媳正好回来，一把将宝力道夺过来，娘俩哭个没完，好久了还抽咽。婆婆心里像遇到猛虎，心跳得咚咚直响。

“你想掐死他？！掐死你孙子先问问你儿子同意不！噢噢，宝力道不哭，宝力道不哭，咱们打奶奶。”说着借机在婆婆的胳膊上猛拍了一巴掌。她给宝力道把花脸擦了又擦，心疼的自己又落下几颗泪珠来。

“宝力道不哭，奶奶不好，把你抓疼了，奶奶，奶奶不好，不好。”婆婆惊慌失措，不知道该说什么。

乌令花当然知道婆婆的手抽筋不过三五分钟自然会恢复正常，但是这毛病一天四五次，谁知道冷不丁啥时候犯呢？万一，宝力道挣脱不了，算怎么回事呢？

今天，给镇上一家奶食品厂送奶时，

巴达仁贵决定去一趟儿子家。虽说他是真心惦记儿孙，但儿子嘛，娶了媳妇由媳妇掌管，他想见一面，想爷俩在自己家里喝点烧酒顺便唠唠，还得问问媳妇。媳妇一句话：这几天单位加班，过阵子啊。你说这上上下下不让媳妇做主，还能让你小子柴登做了主？巴达仁贵对这样的事情见怪不怪，他不紧不慢地往儿子柴登家走着，两只野狗跑前护右，仿佛给他带路似的活蹦乱跳。

“你两个，没人要了吧？哦哟，看看，脏猴子一样，别跟着我了啊，去，去，上那边玩去。”

两只狗，听见有人关心它俩，越发寸步不离。走两步，回头看看巴达仁贵，心说，你快点，腿脚咋这么不利索呢？

“去去，离我远点。”

巴达仁贵捡起一块小石头扬手吓唬那两只脏狗。

“说你们呢，不许跟着我，啊。”

他是怕万一到了儿子门口，两只狗还跟着他，被儿媳妇乌令花看到了又得数落完儿子数落他，没有十天半月的“你阿布再这样招流浪狗、讨吃子、随便跟陌生人说话就别来了啊”不算完。唉，这人老没坐处，皮袄烂了没放处，谁让自己没给儿子打下江山呢？巴达仁贵想起这事也有说不完的苦，还不如当初上吊死了呢，他常常自言自语。

巴达仁贵来到儿子柴登门前，乌令花倒是没遇着。他心想这是又加班呢？于是，他挪着老寒腿，大大方方进了屋。

孙子宝力道还不满一岁半，老伴儿用腰带把他裹在枕头上，双手举着两个杯子倒来倒去，杯子里的牛奶正冒着热气，显然老伴儿是想给孙子喂点吃的。

“哎，哎，我来吧。”巴达仁贵想帮老伴

儿的忙，他顾不得一脸风尘，两只手相互搓搓算是干净了。

“我听见大门响了。”老伴儿说。

进大门时，老伴儿能听见大门响，但她看不清是谁，也没成想巴达仁贵会来，上个礼拜儿子柴登帮她拨通电话，老两口可说了一气儿，那天，老伴儿就说“你来镇上送奶子时，把我接回去吧”。因为牧区连降暴雨，巴达仁贵为了给喜日特么和奶山羊修盖圈舍屋顶，他光顾着护他的老寒腿不要扭伤，没留神脚下打滑，结果大拇指撑地过猛，几分钟的时间，本就粗糙的大手肿得跟馒头似的。他心想，这事得瞒住老伴儿和儿子，所以电话里不打算提起自己受伤一事。这事如果让老伴儿知道了，会催儿子送她回家，儿子想送老伴儿就得跟媳妇请假。再说这会儿他的宝贝孙子宝力道还真离不开他的瞎老伴儿照顾呢。

巴达仁贵清楚老伴儿的脾气，就算全瞎了她也不会向生活认怂，慢不说她还能生活自理，只是像一个高度近视的人摘了眼镜一般，任何尘呀土的落在门窗上，她再不会像从前那样打扫得干干净净，俗话说，眼不见心不烦。除了模模糊糊看不清楚，凭感觉和声音做一些驾轻就熟的事情还是绰绰有余的。所以，那天巴达仁贵说有几个奶山羊快要下羔子了，等下了羔子他就去接她。但他没想到老伴儿说的接她回去的话并不是因为想家了。

巴达仁贵刚从老伴儿手里接过两个大茶缸子，老伴儿浑浊的眼泪已经流在了下巴上。

“哭，哭，还怕你的眼睛瞎不了？”巴达仁贵埋怨她。

“住不成就回，哭甚了！”这时候他感觉到心强命不强的老伴儿这是受气了。

老伴儿用袖子揩去眼泪，哭诉儿媳妇

乌令花冤枉她想掐死孙子宝力道,所以不再让她抱孙子,还说乌令花宁可把孙子擦在枕头上也不许她抱。

“你说,这么小的孩子”,老伴儿一边说一边朝窗外瞭望,“正是怀里抱的时候,宝力道像羊啊马呀擦在那里哇哇乱叫,我看着就心疼,偷偷解开抱几分钟赶紧再拴起来,孙子在我怀里可乖了。”老伴儿说到这儿几乎哭出了声。

“喜日特么我拴在镇口李财旺家牲口圈里了,要不等儿子回来,你跟他说一声,咱们一起回去。”

“它跟咱们一样是老年人了,你以后别让它干活了。”

“嗯。”

“把宝力道抱过来,我洗洗手给他喂奶子。”

“噢。”

“宝力道,我是爷爷,记得爷爷不?乖孙子,吃饭饭喽……”巴达仁贵哼起摇篮曲,宝力道对爷爷并不陌生,在爷爷的怀里手舞足蹈,两只小脚丫翘到了爷爷的嘴巴上,把老两口乐得回家的事也忘到了九霄云外。

第二天,巴达仁贵领着老伴儿上路了。巴达仁贵牵着喜日特么,老伴儿骑在骆驼上,怀里抱着自己来儿子家时带来的换洗衣物。喜日特么是巴达仁贵专门给老伴儿买的坐骑,那年老伴儿从房顶摔下来后,半年多行动不便,家里的马她根本骑不上去。喜日特么三岁时被骆驼贩子带着东村西村跑了个遍,看见它的人都摇头,都嫌它瘦。巴达仁贵看到喜日特么,怎么看怎么喜欢。

喜日特么超常聪颖,只要看见老伴儿拄着拐杖出来,它便踱步走进院子中央,跪卧到她跟前,让她骑到自己的背上。此

时,喜日特么迈着从容的步伐,仿佛它此趟的任务就是专门迎接老主人回家似的。一家人走得轻松愉快。

第三天,晚上,儿子打来电话。

“阿布,把那坡奶山羊卖了吧,我和乌令花说好了,给您和额吉在镇上买一间小平米的房子,我也好招呼你们。——儿子顿了顿又说起来,我妹妹还要照顾三个孩子上学,也顾不上常回去,卖了羊我再跟镇上银行贷点款……”

“别别别。”还没等儿子说完巴达仁贵就把电话挂了。

炕上,老伴儿睡得正香,巴达仁贵伸手把帽子抓过来戴在头上走向门外。

“喜日特么”,巴达仁贵跟喜日特么打招呼。打完招呼,他感觉挺没意思,但也不想回屋睡觉。两股热流在眼眶里汹涌。喜日特么站起身来,跟巴达仁贵贴得紧紧的。巴达仁贵忍住心酸开口了:“喜日特么,你知道吗,我所有的积蓄都替儿子打了贷款、还了信用卡,他咋还惦记我这坡羊呢?儿子让我把家里的奶山羊都卖了去镇上,你说我去不去?”

“信用卡还不上,大年三十还被关在号子里,还跟我说贷款,真是记吃不记打的东西。”

“喜日特么,我就担心呀,我这讨吃儿子别哪天又有什么大窟窿让我补,到那时砸碎我的老骨头也什么都没有喽。他们张罗给我庆贺寿辰,还不是想筹划着多收几笔礼钱,这是他们眼里我唯一有用的地方了。”巴达仁贵的热泪终于滚落下来。

“喜日特么”,他抬手轻抚着老黄驼的背,“那时候,你刚来我们家,老伴儿舍不得你小小年纪就拉货驮人,没有非办不可的事,说啥也不用你。她常逗孩子们说,喜日特么的妈妈若看见它受苦,会哭的,所

以孩子们都是趁我们忙碌时偷偷地骑着  
你四处游玩,你还记得两个孩子抢着让你  
驮的事不?他们兄妹二人怀里还一人抱一  
只小山羊,喜日特么你睡吧,快,so,so  
……”巴达仁贵看着骆驼卧倒,也准备回  
去休息,但他看见他的喜日特么竟然也是  
泪水晶莹,他真想扑过去搂着它痛哭一  
场。

巴达仁贵又跟喜日特么说了半黑夜  
的话,才困倦的回到屋里睡觉去了。

“阿布,明天是你的生日,我给你从舍  
必崖买了一头半岁的小骆驼,跟喜日特么  
长得一模一样。”巴达仁贵翻来覆去睡不  
着,忽然想起儿子打电话来还说了这么一  
句。其实,他特怕电话响,有时候电话就在  
手里拿着,他看儿子的名字在屏幕上一直  
亮着,就是没勇气接通,回头他会给儿子  
在微信留言:我去掏羊粪了,没听见电话。  
儿子回:没事。

自打儿子柴登去外地上学,回家的次  
数越来越少。除了伸手要钱几乎想不起老  
两口来。再后来娶妻生子,不回家的理由  
多得像他和喜日特么长夜寂寥时数也数  
不完的星星。约摸又过了一个钟头,巴达  
仁贵听见喜日特么用蹄子捣地的声音,他  
正准备翻身找个舒服的姿势,又听见蹄子  
捣地的声音,一下一下,感觉在挖坑。“要  
是我死了你怎么办?”喜日特么你这是什  
么话?

巴达仁贵翻来覆去。“别把我卖了,我  
能去水库驮水,还能去几年。”他疑惑地看  
着墙壁,这次他听到喜日特么嘶哑的低  
鸣,很低:“唉,算了,我老了,没用了,卖  
吧。”

喜日特么,一模一样?喜日特么,一模  
一样?怎么个一样法?这生日礼物怕是又  
别有用心的吧。黑暗中,巴达仁贵披衣坐起,

左一支右一支抽烟,直抽得嗓子痒痒,怕  
咳嗽声吵醒老伴儿才把捏在左手里的半  
盒烟轻轻地放在窗台上。

夜里,他梦见有个黑脸大汉来抢喜日  
特么,血红的刀子在别的骆驼身上出出进  
进,他惊呼着跑到棚圈,看到喜日特么还  
卧在里面,这才跌跌撞撞擦去额头的冷汗  
躺回被窝里。

次日,儿子和一个陌生人牵着跟喜日  
特么一模一样的小黄驼来到院子里。

“阿布,额吉,快来,看看,和喜日特  
么,一样不?”柴登洋洋得意的朝着屋里  
喊。

“阿布,喜日特么呢,去哪儿了?”

“一早就出去了,家里有骆驼,你妈眼  
睛不好,我有喜日特么就行了,用不着别  
的骆驼。”巴达仁贵一拐一拐的来到院子  
里。心里暗想,前面说接我去镇上过生日,  
这又整回一头年轻的小骆驼,儿子呀,你  
哪来这么多心眼?

“进屋坐。”

陌生人仿佛一直在等这句话,他用眼  
睛斜视柴登。他们俩看起来要好的不分彼  
此,真叫人厌烦。

巴达仁贵看到陌生人贼头贼脑的四  
下环顾,认定这个家伙是奇特格尔的化  
身。他猜想这家伙一定有鬼主意,而这鬼  
主意正是儿子柴登与他一起合计好的。

戴鸭舌帽的陌生人和儿子柴登把刚  
满月的小黄驼拴在屋子后面的拴马桩上  
进屋坐下。

儿子柴登抢先说话了。

“额吉,阿布,这位是我的朋友,沏点  
茶让他先喝着,我去卧牛坡找喜日特么  
去。”

小黄驼果真是儿子柴登跟陌生人的  
一笔交易。喜日特么虽然老了,但是一直

被照顾得很好，体重是小黄驼的五倍不止，陌生人准备把喜日特么卖到屠宰场赚钱。巴达仁贵早就听说这些私人屠宰场把收回来的老弱病残的各种驼肉打包成冷冻肉丧尽天良的发往各地。

半晌，巴达仁贵手里的烟快烧到手指头了他才缓过神来。

儿子柴登牵着喜日特么从卧牛坡下来了，从羊群身边走过的喜日特么好像预感到什么不祥的事，走到大门口就不动了，仿佛被施了定身术，任由儿子怎么拽都不肯再向前半步。

柴登见喜日特么不肯进院，索性也不进去了，高声喊鸭舌帽，走啦！走啦！鸭舌帽也不客气，放下茶杯径直出了屋子，帮柴登用力推着喜日特么往镇子方向走。

喜日特么被带走了，睫毛沾满泪水。儿子拿了多少好处巴达仁贵和老伴儿都懒得问一声。老两口相互搀扶，伫立在秋风中一动不动，他们此刻只关心喜日特么会被卖到什么地方。

“你把喜日特么弄哪儿去了？赶紧给找回来，你阿布已经好几夜没合眼了。”巴达仁贵和老伴儿几天来吃不好睡不香。

“卖的远？远是多远？你天明就去！”老伴儿气不过，一天给柴登打八个电话，她哆哆嗦嗦抱着手机质问儿子。

“从镇上起身还一百多里地，咋去？再说保不住早做成肉酱了。”

“造孽子，你个造孽子，肉酱也给我们拿来，喜日特么让你骑了十八年，你咋忍心卖给牲口贩子？柴登，你该有良心。你的良心让狗吃了？！”额吉捏着手机仿佛自言自语。

“那么老了，能干啥？不是给你们买了小黄驼？别喊了，行不？”柴登在电话里怒气冲冲。

“放生了，也比给了牲口贩子强啊……喜日特么不想走，你们还用鞭子抽它，你真是白眼狼……”

额吉眯着双眼，捂着脸呜呜咽咽，像个孩子似的无比伤心。这种呜咽是沉重的，和死一样沉重，正在听从命运的摆布。

时间差不多过了四十多天，莫仁嘎查群里有人发了一张照片，一头年迈的老黄驼在巴音高勒水库附近饮水，浑身上下都是网围栏的粗铁丝刮出的血痕，伤口深如刀刻一般，放大照片可以清晰的看到新伤还有血迹，旧伤正在愈合。网围栏上挂满了驼毛，老黄驼身上的绒毛随风飘动，所剩无几，看样子穿过的网围栏多不可数。还有一段骆驼行走荒地的视频，发视频的人说他看到老黄驼一瘸一拐朝着卧牛坡方向不停地赶路，想必是很想家了。

巴达仁贵和老伴儿不看微信，除了看儿子闺女发来的信息，几乎没有微信好友。傍晚，他接到老朋友三界老汉的电话。

“你家的骆驼，你快去看看，你家的喜日特么，它回来了。呀嗨，从哪儿回来的，可怜的喜日特么，呀嗨。”

巴达仁贵听见三界老汉声音里带着无奈的酸楚，扔下电话就往外跑。

“喜日特么吗？你回来了？”

巴达仁贵一瘸一拐像企鹅那样跑跑走走，但只颠跑几步，他便累了，双手扶着膝盖喘气。

望着还有一段距离的卧牛坡，他知道日落是很快的，很快，他会和周围的一切淹没在无人知晓的黑夜。巴达仁贵你不能打退堂鼓，不，你不能回。说不定喜日特么正在卧牛坡后面像学步的孙子宝力道那样艰难的爬坡，你怎么能不管它呢？

猛然间，巴达仁贵看见喜日特么脖子高高的昂着，发出苍凉的悲鸣。

巴达仁贵站住了,他眼前出现了期盼已久的幻觉。喜日特么正用急切的、委屈的、有苦难言的栗子般的大眼睛,跟他打招呼呢,紧接着露出身子,露出腿,露出蹄子,从霞光中一瘸一拐的朝他奔来。

喜日特么,回来了,可回来了,这次回来你可以尽情在你生活过的地方自由自在的行走,日后不管谁给我多少钱我都不会同意把你卖掉,我给你脖子上系上哈达,头顶洒上奶酒,想我了,你随时回来,厌倦了你就到天边。假如我先你死了,喜日特么,我的孩子,你要坚强的活下去——

这是腾格里给你的权力。

风吹着卧牛坡,吹着他们的屋子,巴达仁贵异常伤心。

“喜日特么,我的孩子,喜日特么,我的孩子……”他念叨着这个永生难忘的名字。

太阳马上就落到卧牛坡下面了,巴达仁贵朝着离他们房子最近的一处草坡眺望了许久,还是没有看到喜日特么,回吧,说不定明天就回来了,他安慰自己。可是,回转身子还没有站定他又忍不住朝卧牛坡那边望去,他努力直起身子,直起因常年放牧罗圈了的双腿,还是看到先前看到的那几根枯草,瑟瑟抖抖,摇摇晃晃。卧牛坡马上就要被落日的光线全部遮住了,寂静中的前达门沐浴在一片霞光里。

[组稿编辑 何立亭]



## 二哥和硬币

■ 郭占元

硬币俗称“钢镚”，现在已经没有了“伍分”“贰分”“壹分”的面额，最小的也是“壹角”的了。

我对硬币情有独钟，尤其是一分的硬币，小时候，在我的印象里，硬币也是难得的钱！

人们常说的一个词叫“见钱眼开”，我对这个词有着特别的理解和认识。那时候只要耳朵一听到“钱”这个字，就会有电击一般的反应，闪着灵光的眼睛便会死死盯着说钱的那个人，最大的愿望就是那人会不会突然从身上摸出钱来，“啪”地一下向我弹来，那将是一件让人兴奋至极的事儿！如果真要看到了钱，那心跳，那血热，那神经，都会在一秒钟内被激活，脸庞立刻会活泛地放光。

5岁那年，我的命运注定要出现转变，而且这个转变让我和硬币结下了不解之缘，那是因为被二哥视如珍宝的那一分硬币，在我将留在陕北还是西出后套的问题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46年前，在一盘陕北神木县永兴乡清水沟林庄小队林永安窑洞里的土炕上，由北向南几乎是按从大到小的顺序睡着六个孩子，大哥林国文，二哥林国章，三哥林国锦，我是老四叫林国秀，大姐林秀荣，二妹林惠荣。此时，夜幕低垂，整个山坳里黑漆

漆的。窑洞里，惨淡的麻油灯盏四散着昏暗的光泽。我们几个孩子已在大人的责骂声中钻进了被窝，可除了两岁的妹妹，谁也无法睡着。爷爷、奶奶、父母和大哥的丈人围坐在一张破旧的炕桌前，一个个神情木然，正在做着关于走后套落户谋生以及谁去谁留的最后决议。

走后套落户谋生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难怪这么难以抉择。

这段时间里，大家都吵嚷着走后套的事情，更重要的是也都知道所要去的是内蒙古一个叫“后套”的地方，那地方一马平川，烧的是红柳，吃的是白面，而且最诱人的是，白面还能尽饱吃。此时，全家共有8口人，大哥19岁，二哥16岁，三哥15岁，大姐10岁，我5岁，还有一个两岁的妹妹，再加上明年过门的大嫂是9口人，却只有4个劳动力。首先要考虑的是落户的地方会不会嫌我们家吃闲饭的人多而不要我们，因此，两个大人肯定都得走，兄妹6个中必须要留下两个。那么究竟该让谁留下呢？这让大家伤透了脑筋。

再说，即使是走后套的人，必须顺利地3个月内从家中步行一千余里到达后套，到了后套以后，还要在没有明确目标的情况下迅速找到可以落户的地方，随后还要在落户的生产队借出救济粮和救

济款,而且要拿出一部分送回陕北接济家中的人。这三步棋,一环扣一环,哪步走不好就会出大事,就会死人的。因为家中的口粮仅够留下来的两个人凑合吃3个月,而走后续的人却只能带一天的干粮,一路上的吃喝全靠众人讨要。

大家掰着指头来来回回盘算着,两个女娃不用担心走不了,大姐最是勤快能干,而且和堂姐凤儿结伴出去要过饭,先前也在大人面前夸了海口,只要带上她,沿路只要有人家她就去要饭给大家吃,并且表示还能帮大人背妹妹走路;两岁大的妹妹不可能离开母亲,也是一定要带着走的。大哥是长子,又在当地订了亲,明年就典礼,并且丈人也说了话,在还没有保证后续落户的情况下是不能离开这里的。当然,丈人心里也另有一番打算,“你们都在后续落了户,这里的家产自然就是老大的了。”二哥、三哥两个中要留下一个,可是这两人是形影不离的“孟良、焦赞”,从知道他俩要走一个留一个时起,就开始誓死反抗,白天是尿尿也相跟着,晚上睡觉各用一根绳子栓了腰,将绳头交给对方攥在手里才闭眼,发誓要走要留、要死要活都在一起,虽然这样的“抗命”已遭受过大人好几回的痛打,可他俩越打意志越坚定。我是该去该留的重大难题。一来因为我生来就能吃,5岁的娃儿一个人吃两个人的饭量,是那个年月最讨人嫌的人。二来5岁的人儿身高和体重已超过同龄人好多,一颗被菜糊糊灌大的肚子和一身白嫩的皮肤,与当时的生存环境形成极大的反差,简直就是个异类。人常说,人白没苦水,白脸是奸臣,这样的嘴脸和长相也是极少有人喜欢。三来去后续要走一千多里路,自己也走不了多远,主要还得靠大人背,这又胖又大的家伙背着更是负累!

议来议去,最后就把去留选择的对象集中在了二三四兄弟身上。

这时,沉默了半天的父亲终于发话了:“就把老四留下让老大照看上吧,再说他也不小了,能听进去话了。”

话音未落,更没等其他人的发言,老大就在最北炕靠墙处说道:“我可照看不了他,又懒又能吃,留下3个月的粮两个月就吃完了,要是你们送不回来粮,我还得讨吃去,他咋办?再说,出门就是崖,我天天参加集体劳动,没人看着跌到崖底咋办呀!”

我眼睛一翻,心里直骂大哥:你才往崖底跌了!可潜意识里还是希望大哥说得更玄点,要不真就把我留下了。

这时,爷爷缓慢地扭过脸来,慢声慢气地对父亲说道:“唉!如今,天旱遭年景,你和你哥两家闹成仇人一样分了家,天赶地赶非走这走西口的路,我和你妈也不得不跟着你哥过活。”说到这里,爷爷顿了顿,又深沉地说,“留下的娃我也照看不成,这国秀可不能留下,留下恐怕连命也保不住,领走吧,不一定这还是有个有出息的娃呢!”

爷爷话音刚落,奶奶也附和着说:“是了,可不能留在这儿,真要留下,饿不死也得被这些大点的孩子打死。”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去留问题似乎已经很明朗了。

突然,我感觉到挨着我的三哥身子在发抖,是啊,要是不让我留,那留下的肯定就是他了。这时,也许是被三哥手中的绳子勒疼了,二哥低语道:“别怕,去也罢留也罢,如果真把咱俩分开,我们就跑,到包头要饭去!”老大听见了这话,故意放大声说:“看你俩能的,屁点大还想走包头流浪了,没有大小队的路条,不等到包头就

公安局把你俩遣返回来了！”

这句话,可让在场的几个大人吃惊不小!父亲随即手指着二哥,大骂:“白念了六七年的书,也不知大人的死活甘苦!”接下来,又骂了些不听话要打断腿、扒了皮的恶话,才收住话茬子。

大哥的丈人一看这阵势,觉得应该表个态度了,于是说道:“这夜也深了,明天早早就要上路,看来,国文要不走这事还真不好办,我也不坚持我原来的意见啦,就让他去吧。可是,有一条没说明的话我得说明,国文就是到后套落了户,3个月也必须回来,这四眼窖归他。国秀要是背不动也留下,我负责给这娃娃找3个月的吃食。”他一边说着话,一边站起身来,“其他议事我也不参与了,亲家说行就让国文走,不行就等于我没说。”随后下了炕,和二老者打了个招呼,弯腰出了窖洞。

窖洞里半晌无声,唯有我的心跳得“咚咚”的。

沉寂了一会,母亲弱弱地开言道:“国秀不能留下,5岁的娃娃离了大人活不了。”

父亲立刻瞪了母亲一眼道:“你说不能留下,谁背他?一路都得散开讨要吃喝,到黑夜才能聚在一处。他这半大不小,自己走不了半里地就得人背着,一千多里路呢,就因为他误了时光、乱了计划,那可要出大事的……”

“跟了你二十年,没有半句话不顺着你。”还没等父亲说完,母亲就拖着哭腔道:“这一回不行,不领着国秀,我也不走了!”

听到这话,我很适时地哭出了声,而且是有声有色地哭诉:“妈妈,不要丢了我,我听你的话,再也不调皮了……我自己走,不用你背也不用别人背,我走得可

快了……”我边哭边绕过妹妹睡处向母亲怀里扑去,母亲把我接入怀里顿时也哭在一起,这一下闹得躺着的哥哥们和大姐都坐了起来。

随即,大姐也哭着恳求起父亲:“二佬(陕北俗称行二的父亲),就把国秀领上哇,我背呀。”忽然,大姐的语气坚决起来,“对,我背着他走路,我要饭给他吃,不用你们管!”

大姐这一表态,让全家人都吃了一惊,是啊,十岁的女娃儿,有这么大的口气,这不是说大话吗?可大家都知道,大姐虽然岁数不大,可是说话干活那真有大人的样。

这时,二哥突然叫了一声:“妈妈。”随后说:“你们都不要哭,按我的办法让天意决定国秀去还是留。”大家都知道,老二念过书,头脑最灵活,经常会说些出人意料的话,出些别人想不到的主意,因此他是在父母面前说话最管用的人。他往往在别人没主张的关键时刻,掏出他兜里的那一枚一分硬币,双手在空中一摇,把落在地上旋转的硬币“啪”地用手掌一压,结果就定了,他会很庄严地说一声“这是天意”,让你不得不服。这当儿,他熟练地拿出兜里的一分硬币,用乞求的眼神望着父亲。

父亲看了一眼二哥握着硬币的手,将脸扭向一边。三哥、大姐立刻像触电般地欢叫:“行了,行了……”父亲的脸又转了过来,眼睛充满了血丝,越来越没了刚毅。

这一刻,母亲也低下了头,泪水掉在我的脸上。她一边自己抹泪,一边连同我的泪水一起揩掉。

大哥说道:“老二,这么大的事可不敢戏耍,你那钢蹦儿虽然灵,可是也不能用在这时候哇。你先说,假如你说的那个‘天意’决定让国秀留下,那你能保证好好照

顾他不?”“我是绝对能照顾好他了!”二哥把话停了停,接着两眼又紧盯着大哥说:“那我问你,假如‘天意’决定国秀走,你能和二佬、秀荣把他背在后套不?你要能我更行了!”大哥犹豫了一下,狠狠地说:“行了,摇哇!”

二哥眼一亮,脸上露出一丝邪邪的笑,随之一敛,紧闭了双眼,正襟危坐,双手将硬币高举过头,摇晃了起来。我和大家都睁圆了眼睛跟着他握着的拳,上下左右地晃,就连父亲的眼睛也开始有了神光。

忽然,只听二哥口中发一声吼,然后念道:“天有天意,人有人愿,微微走,数数留!”“微微”就是有国徽图案的一面,“数数”就是有数字的一面。刹那间,手在半空停住,握紧的拳头微微一张,硬币就从半空落下。

窑洞里的炕皮都是用米汤浆出来的,在光溜溜的炕皮上,掉下来的硬币“滴溜溜”地打着转,只听得二哥又一声吼:“停!”随即,“啪”地一掌出去,将旋转的硬币压伏于右掌下。

此时,大家都停了呼吸,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二哥平伏的手掌。

二哥刹那间睁开眼睛,环视了一圈,最后将目光盯住了父亲。

父亲忽然也像附了魔一样,眼睛大放异彩,响亮地喊了一声:“开!”

随着父亲的声音落地,二哥的右手扬了起来。人们定睛看去,是国徽的一面!顿时,三哥、大姐和我都大声欢叫喝彩起来。

随即,二哥庄严地宣布:“国秀走哇,这是天意!”

我转过头来,猛亲两口抱着我的母亲,而母亲的眼睛却一眨不眨地看着父亲。这时,所有人的目光也全部转向了父

亲,等待这位八口之家的男主人宣布最终决定。

父亲站起身来,狠狠地说:“窑洞全归了国文,这是亲家断了我退路。也好,反正走出去就没想再回来,凑合着明年媳妇过了门,国文也上后套,谁也不要在这没天年、没人情的地方住着。最后,再把这半面窑送给一家厉害人,好好地和他家搅稀稠,哼,撵走咱家他以为就赢了?我偏偏让他家的日子也安生不了!”

大家都知道,父亲说的“他”,就是大佬家(陕北人叫大伯为大佬)。父亲的大嗓门又一次显现出他的威严:“行了,就这么定了,国章、国锦留下,其他人都走!”

……

这枚神奇的硬币使我欣喜若狂,使我震撼不已,它随了我的心愿。直到现在,我只要一想起决定我命运的那一刻,全身的血就会热起来,就会兴奋一番。

后来,我问过二哥:“你用硬币决定了好多的事儿,究竟是你有手艺还是真是天意?”可每次一问这事,他的脸上总会露出一丝邪邪的笑意,一现即敛地说:“天意,天意。”我知道,他一辈子都不会说出其中的奥秘的。

二哥在前年60岁生日那天,又掷了一次硬币,又决定了一件对整个吉尔各朗图镇来说都很重要的大事。

鄂尔多斯亿利集团公司是鄂尔多斯市非常有实力的一个企业,听说要对吉镇一千万亩沙丘流转种草栽树,这事若成了,每人能拿到40万元左右的流转补偿费,如果一下子能拿到这么多的钱,那简直就像是做梦一样,人们都盼着这梦能早日成真。可是,后来这事越来越没了后劲,据村支书说,亿利集团因煤炭生产和房地产不景气,暂时无力搞这些不挣钱的营生

了,要搞也是以后的事了。人们凭经验推断,国家定了的事,说干就干,如果一放手,那可就是猴年马月了。

二哥过生日那天,人们又议论起此事。有人说亿利集团不搞了,有人说肯定要搞,双方也各摆搞和不搞的理由。其中有人说,搞与不搞谁也不知道,只有天知道,今天就请国章摇一回硬币,看看天意如何?大家齐声赞同。

二哥两眼眯成缝,看着饭桌凝思了一会儿,抬头看着二嫂说:“那就净一下手吧!”二嫂庄重地应了一声,端来了洗手的盆,轻轻放在丈夫身边早有人给挪出来的空椅子上。二哥扭身撩水搓洗了几下,二嫂适时地将毛巾递上,就转身去开大立柜,从立柜里最上面的隔板上取下一个约1尺2寸长、8寸高、8寸宽的紫红色箱子。看二嫂那手劲儿,箱子应该有七八斤重,二嫂双手捧着递给了二哥。早有人将桌上的杯盘菜肴撤掉,并将桌面擦洗得干净清亮。

这时,大家凑近仔细再看这箱子,“啧啧、啧啧”地唏嘘、赞叹不已,这箱子是前年二哥去山西乔家大院旅游时花700元钱买的,此物件是用上好的枣木制成,做工精致,磨光漆锃亮夺目,箱体上的祥云、聚宝盆、招财童子和“百宝箱”三个字的图案活灵活现,呼之欲出。近前的人实是看着喜爱,伸手意欲抚摸,即刻被二哥抬手拦下。二哥用腰间取下来的钥匙小心翼翼地打开铜按锁,箱子内衬是明黄缎子面料,一箱各种面值的人民币硬币熠熠生辉,光芒四射,硬币堆积一处那种厚重结实、沉淀挤压的质感,使人悠然而生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硬币中心簇拥着一个两寸见方、紫色大绒面料的小盒子,小盒子置放在一个羊脂玉石坐台上,显出一呼百

应、万众归心而且高高在上的王者风范。再将小盒子打开,里面的内衬也是明黄缎子,一枚锃明瓦亮的一分硬币,立着嵌放在丝绒面料的拱形坐台上。

当时的我,包括周围的人,全部被这一幕震住了!“百宝箱”中有百宝,而那用心的良苦,悉心的珍藏,早已经胜过百宝。特别是这一分硬币,跟随主人足足50年,似乎也格外与众不同,羊脂玉便是它的坐骑,那些面值比它大的硬币都在它麾下称臣,供养它,朝觐它,仿佛它早已有了神体,也许它一直就是一个神体,硬币只是它的一个化身。

二哥用右手将“神币”取出,轻轻地放到左掌心上,左手五指卷回握紧,右手立于胸口,紧闭了双眼,喝了酒的兴奋表情早已消失,满脸都是神圣和虔诚。随后,他又将左手移至胸口,右手与之相握,合捧在一起,微低了头,将合捧的双手举过头顶,一边摇晃一边念道:“天有天意,人有人愿,听闻征地前三年,进入伊盟又三年,事不过三九为大,吉镇就在后三年,三年内吉镇沙头流转成功:徽徽成,数数休。”话音落处,硬币从手掌间落下,闪一道亮光“滴溜溜”地在桌面上飞转。二哥两眼微开,挥右手“刮喇”一声将飞转的硬币按于掌下,两眼刹那间圆睁,随即目光把周围的人扫了一圈。

此时,人们都能听到各自的呼吸声和心跳声,都用充满了期盼的目光看着二哥的眼睛。顷刻间,二哥的脸上再一次充满了庄严、神圣和自信,右掌缓缓上扬,硬币国徽的一面赫然展现在大家面前。人们大声欢呼雀跃:“神了,神了,国章呀国章,你就是神!”二哥压抑着自己的兴奋:“天意,天意,天意不是人能改变的,不出3年,亿利集团肯定要来签流转合同。”

这一次,我十分留心观察了二哥掷币的情景,看得出,这次掷币已与46年前那次有了许多不同,最大的变化就是二哥那枚一分硬币的身价已经改变,他如祭祀一般的神情和举止,让人倍感神圣,脸上没有了那曾经有过的邪邪的笑意,反倒是对掷币的全程更加认真,更加虔诚,更加神秘。

转眼间,今年就到第三年了。

前几天,二哥忽然来电话说:“亿利集团和我们村签了合同,钱马上就能拿到手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再一次被这枚硬币的“神力”折服。

我苦思冥想那个硬币为什么会那样神奇,是天意支配了它?还是它支配了事物?当然,我虽这么想,但对神呀灵呀这些我是绝对不相信的,可是,二哥几十年中,掷币问天的事少说也有七八回,每次都是很准的,为什么呢?

于是,我开始仔细琢磨起二哥掷币这件事。

其实,从今天看来,46年前那晚的掷币,决定谁走谁留,也不是一件太难的事。走的原因是,陕北旱灾,父亲老弟兄俩之间相恶,必须外出谋生,目的是去后套落户,走的人中要有相当比例的劳力搭配。留的原因是,留守后方以备退路,但因粮食短缺,所留人数不能超过两人,已是劳力的和年龄小的自然该走,中间年龄的留下。对这件事,谁也没有大哥的丈人精明,他既怕都走,又怕都不走,因为他最关心的是她的女儿,如果都走了,他女儿的婚姻大事怎么办?在那年代和那地方,订了婚的媳妇可就是别人家的人了,国文真的去了后套过上吃白面、烧红柳的好日子,不回来结婚咋办?如果都走不成那结果就

会更糟,以后受穷没个头不说,眼下粮食就要断顿,这女儿咋能过门?因此,不管留谁,只要走的人具备到了后套能下户的条件就行,只是需要背着走的娃娃是件麻烦事。可是,只要大人在,娃娃就是平安的。留下的人也不会在3个月内出大问题,一旦有什么事,他和乡亲们也都不会袖手旁观。总而言之,走的也好,留的也罢,如果没有天灾人祸、虎吃狼叼的事发生,在所计划的时间内就不会有事,所以等3个月后,国文回来就行……这就是他让我也留下并且还给我借粮的原因。可就是因为,成了去留之间最难决定的一个。当然,我事后才知道,让我留下的原因,除了我半大不小而又身高体重饭量大外,这里面还有一个公开的秘密,只不过那晚谁也不说罢了。

早些时候,父亲就有将我送人之意,准备送给的那家婆姨外号叫“大红果子”,这个女人因只生了一个女儿后再没生育,日子过得宽裕,就想抱一个男娃儿养着防老。因为这个女人,母亲没少挨父亲的打骂,一提这个女人的名字,母亲就咬牙切齿,再要把自己的儿子送给她,母亲誓死不从。爷爷为这事也几次要和父亲拼命,这事最终没有办成。如果没有这档事情,也许我就留下了。无论我是走是留,都没有独立生存的能力,都得他们照顾,真要留下来,二哥、三哥也没到参加集体劳动年龄,照顾我是没问题的。

看得出,二哥那天用“天意”来促成我走,完全是为了保住我不被送人,因此,二哥在掷币时要不是心、口、手、币做得步调一致,天衣无缝,人们会相信所谓的“天意”吗?

二哥每次掷币,为什么都那么灵验呢?细究起来,这件事可以从几个层面去

分析。

一方面,世界万物万象都有它的生存规律和运行法则,大到宇宙,小到微生物,无不在按其固有的规律运行。按照老子《道德经》的观点,“德”是“道”的产物,那么,是不是就可以这样说,二哥是有“德”之人,也就是一个有“道”之人,或者他真的是对人生命运之中的一些玄妙之事有所感触,通过第六感捕捉到了“道”的信息,对即将面临的一些事有一定的预见能力。根据我的判断,二哥对硬币“徽徽”的一面已经熟知,人和物已有了灵感和默契,他的任何一次掷币,也就都会把受宠的“徽徽”设为成功的一面,并且所要决定的事物已经无数次的研究论证,有了较为充分的把握。要不然,他怎么对我的走与留会有预见呢?又怎么会预测到不出3年亿利集团肯定要来签流转合同呢?

另一方面,《三字经》开篇就说:“人之初,性本善”,也就是说,人刚刚出生时,禀性都是向善的。这个“善”字,也可以看作是代表正义的一面,也最容易被大多数人拥护,并且会站在同一个立场。正是因为这样,那天晚上,人们才会请二哥掷币。当然,因为当时掌握我命运的父亲,在做出把我留下的决定时明显底气不足,阻力又

很大,这才给了二哥出场掷币的机会。甚至就连大哥也深知,假如我走的话,他背我的时候要多,因此也有意地激发二哥掷币,这样其他人就更没话说了,最终得到了父亲的默认。

第三方面,那就该是他的手艺了。那枚旋转的硬币,他愿望中的一面有足够的把握是由他掌控的,可以说,硬币在手中摇动时他就知道“徽徽”在哪面,直到落地旋转,那一面都在他的掌控中。而最难的便是将这个站立旋转的物件,在按伏时还能保持愿望中的一面朝上,这就得“火眼金睛”,手疾眼快。

二哥的确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就那枚硬币,只有他能让其旋转起来,别人是很难做得到的。而且他擅长文艺,吹拉弹唱样样精通,为此去年我还赠给他一架洋琴,以表“宝马赠知己,宝刀赠英雄”之情。他还写得一手好字,是吉镇有名的“秀才”,特别是自编自唱的山曲,一黑夜唱不了个“牛耳朵”,是吉镇最受乡亲们喜爱的民间艺人。不管怎么说,也不管我分析的对不对,反正二哥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始终代表着善良、公道、开明和智慧。

[组稿编辑 何立亭]

## 清晨的噪音

■ 衣 名

早上一到六点，王根宝就能听到一种“嗡嗡”的声音，细听却又什么也不是。时间长了，他就总结出：这是早晨的声音！所以他一听到早晨的声音就起床，洗漱完毕，吃完早点，步行去单位上班。在路上也学着锻炼的人们扭扭腰踢踢腿什么的，半个小时正好到了单位，王根宝觉着挺好。

王根宝在银行上班，储蓄、出纳、会计、信贷各个岗位他都干过。今年整五十，现在的行长就是他以前的徒弟，让他在办公室做收发文件的工作，算作副股级待遇。说来也是，当年和他一起参加工作的伙伴现在大部分都是行长和处长，最不抵的也是个科长，只有他什么也不是，他有时也觉得自己窝囊，但想来想去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时间长了，就不愿再去想了，到现在更是心平如镜，想着退休后 can 回自己的老家，弄上两亩地，一处房，和老伴种点菜啊，养个猪羊什么的。

银行的办公楼都舍得下本钱，支行也不例外。一层的大厅宽敞明亮，堂皇富丽。过道比他办公室都要宽，银行职工每天都从这儿出出进进，或去办公或去接待外面的顾客。

他每天来得早，今天也是如此，谁让有清晨的噪音叫醒他呢。在过道里，老王先看见有三四个人聚在一起看墙上的什么，他

也跟上一块儿看。

王根宝一看，有些紧张。这是一封匿名信，用 A4 纸打印出来的，三页白纸写得满满的，整整齐齐地贴在墙上，白纸黑字煞是醒目，状告李泉贪污受贿、吃里扒外、损公肥私、作风下流等等。落款是：群言。李泉是他们支行的行长，也是他二十年前的徒弟，他还能清楚地记得当年的小李泉从学校毕业第一天来银行上班时的模样，也就十七八岁吧，穿着旧军装，瘦瘦小小的，满脸的胆怯和好奇。领导安排和他跟班，于是乎王根宝手把手开始教小李泉写洋码字，打算盘，点钞票，记账等。那时，李泉刚毕业，家不在本地，所以住在行里。王根宝怕年轻人下班后无事生非，就逼着他去练毛笔字，每天写满两张人民日报，第二天早上检查，雷打不动。李泉对师傅的话是言听计从，唯唯诺诺，这一练就是四年，把李泉从一个拿起毛笔手发抖的年轻人“逼”成了金融系统首屈一指的书法家，由此产生的联动效应，加上李泉的吃苦耐劳和勤学善思，终于为他的前途营造出一片广阔的天地。王根宝的无心插柳，成就了李泉。他们师徒俩的故事在银行系统广为传诵，堪称一段佳话。

心情平稳下来，王根宝自言自语地说：“谁这么无聊，写这些没影的事儿，成

心捣乱嘛，有什么问题可以向组织反应，这影响多不好啊，要是传出去那大家不也跟着受牵连……”边说边把那几张纸拽了下来，撕吧撕吧扔进了垃圾筒。旁边的人看到王根宝这样，也都散了。

八点钟，同事们各就各位，大家一阵忙碌，报送报表、分发文件，打电话布置相关事宜及人事安排等等吧。九点多，人们才消停下来。办公室和营业窗口不一样，营业窗口那儿是上下午忙，他们是早晚两头忙。歇息时，大家开始给自己倒上一杯水，然后翻看有关的报纸什么的，互相说一说国际间的风云变幻。

王根宝也端了杯水，润了润嗓子说：“你们知道不知道，今天咱们行里有人贴了一封匿名信。”

好多人都不知道有这一回事，所以他一说，大家“呼啦”一下都凑过来了。七言八语的，办公室里嘈杂一片。

“老王，在哪儿呢，写得什么呀……”  
“老王，老王，快说说……”

王根宝吹了吹茶叶，环视了人们一遍，说：“唉，都是些没影儿的事儿，就贴在咱们这进楼的过道里，我怕影响不好，就给撕了。”

“哎，那到底写了点什么呀，是不是小字报啊？”

“不知道什么人，写咱们李行长的一些坏话，说他……”王根宝就把匿名信上的内容给大家复述了一遍。

一石激起千层浪。人们听完后，摇头咂舌，莫衷一是。

打字员小刘想起来了，又问王根宝说：“老王，这个匿名信它有署名吗？”

“有哇，写的是‘群言’两个字儿。”王根宝说到这儿，突然有种怪怪的感觉，是什么呢，眯瞪了会儿，却啥也想不起来。

这上午可够热闹的了，信贷科的老孔过来要听听究竟，老王一五一十地讲一遍，会计科的大张想听个明白，王根宝再讲一遍。哪个人没听到，大家就说老王知道，找老王问吧，老王于是就再说一回。

中午要下班时，才没人缠着王根宝讲匿名信的事了。平时总是嫌时间过得慢，王根宝觉得今天上午过得真快，收拾好东西哼着小曲儿回家吃饭。

下午来单位没多长时间，有电话找王根宝，他接过一听，是赵明山给他打过来的。赵明山是市分行的处长，当年和他一起参加的工作。两个人一块儿住了五六年的宿舍，私交算是不错的。老弟兄们聚会，赵明山总是把王根宝叫上。当年他们那帮老弟兄现在都风生水起，个个了得。王根宝其实不太愿意参加这种聚会，赵明山总是用车把他接过去，需要出份子的时候就悄悄替他出了。王根宝很感激赵明山，逢年过节总要去他那儿坐一坐，两人喝上一顿酒，当然酒是赵明山的，五粮液，王根宝也觉得五粮液比二锅头好喝，就很配合地和赵明山喝酒，酒喝好了，自然话就更多了，赵明山就让他回家去睡觉。好在王根宝这人酒量大，人也勤快，一到这个时候，就主动地把赵明山家里该收拾的收拾，该修补的修补，把地墩了，把墙擦了，最后下楼时还不忘把垃圾袋捎上。

“赵处，你找我什么事啊？”王根宝小心翼翼地问着。

“王根宝，你怎么回事啊，听说你写李泉的小字报了，你说你真是老没老样的，吃饱了撑得是怎么着……”

王根宝脑袋“嗡”得一下就大了，仿佛浑身的血液瞬间直冲天灵盖，冷汗也直往外冒。

“我，我没……没有啊，这怎么可能

呢,这不对啊,我上午还好好的……”王根宝有些语无伦次。

“你呀你,王根宝,全市各银行都传开了,说你写李泉的匿名信,你真是不可救药呀,老实巴交的一个人也干这种事儿,我还真是低看你呀,把李泉整下去你就能当行长啊,你别做梦了!”

王根宝这时冷静点儿了,能想清事儿了。急忙分辩说:“这纯属胡说八道,造谣,我是那种人吗?那份匿名信还是我给拽下来的,我不想让事情扩散!李泉是我的徒弟,他也对我不错呀,支行还没第二个人有这待遇呢!我知道我不行,当官是没指望了,可我怎么也不会去写李泉的小字报啊,当年,手枪走火还是我给他顶的雷呢,我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

王根宝还想多说一些,赵明山打断了他:“好了,好了,不说了,我也相信不是你才给你打的电话,但现在人们都传着说,因为你不满意自己徒弟的所作所为,才写的匿名信,你自己看着办吧。”

“咔嚓”,赵明山把电话挂了,王根宝握着电话愣了半天神儿。

他想和人说说,但发现办公室里除了打字员小刘其他都不在了,刚才还满屋的人呢。

“小刘啊,其实我……”王根宝得找人说说,摊上这事儿多冤啊!

“哎呀,老王,我这儿这么多资料,下班前李行长要求必须打出来,您就别和我说话了,要不我真回不了家了。”

“哦,那你忙,你忙。”

王根宝到其他科室去和人们诉说这天大的不白之冤,同事们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与理解,说这话传话,没好话;也有人说,也不一定是故意,大概人们说着说着就说错了,发音有问题,听力也有问题。

“就是就是,咱们看电视上那些互动节目里不就有话传话吗,到最后面目全非。嗨,老王啊,你别往心里去!”听大家这么一说,王根宝的心情才舒畅了一些。

可晚上回到家,他妻子张爱云也问他:“听说你们单位有人写匿名信告李泉了?”咦?王根宝真惊讶了。他在银行他妻子在建委,这边儿也挨不上啊,这风儿竟然都吹到那边去了!这他得问问清楚。原来是张爱云单位的出纳到银行办事,在办事的当口上,听人们在说这个事情,因为李泉不光是银行行长,还是本市有名的书法家,一次书法展上,他的一个“虎”字,被拍卖到三万元钱,真可谓一字千金。所以当名人也有这不好的一点。出纳一听是这个李泉,也就很上心,回去就和单位的人把这道听途说的事儿传播了一遍。

王根宝可真有点坐卧不宁。他问张爱云:“那你们单位的出纳她说了这匿名信是谁写的吗?”他妻子白了他一眼,说:“要是她都知道那还叫匿名信啊?李泉是你们行长,你又当过他师傅,你可不能瞎往里掺和啊,我看小李那人挺不错的,这年月人心真是难测!”

王根宝这一夜似睡非睡,直到早上六点被那“嗡嗡”的声音叫醒。

第二天上午到单位,自然再没有匿名信,大家也好像把匿名信这事儿给忘了,压根没人提起。王根宝其实还想让人家说说,他总不能就这样担个莫须有的罪名吧。可没人说,他也不好说。

半上午时,他妻子张爱云给他来了个电话,“怎么回事啊,我听我们这儿的人说,是你写的匿名信?说你们师徒反目,你决定大义灭亲?王根宝,这几十年了,你还有这出息?我可真是有眼无珠啦,我只当你没本事,原来你这本事也不低啊你,你

说你有本事就有本事吧,但你不能长这种本事啊,你个老不死的……”

王根宝觉得他不能在办公室待下去了,他要去找乔志轩,乔志轩是市分行一把手,也是他当年的老朋友,他想找他评理去。

市分行属于管理行,是本市系统的最高机构。平常他没事也不来,所以好多人都不认识他,连进门都被询问了好大一會兒。好在乔志轩还认他这个老朋友。

“老王啊,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咱们按说也不太远,怎么总不见你来啊!”

“志轩,哦,不,乔行长,你说我这个人那是那种搞阴谋搞破坏的小人吗?”

“哦,什么事啊,你说说看。”乔志轩沏了杯茶端给王根宝。

王根宝原原本本地把事情讲了一遍,要乔志轩给他做主。说这事情倒无所谓,总会有个结果的,但这名声却不能担,他担不起。

乔志轩说:“老王呐,你还是当年的样子啊。那时咱们在一块值班时,我记得我曾经问过你一句去过云南吗?也就六个字吧,你呢,整整说了一夜啊,躺着说不行了,就坐着说,坐着说累了,再躺着说,从怎么坐车,到去过什么地方,吃的什么,怎么吃的,事无巨细。李泉我了解,有能力有胆量,是个工作的好手。你呢,我也清楚,不是个心肠坏的人,相反是有时心肠太好了。你是老同志了,境界应该比年轻人高。让谣言自生自灭吧,别挂在心上。”

王根宝很感动,也很高兴。他觉得乔志轩不愧是行长,有水平。晚上破例地多炒了两个菜,自己喝了二两。

又一天,也就是匿名信的第三天,王根宝在办公室里突然感到有种萧肃的味道,就像秋天飘落的黄叶,在地上随风摇

摆,倏地一下扑到你脸上。他下意识地摸了摸脸,没什么,又起身瞅了瞅窗户外面高照的艳阳,这才六月天儿嘛!

在楼道里他碰到过李泉,两人像往常一样打了招呼,寒暄了几句。李泉没多说什么,王根宝也不会去说什么。但王根宝不自然地感到自己心里发虚,仿佛李泉的目光也比以前要复杂。“这不还是以前的小李子嘛,他也依然管自己叫师傅的嘛,可是自己这个弯怎么就转不过来呢?”王根宝自言自语地对自己说。

第四天,省分行纪检组入驻他们支行,开始对他们支行及李泉个人行为的全面审计。李泉暂时停止行使行长权力,由分管人事的副行长代理,同时,纪检组和他们支行的每一位员工都要进行单独谈话,还要做笔录。毫无疑问,是那封匿名信起了作用。

王根宝又一次惶恐起来。他要认真地为李泉考虑一下了。仔细回想李泉走过的路,没什么差错呀。或者是他当了行长以后,有些事儿自己就真不清楚了?他当了这五六年支行行长,成绩可是有目共睹啊,各种荣誉奖状一大堆,最可贵的是年纪还不到四十,前途真真不可限量。李泉刚参加工作时,是犯了次错误,但那次自己也替他包揽下来了。那是他和李泉一块儿值守金库,照例要进行枪支检查和擦洗,李泉对手枪特感兴趣,他就把没弹匣的一支枪让给他看,只是没想到在他接电话的时候,李泉把另外一支枪也拿了过来,两手握枪比比划划,等他看到大声呵斥时,枪已经响了。子弹打在水泥墙面上又反射回来,结结实实地穿进了厚厚的木桌里。在李泉的苦苦哀求下,他向领导坦言是自己擦枪时不小心走火,因此被记过处分,李泉也因此对他感恩戴德。但随后

的一次干部提拔上,他因为这个处分没有通过考核时,又去找领导申诉,说那次走火其实是李泉而不是他王根宝。结果最后他也没提拔上,李泉也被扣了当月的工资。故李泉对自己这位师傅的感情也有些复杂,还好后来李泉没有因为这件事影响升迁,这师徒关系就一直维系着。每一次工作上取得的成绩也总向师傅进行汇报,因此王根宝对李泉的表现还是很满意的。现在想来想去也想不出李泉能有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对了,这次纪检严格审查,说不定匿名信的事儿就真相大白了呢,省得自己枉担恶名。

所以当纪检组找他谈话时,他实话实说,破天荒地没有多说什么,但他隐约感觉到纪检组对他好像很失望。

纪检组雷厉风行地查了半个月,收兵回营,李泉照样主持工作。

这件事过后不久,李泉就被任命成市分行副行长。原因很简单,纪检组就匿名信针对的内容进行全面的调查后,发现信中所说的贪污受贿纯属子虚乌有,而损公肥私和作风问题也得以澄清。李泉这几年用自己书法创作的收入私下为支行进行了项目公关,同时还赞助着一位贫困女大学生。省分行发现了这样一位作风清廉、为人正派、业务专精的复合型人才,正好市分行有个副行长不久前刚退休,省分行行长钦点李泉破格提拔。一时间,李泉声名鹊起,好评如潮。这下王根宝彻底放心了,再也不想什么匿名信的事儿了。李泉交接工作时还特地去这个师傅家和他好好喝了一回酒。所以王根宝过上了被清晨的声音叫醒,起床,吃饭,边走路边锻炼着身体去单位的平淡又幸福的生活。

半年后,在李泉的工作蒸蒸日上之

际,乔志轩却被反贪局抓了起来,据说是一位署名“群言”的人进行揭发检举,经查实,证据确凿,因此银铛入狱。考虑到其他几位副行长年龄偏大的实际情况,省行决定由李泉代理行长主持工作。

又一次老弟兄们的聚会上,赵明山喝高了。王根宝照例打车送他回去,在路上,酒兴阑珊的赵明山拽住他问,说你知道李泉怎么当上的行长吗?“知道啊,有人写匿名信没告倒李泉,又去告乔志轩,李泉起来了,乔志轩下去了。”“哦,你都明白,那你知道匿名信是谁写的吗?哈哈,他们知道个屁,实话告诉你吧,那信是我写的。怎么,不相信?唉,说起来,我也不相信,李泉无意中赞助的那个女大学生是我早些年私生的姑娘,一直和她妈住乡下。我之前不敢声张,不过现在我快要退休了,没那么多顾忌的,就和你说说。我这姑娘啊不知怎地就和李泉悄悄好上了,死活要嫁给他。李泉不同意,他说什么时候当上了市行行长再考虑这件事情。我这个姑娘命苦啊,我想尽一下父亲的责任,满足她的心愿。我琢磨了好长时间,终于找到了一个恰当的时机……”王根宝打了个冷颤,看了看车窗外,竟真的下起了雪。晚上,王根宝想通了,自己这么多年为什么总是提不起来,才学谈不上,脑筋压根没有。

来年开春,行里提倡精简人员,王根宝第一个报了内退,和老伴张爱云回乡下去种地喂猪羊了。

王根宝在农村生活得很惬意,唯一的区别就是再没有清晨的噪音,他能踏实的睡到老伴叫吃早饭才能醒来。

[组稿编辑 何立亭]

# 土炕

■ 梁 衡

不懂得土炕就不懂得中国的农村和农民，至少不懂得中国北方的农村和农民。而没有亲身睡过几年土炕的人，很难感受到这块黄土地和农民心头细微的振动。

我在土炕上出生并度过了童年，八岁进城就再不睡土炕了。没想到二十二岁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塞外河套，又睡了六年土炕。这好像是要特意唤醒我对土炕的记忆，激活我身上的土炕基因。我一直认为人生有两个童年。一个是自然人的童年，主要是身体的成长，大约六年。一个是社会人的童年，主要是从学校毕业后走向社会，学习独立生活，也是六年。就是说我的两个童年都是在土炕上度过的。

## 一、炕上冷暖

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是被政治动员，热血沸腾写了决心书，自愿到边疆去的。有一种“男儿带吴钩”“青山埋忠骨”、舍身报国勇上前线的味道。1968年12月4日宣布分配方案，在当时的氛围中要求立即离校，三日报到。我在京上学离家已经五年，只要求回家看一眼老人，结果只准了十天假。我老老实实在家只待了九天，便来到内蒙古巴彦淖尔盟的临河县。谁知当地正一片混乱，政府瘫痪，前来报到的应届生就我一人。一腔热血顿时冰凉。

临河是靠近黄河的一个小县，当时城中只有一条碎砖铺成的东西街，十分钟就可以走完。招待所在街的最西头，一院清冷。迎接我的是屋里的一盘冷炕。十二月底数九寒天，几簸箕煤的微火怎暖得身下的三尺冻土？况且孤身一人，这次地怎一个“冷”字了得。就这样我苦捱了一个月才等齐了七八个大学生和十几个中专生，然后被送到一个村子里插队劳动。又是一盘冷炕，上面睡着我们四个男生。虽来自不同学校，现在却都是同炕师兄弟了，上海来的年龄最大算是大师兄，呼和浩特来的两个是老二、老三，我排老四。而四个女生则被安排在后面一个农户家里。这间寒屋已久没有住人，风吹雪埋，尘网如织，又正是塞上的隆冬季节，突然住进几个人来，不是这房子给我们避寒，反倒是靠我们的体温和哈出来的热气来给这个寒窑暖身。一盘冷炕，占据了半间房，我们吃饭睡觉看书，全都在炕上。当地房子的结构是黄土地上起梁，上面搭椽，椽上铺红柳编成的篱笆（俗称笆子）代替瓦，并无顶棚，红柳笆子裸露着，蜘蛛虫蛇之类都可借宿其上与人共处，不过现在是冬天还暂无此虞。为了御寒，我从供销社用军用水壶打回一壶酒，直接挂在椽子上。房子不高，每天早晨起身，头就碰着水壶，就顺便仰头

喝一口酒,暖暖身子,再哆嗦着下炕生火。

本就是隆冬季节,滴水成冰,地里根本没有一点农活,何苦把我们这些人急匆匆地招来呢?搞什么“劳动锻炼,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贫下中农们”这时都正猫在自己家里的热炕头上抽旱烟,说闲话,抱孙子。人家还奇怪,大冬天里都快过年了,怎么来了这么一群洋学生要帮他们种地。就是种地也得赶个季节呀?幸亏我们是自带工资,白干活不要工分,与农民没有什么矛盾。这个离家、离校的第一个冬季,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躺在冷炕上无事可干,只剩了一个“想”字:想家,想学校,想未来的前途。正是岑参边塞诗里说的“万里乡为梦,三边月作愁。”

想前途,最想是婚姻,难道真要在这一辈子打光棍?

这时我们四人都还没有对象。在校时集体生活很快活,还不觉得有什么,来这里一下就感到,最缺的是要有一个老婆去实实在在过日子,什么“爱情”二字,一页翻过。我因上学比正常人早两年,年龄最小,他们三人都大我三四岁,就更加急迫。而后院的那四个女生倒是比我们早解风情,各人身后都已有一根风筝线,现在正忙着给城里的情人写信呢(但情书里也尽是诉苦)。窗外满天飞雪,风狂沙舞,我们四个人仰躺在炕上,双手反插在头后,望着顶棚上那些裸露着的红柳笆子,身在凉炕,心却如热锅上的蚂蚁。这时才知道,什么小说、电影、歌曲里的爱情,都是虚幻美化了的肥皂泡,尘世间又有几双鸳鸯,几对梁祝?在学校时异性如云,同桌听课,并肩而行,都未想到找个对象,现在来到这荒野边村,西风凄紧,大漠黄沙,何处觅知音?

不用说知音,现在只要有一个能烧火

暖炕的女人就行。四人中大师兄的年龄最大,而偏偏他又出身不好,父亲曾是国民党高级军官,湖南人,“文化大革命”中甚至误传他与杨开慧被害有关。那个年代,只这一条就决定了他分不到好工作,找不到合适对象。偏偏他又是多才多艺之人,两个哥哥也都在专业文工团,他的嗓音高亢甜润,唱歌极好听。在县招待所等待分配期间,闲来无事,就偶然引吭高歌内蒙古名曲《高高的兴安岭》《骑马挎枪走天下》《赞歌》等,瞬间窗户外就爬满了人。问:“何人唱歌。”答:“一个姓胡的。”众人就说:“胡松华啥时候到咱县里来了?”他真与胡松华不分高下,只输在没有一个好出身。他从上海来还不忘随身带了一把二胡,那琴声响起也能沉鱼落雁。我也从北京带来一只竹笛。那天我们四人躺在冷炕上说了些无聊的话,一直说到再无话可说,他就起身从墙上摘下胡琴,“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我说:“《赛马》?”(草原题材的二胡名曲)。他说:“不,今天《草原之夜》。”于是曲随心生,如泣如诉,凄婉的乐曲回荡在塞外寒冷的夜空。众人叩炕沿而和之。“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最伤心处,是那句:“想给远方的姑娘写封信,可惜没有邮递员来传情……”后来我们四人中最先忍不住的是二师兄,借用春节几天,到千里外的贵州舅舅家去探亲,“闪恋”了一个女工,把自己“嫁”到了贵州。50年后我去贵州,他已是儿女成行,本人也已从一个中学校长岗位上退休。

想前途,最想是工作,不知分配是何时。

我们四个人,一个学历史档案,本来该是去故宫或中央档案馆里干活儿;一个学生物,该到哪个实验室里去;一个学化

工,该去化工厂;一个学建筑之暖通,该去城里盖大楼。但现在都一起被摆平在塞外的这个冷炕上。个人档案都已经转了下来,就算劳动结束也逃不出这个小县城了。举目四望,哪有对口的单位?“长亭连短亭,何处是归程?”更让我们看不懂的是这种分配规则或者是社会法则。我是因为出身好,中共党员,又自动报名,这是嘉许式的分配(当然也许是个圈套);大师兄是因为出身不好,明显是惩罚式的分配;还有的是因为得罪了老师,报复式的分配等等。这使我联想到“文化大革命”中的“牛棚”,里面同时关的有资本家、旧军官,也有共产党的“当权派”。现在我们则不管你是鲤鱼还是草鱼都一起被捞来平躺着冷冻在这条土炕上。更有怪者,我们已到县的学生中有的以“下厂锻炼”为名,而逃离了农村劳动。而我们这些北京、上海远道而来的支边学生举目无亲没有什么关系,就顺理成章落在最基层了。那怕你曾是天蓬元帅,既然下凡也只能当个猪八戒了。而后院里那几个女生,也许当初是嫦娥,现在也都成了烧火丫头。想起在学校里“东风吹,战鼓擂”,何等的天真豪迈,这才几天就北风吼,黄沙飞,冷炕侍候。我不觉想起了辛弃疾的词《丑奴儿·少年不识愁滋味》,就在心中填词哦吟着:

少年不识愁滋味,心比天高。心比天高,投身边塞建功劳。

而今识得愁滋味。心如水浇。心如水浇,一盘冷炕与冷灶。

当时全国正处极左高潮,知青下乡,大学生充边,《人民日报》上还发表了甘肃的典型,城里居民喊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真是乾坤颠倒,前程不明。我们下来时县里谈话说“你们的工资先发着,以后还发不发等‘九大’之后看政

策再说”。言下之意,公职身份也难保。身着冷炕,心悬半空。莫非真的要没了媳妇又折了前程?进入社会的第一个冬季,我们就这样在冷炕上辗转反侧,冷得你身寒心颤,忐忑不定。

这个冷炕真正有了一点热气是临近春节时,房东需要做年食,他家一个灶火不够用,借我们的灶煮肉、蒸馍、炸油糕。当地俗语“牛头不烂,多费柴炭”,把这个冷炕狠狠地烧了几天,才透过了热气。还有一件小事,房东李大爷突然在身子的隐私处得了个怪病——睾丸炎。那个东西肿得水明透亮得像个猪尿泡。他家里又没男丁,只有一个闺女侍候不便。我们几个男生就用小毛驴车把他送到公社卫生院,陪着住了几天。而卫生院里唯一的一个正规医生齐大夫是比我们早一年分配来的大学生,逃过了下乡劳动一劫。不管哪里来的大学生,现在同是塞上沦落人,平时我们关系就很好。这次他爱屋及乌,及到了我们的房东,对病人格外关照。李大爷康复出院后就给我们提来了一条羊腿,表示感谢。还借着吃年夜饭在炕桌上摆了一席。当地最好的年夜饭是油糕羊肉汤,一碗下去浑身冒汗。这大爷虽没有多少文化,但是知书达理,通于世故。那些历史故事、评书演义,肚子里也装了不少。一杯酒下肚,便掏出了心窝子话。他说:“娃们,我看你们总是提不起气。俺们这个地方是苦一点,但你们是公家人,迟早待不住的。再说了,公家人由公家做主,个人说了也不算。有一句话叫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扁担挑上就走。那昭君是个皇帝的公主吧?把她嫁到塞外她也得走,不是还跟人家匈奴单于生了几个孩子吗?”说得我们哈哈大笑。这下我们彻底认命了,就只当我们是已经出了塞的王昭君,还妄想再过什么

宫里的生活？既来之则安之，就知足吧。

开春后天气慢慢变暖，我们也渐渐习惯了边地的生活。于是白天劳动，晚上又重新收拾起书包，再当读书郎，只是不上学堂而是上土炕。来时各人都带了些书，又不断向家里要了些书。还有邻村的知青，因不同的家庭背景带来的各色杂书。大家交换着读，又沉浸在书海中。读书可以治病，一点不假。文学永远是穷困潦倒时最好的兴奋剂，而诗歌更是强心针。一本《朗诵诗选》被我们翻烂了，背熟了，我几乎手抄了一遍。大家在炕头上大声朗读了，好像是要和窗外的北风较劲儿。说老实话，于心情苍凉之时，这有点儿夜过坟场吹口哨，是给自己壮胆，尽找那些豪迈的句子大声地念。印象最深的有郭小川的《祝酒歌》：

三伏天下雨哟，  
雷对雷；  
朱仙镇交战哟，  
锤对锤；  
今儿晚上哟，  
咱们杯对杯！  
有张万舒的《黄山松》：  
好，黄山松，我大声为你叫好，  
谁有你挺的硬，扎的稳，站的高；  
九千里雷霆，八千里风暴，  
劈不歪，砍不动，轰不倒！

要站就站上云头，  
七十二峰你峰峰皆到，  
要飞就飞上九霄，  
把美妙的天堂看个饱！  
不怕山谷里阴风的夹袭，  
你双臂一抖，抗的准，击的巧！  
更不畏高山雪冷寒彻骨，  
你折断了霜剑，扭曲了冰刀！

后来我到《光明日报》工作，竟与郭小川的夫人同在一个办公室。我到新闻出版署工作时，张万舒任新华社国内部主任，我们就更熟了，常请他来当各种新闻奖评委。我就给他讲在冷炕上曾背他诗的故事，他大为感动。

从来知识分子的流放都伴随着知识和书籍的传播。在这塞外的冷炕头上，我却遇到了按原来的人生轨迹根本不可能读到的两本书。一本是《太平洋战争》，好像是哪个知青偷偷带来他老爸军事院校的教科书，写二战时美日对太平洋岛屿的争夺。战争宏大的场面和残酷的现实，激发了我一个男子汉的热血情怀，也顺便养成了我对军事题材作品的阅读爱好。第二本是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当时已经残破，缺了封面和封底。陈是和陈独秀一起创立共产党的人物，是中国翻译《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人，也是中国修辞学的开山第一人。修辞学是研究文章词章怎样美丽动人的学问。这本书很专业，就是大学中文专业也未必选修。而我反复研读，其味无穷，还详细做了笔记，它影响了我后半生的学术事业。仅举两例。

一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社会上兴起一股新闻散文化之风，而且有权威倡导。新闻能不能散化，一时两派争论不休，难分高下，报纸上就展开了大讨论。我时在新闻出版署工作，讨论半年后，报社请我写一篇结论文章。我祭出陈望道关于修辞两大分类的说法，论证新闻不能散文化，一锤定音。可见经典的力量。还有一例，是书中引用了一篇三十年代名家夏丏尊先生翻译的日本作家的一篇散文。这是极少见的一篇理性散文，我反复研读并抄写在笔记本上，这对我后来的写作影响极大。可惜，后来《修辞学发凡》再版时却抽去了

这篇例文。我的手抄本成了孤本,后来就把它重发于《名作欣赏》刊物。到2018年6月,我又以此风格写了一篇《线条之美》发在《人民日报》上,很快入选全国高考试卷。而这时与我初读此书已经过去了五十年。谁能想到“文化大革命”五年在学校吵吵闹闹学无所得,而在塞外荒村的这一方冷炕上却狠狠地补了一课,埋下了若多学术的种籽。

是这盘热炕捂热了我们的身子,也回暖了我们的心。

## 二、炕上烟火

开春了,农事活动增多,我们也渐渐融入到了农民的生活中。村里白天下地劳动,晚上关于生产调度,政治学习,生活安排,邻里纠纷等等的事情,都在饲养院的一盘大炕上讨论解决。当时还没有电视机,就算没有什么事儿,男人们也都会凑到这里来,谈天说地。这一方大炕就是全村的“多功能厅”。而开会时总伴随着抽烟。烟具很有特点,并不是常见的铜烟锅、竹烟管、玉烟嘴之类的。而是一根羊的小腿骨,名叫“羊棒”。任何动物的小腿都是中空细长,下端平开成三角形,这是为了支撑身体的重量,符合力学原理。著名的法国埃菲尔铁塔就是以此原理仿生而建。利用羊腿制作烟具,正是利用了它的中空和那个三角平头。先将骨头刮洗干净,在腿骨前的三角平面处打一个小洞,镶进一个半公分深的小子弹壳,以装旱烟丝,在另一头配一个烟嘴儿。因为烟斗处很小,按进烟丝,抽一口即成灰,吹掉;再按,再吹。吹的力气倒比吸的还要大,那尼古丁在肺里并没有留下多少。所以当地抽烟不叫“抽”或“吸”,而叫“吹羊棒”。这样一按一吹,一明一灭,很是享受。这使我想起朱自清谈三十年代在北京吸烟生活的一段

话:

“抽烟其实是个玩意儿。……啣上,擦洋火,点上。期间每一个动作都带股劲儿,好像做戏一般。……看烟头上的火一闪一灭的,像亲密的低语,只有自己听得出。”

现在生产队饲养院里这种“吹羊棒”的方式,还真是个“玩意儿”,以后我在全国各地再未见过。这大约是由煤油灯时代延袭而来的习惯,盘腿在炕,就着灯头不停的吸、吹、按,否则用火柴或打火机都很麻烦,也是带着一股特别的劲儿。所以,那时尽管饲养院早已有了电灯,但土炕上还是备有一盏油灯,抽烟的人就你一口,我一口频频做传灯状。屋里笑声、骂声和孩子们的打闹声组成了一首“大炕交响曲”,而那根羊棒在浓浓的烟雾中闪烁明灭,倒像是大剧院乐池里一根带着荧光的指挥棒。

集体经济时期的工分即是农民的工资,工分数量涉及到工资的含金量。因此工分和记工,是饲养院大炕议事的经常话题。特别是男女同工同酬,不只是分值多少,还涉及男女平等。在解放初的互助组时期,全国劳模申纪兰就因为首倡男女同工同酬而受到毛泽东的表扬,她从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一直当到第十三届去世,后来我们曾同在第十一届人大的同一个代表团里,这是后话。有一次在饲养院的土炕上又讨论到派活与记工。生产队长宝子说:“明天都到东大滩那块地上去担土,担一天,男劳力十分,女劳力八分。”话还未说完,坐在他身后正纳鞋底的妇女队长,劈头就打了他一鞋底。说道:“你和你老婆同睡在一个炕上,怎么就同工又同酬?”屋子里轰的一声,笑炸了锅,有躲在黑影子里的姑娘们就羞红了脸。人们前仰后合,会也开不成了。第二天,社员一见宝子就

问：“昨天你家是不是同工同酬了？”弄得他都不好意思派活儿。

不光是生产队的土炕，就是堂堂党校的土炕上也是一股浓浓的烟火味儿。我曾经住过一期盟委的党校。宿舍是一个能装下二十多个人的对面大炕。学员都是公社书记。白天课堂上学马列，晚上躺下就趴在炕沿上，露出半个光身子，敲着旱烟锅，面对面地说笑话。内容也离不了政事、农事和村里的人物。那一年林彪刚刚叛逃，各地正传达文件，说林彪是坐着“三叉戟”跑到了外蒙古。又说林“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农民哪能听懂这些，就传为林彪跑时偷了一件马克思的大衣，还抱了三只鸡。也常说到某个传奇人物。有一个土改时就当干部的老队长，没有文化，但工作泼辣，以骂人著名。一次不知为什么事，他当着众人的面，儿媳也在场就大骂儿子：“早知道你是这么个不成器的东西，要你干什么？还不如当初我捋一捋，把那些忒点子甩到墙上去。”那屋里烟雾腾腾，笑声嗡嗡，与饲养院的大炕也相差无几。本来从农民到公社书记并没有走多远。后来我多次上过中央党校，那宿舍改造得一年比一年高级，上世纪80年代时还是筒子楼，一层只有一个卫生间、一部电话、一台电视机，后来就逐渐发展成单间还带沙发、卫生间，烟火味已遥不可觅，离地气也更远了。这盟委党校倒接地气，在大炕上说鬼故事，吓得你半夜憋破尿泡也不敢到外面去撒尿。比《聊斋》和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里的鬼故事好听多了。但是最生动的还是那些活生生的经过多人的口头加工传递，有荤有素的故事，十分精巧幽默。常常让你笑得眼泪迸流，一时难以入睡。难怪胡适说真正的文学要到民间去找，一上书就不是文学了。

土炕文化包括土炕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是一个特定地域、特定阶段的文化与文学。解放初著名经济学家、北大校长马寅初在中南海讨论国是，说中国农村人口增长太多是因为没有电。他是用物理学、经济学来解译社会学问题。确实，生存条件决定了一种文化的形态和内容。农村的大炕紧连着窗台，而当时河套的农村又多无院子，窗台敞对野外。村里无电视（再早还无电）、无文艺活动，村民无以为乐，就发展出一种“听窗台”文化叫“听房”，听人家的炕上私话。这成了一种公开的农村娱乐，甚至还上传到乡镇和县城。我到县里工作后，文化馆里的一个大学生结婚，文化人闹新房的炕文化青出于蓝而又胜于蓝。先是门送了一幅杜诗对联：“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日为君开”，又偷偷往炕下藏了一个麦克风，几个年轻人冒着寒风在窗外等动静，半天无声，突然房门大开，那个麦克风被一把扔出门外。原来对方早有防备，听窗人轰然大笑而去。这是土炕文化的上限，因为再往大城市里就是车水马龙，酒吧歌厅，一个灯红酒绿的不夜城了，而土炕也早换成了席梦思。

后来我离开了生产队去县里工作，再后来又当记者，还是少不了下乡，仍然与土炕脱不了干系。那时候的干部讲究“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农家吃派饭，睡土炕是经常的事儿。关于炕的记忆成了我脑子里永存的一卷河套风俗画。县委有个干事小赵，比我迟分配来两年。一次，我带他到城南靠黄河边的一个村子里去宣讲文件。队长是一个年近六十岁的老汉。晚上十二点已经过了，他还不说安排我们的住处。散会后随手拉了我一把说：“走，到我家去住。”他家没有院子。临到房前，他带头解开裤子，在地里撒了一泡尿，我

们也效法照办,三个人就推门进屋了。一进屋我头皮就炸了。一条大炕从炕头排起,已经男男女女睡了老少六七口人,看样子是一家三代。炕末给我们俩留了一小块位置。队长说上炕吧,我和小赵只好扭扭捏捏的脱衣上炕。我心里嘀咕,早知道这样,我们俩宁肯蹬自行车回县里去过夜。这一晚,我怎么也睡不着,浑身直起鸡皮疙瘩。炕上还有他家里一个年轻小媳妇呢。这时才明白队长为什么磨磨蹭蹭地把会议拖到这么晚,是为了让全家人先钻到被窝里去,我们才好进门。塞外冬天极冷,当地既不产煤炭也没有森林木材。为省烧火钱,一般到冬季,全家人都挤在一条炕上,来了客人也就再挤一下。第二天早晨我一睁眼,婆媳女人们早早起身出门去了,以免我们尴尬。这是贫穷使然,是农村现实的生存环境。这在当时的中国农村还不是最贫穷和最尴尬的事情。当时安徽省委书记万里(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委员长)到小岗村(就是农民按手印,冒死承包的那个中国第一村)调研。推门走进一户农家,一个老太婆正在烧火,两个大姑娘拥坐在稻草堆里。他问长问短,话头难收。村长拉他起身,出门后才说:“那俩姑娘没有穿裤子。”万里万没有想到农村竟然穷到这种程度。当时真的是北方过冬卧炕上,南方过冬钻稻草。这才有后来万里在黄山与邓小平的对话,于是农村承包的改革最先从安徽发起。

我下乡采访如到大队一级,多睡在饲养院、大队部,油房、皮房等公屋的土炕上。最难住的是榨油房,到处是油污不说,那被子油黑冰凉。但在这些地方常会碰到各种事和各阶层的人,看到社会的众生相。兹摘一段日记如下: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小记两个人物。

今天来到杭锦后旗沙海公社新红大队采访。这里已是很长时间不来干部了。傍晚,我到了大队部,只见一个十七八岁的小青年在门口织羊毛口袋。这是一种笨重的手工劳动。用一把七斤重的铁刀,一刀一刀地把纬线压紧,一天只能织几尺。我问他,你一个人织吗?他说还有他的师傅,在屋里缝口袋。

我进了屋里,一个中年人,个子不大,正低头缝着毛口袋。我想这就是他了。还不等我开口,他便抬起头来,热情地招呼我坐,又递过来一支烟。我说:“辛苦吧。”他说:“说不上,有一碗饭吃就行。”天色已发黑,我说:“看不见做活了。”他说:“今天又交代起了,现在睡觉就是咱们的任务。”他已42岁,但还未娶过妻子。我说,为什么不找一个?他说:“二十来岁的时候有过这念头,但以后也就不想了。我一个人当口袋匠,一个月可以挣100多元,交队里一些还有四五十元,走到那,吃到那,给那个队干活,那队还不热情招待?干不动时,有集体五保哩。找那家口干什么?现在要找都是带孩子的,你养活人家,等将来你鼻涕邋遢了,老不死的样子,人家还不嫌弃你,何苦呢?”

晚上我就和他睡在一个炕上,他话很多,看过不少古书。他的哲学就是干活,吃饭,自己还买了个收音机带在身上。晚上一人打开听听歌曲,还挺爱好音乐。就是这样一个人自由职业者。临睡时,他说要吃药。我说“什么病?”他说:“也没什么,人这一辈子就像地里的糜子,到八月十五不割也不行了。我已是七月十五的糜子了。”其实他才40刚出头。

第二天晚上我正在土炕上写稿,进来一个老汉,姓张,就在大队房后住。很健

谈,也很乐意显示自己。他说,他有很多秘方,治了不少疑难病。他在二十多岁时碰见了一个妇女口鼻流血,多年治不好,他用了二两当归,一两川芎,童便泡七次,蒸七次,焙干研末,黄酒为引冲服,治好了。还有一次,用自己配的药丸,加三分麝香,治好了一个食道癌患者。又说用一碗小苗香泡童便,炒干研末,炒盐作引可治牙痛。

有时候到村里采访也会住在社员家里。一次住在一个五十岁的老光棍家,我们聊的投机,他突然说今天我给你做一碗疙瘩汤喝。这是北方产麦区最普通的饭食,我小时候母亲就常做。将面粉放在碗里洒少量的水,拌成半干的碎片,均匀的散入滚开的锅中,所以又名“拌汤”。但是无论什么样的高手,手拌的面入锅后仍会面疙瘩大小不匀,这真是一道未解的“哥德巴赫猜想”难题。想不到今日它被破解在一个土炕上的光棍手里。只见他将拌好的半干半湿的面粉先不急下锅,而是倒在案板上,用刀轻剁漫翻,再撒干面;再剁再翻。如此面疙瘩就可以细到任何你需要的级别。然后天女散花,下入滚开的锅内,起锅前倒入少许油泼葱花,满锅散打一颗鸡蛋,有异香。我得此奇方十分骄傲,从此凡家里要做疙瘩汤时,我立即抢入厨房,亲自操刀,乐此不疲。六年的河套生活,不知在土炕上捡得多少奇闻异事和验方。

后来我成了家,夫人在县里中学教书,学校就拿出一间废教室,中间隔墙一分为二,为两个小家庭各盘了一个大大的土炕。这样我无论在家或出门都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塞外炕上人了。

### 三、炕上家国

虽然我后来离开了塞上,但一生也没有走出土炕的影子。

我在《光明日报》当驻站记者时跑的

还是乡村。北方的村庄孰能无炕?新闻就在炕头上。虽然《光明日报》以文化教育为主要内容,以高端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对象,但我的这些炕头新闻仍然敢与都市新闻一拼头条。

1983年7月我到山西苛岚县保护区采访,回来时遇大雨。那时出门没有什么换洗衣服。进招待所后衣服拧一把水就放在炉子上去烤,再往灶膛里加一把火,人就直接钻到炕上的被窝里了。两个县委通讯员也光着身子陪我说话,不知怎么就说到农村教育上去了。说现在的教材是为考大学设计,而农民子弟考大学很难,就干脆连初高中也不念了。县委认为应改革现行农村教材和教学体制。我一听,一个鲤鱼打挺坐了起来,在炕头披着被子就着炕桌,让他们继续说,随即整理成一份“群众来信”内参稿,立即发往报社。一个月后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我回报社值班。一天中午,报社教育部的朱主任突然推门进来,高喊:“今天咱们报纸可露脸了!上午全国教育会议闭幕,请万里副总理到会讲话。他说,我就不讲了,这里有一份《光明日报》的群众来信,我念一下,这就是我的意见。”万里念的正是我写的那个内参。第二天,内参公开登上头条。有谁能想到,那稿子来自一盘山中雨后的热炕头上。小炕头直接连着大会堂。

中国的改革开放新时期是从农村开始的,风起青萍之末,春江水暖“炕”先知。改革大潮,“炕上窥变”可见一斑。

1980年我到山西五台山下忻州的一个小村子里去采访。这里出了一个奇人叫岳安林。他在“文化大革命”前就考上清华大学,因为出身不好又被退回到村里。我本以为我们从京城到塞外已经够委屈的了,没有想到还有更不公平的事。这事如

发生到现在去跳楼也是有的。但岳很淡定,回乡之后居然静心研究农村科技。有点左宗棠落地还乡后不再读经书,而修农、水、地理、军事等实用之学。他还自修了两门外语。等到乡村经济的旧体制稍有松动,他就承包了公社养猪场,一年扭亏,并创造了一套科学饲养法,用华罗庚优选法设计饲养流程。我是在猪场的大炕上采访他的。共三间房三个大炕,一间他住,炕上堆满了饲料麻袋和书本;一间炕头上烧一口大锅,兼做粉房;一间火炕的温度严加控制来做菌苗实验(当时市面上还没有温箱、冰箱之类的东西)。我惊喜于这个“深山藏古寺”的发现。在这个猪场的土炕上住了几天,写了一篇《一个养猪专家的故事》,见报后收到五千多封来信,有不少人直接背着行李来取经。岳随即办了一个炕头养猪培训班,一下轰动全国。他本人也被破格从农民转为国家干部,直接任职科委副主任。有趣的是许多来信说,他们是在生产队饲养院的炕头上读到这张报纸的。还有人是去走亲戚,见到这张报纸时已经被倒着糊在炕墙(俗称炕围子)上。他是趴下身子头贴炕面,侧身读完并抄下全文的。这篇稿也获得当年全国好新闻奖。

还有一篇头条新闻是写农民怎样自觉投入商品经济的大潮。当时农民穷不堪言,苦无出路。晋南一个叫朱勤学的农民,躺在炕头上从半导体收音机里听到北京市面上芝麻酱缺货。而当地盛产芝麻,他便做了一小罐样品,进京叩门问路。没想到一次成交,订了几个火车皮的货,带动全村一夜致富。真是,谁言三尺炕头小,春雷滚滚炕洞中!

还有两个炕头人物,不能不表。山西神池县,为高寒风沙之地。山大沟深去的

记者很少。我曾进山在炕头上采得两个大写的人物。一个是乡村女教师贾淑珍。十七岁嫁到这个只有二十户人家的小山村。这里交通极不方便,到我们去的时候还没有通车,吉普车开到山脚下,我们手脚并用爬山而上。这个地方派不来教师,而孩子们也没法走出去上学。贾就在自己新婚后的炕上办了一个炕头小学,找了一块杀猪案板,从炕洞里掏了一把烟灰刷一刷就是黑板。这一办就是二十五年。直到我去的前三年,村里面才为学校盖了三孔新窑洞。但仍然是在炕头上教学,有四十二个学生。我说给大家照张相,孩子们就一窝蜂地跳下炕,争着在地上找自己的鞋。我盘着腿在炕上采访,窗户上有一盆红色的石榴花儿。窗外一只大红公鸡,隔着玻璃咚咚地要啄吃那红花绿叶。公鸡、红花,一群叽叽喳喳的娃娃。到哪里去找这样的炕头授课图?这就是中国的乡村教育。我在写这篇文章时,又逢一年一度的高考,全国的应届考生已是一千万。传媒总是热心报道那些大城市里赶考的壮观场面,关注出了几个高考状元。有谁知道这深山里还有一所炕头小学,还有一个将青丝熬成白头的乡村女教师呢。正是她们用柔弱的肩膀扛起了中国农村教育的大梁。

还有一位更神奇。这个县有个八角村,一个叫高富的农民在十六年前组织了七个平均年龄已经七十一岁的老汉,进山栽树。我采访时先后已有五个老人离世,他已经八十一岁。十六年,这七个老人共打起了三十六座土坝,绿化了八条沟,仅去年间伐树木的收入就为全村每家买了一台电视机。最感人的还不是数字,而是听他炕头的一席谈话。

他的小院共有三间房,老伴去年已经

去世,现就剩下他孤身一人。那天我们盘腿坐在正房的土炕上聊天。老人赤脚布衣,满脸沧桑,却笑声朗朗。手中拿着一杆晋北农民常用的铜头长身烟杆儿(比前面说的河套羊棒长约两倍)。他说:“我就是栽树的命,老伴走了,女儿接我进城,我不去。”一边又用烟杆敲着墙说:“我的棺材已经备好,就摆在隔壁的炕上,哪一天树栽不动了,躺进去就是。”然后点上一锅旱烟,慢悠悠地喷出一口白雾。我大惊,这等以命相许的故事,只有在战场上才会有。《三国演义》上庞德大战关羽,身后抬着一个棺材,历史上左宗棠收复新疆,也曾带棺西行。可现在,我却在一个普通农家的炕头上,听着这位81岁老农以烟杆敲墙说棺材,笑谈生与死。谁说农村炕头上尽是些老婆娃娃、芝麻绿豆的事儿,且听一个劳动者怎样谈生命的价值。我建议县里为他和这个群体立一块碑,并当即报纸写了一篇《青山不老》。二十五年后这篇文章收入人教版的语文课本,现在已经使用了三十多年还印在书上。其余在炕头上采访过的农村英才、奇才更不知多少,多为农村医生、农技师、乡间知识分子等等。一次在晋南曲沃县的一个乡村私人小医院里竟碰到一个曾为一个木匠成功做了断指再植的农民医生。时我正有小病,就以身试刀,躺在他的土炕上住了七天院,然后“完璧返城”。

等到我退休之后,再不为记者的使命所累,而因文学采风作乡间自由行时,仍见炕生情。在陕北旅行,几乎每一个炕头上都有动人的故事。彭德怀率军与大于我十倍的敌军周旋,他躺在窑洞的土炕上,听着头上胡宗南士兵的脚步声,却临阵不慌。沙家店战斗,一口吃掉敌人三千。而在佳县窑洞里的一个土炕上,毛泽东深夜工

作,饿急了,只好拿红枣充饥。第二天,警卫员收拾房间,只见地上满是枣核和烟头,而炕桌上却有一篇新写就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西柏坡村的小土炕更是神奇,毛泽东从这个炕头上发出了190封电报,指挥了三大战役。这里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再具体一点说是最后一个土炕指挥部。当时的五大领袖:毛、周、朱、刘、任,全是南方人。他们小时也都未睡过土炕。然自南方兵败之后长征北上,转危为安,节节胜利,盖因睡土炕而接地气乎?神奇的土炕,真是“既能下得厨房,又能上得庙堂”,小戏、大戏都能唱。

有一年我到青海湖边采访王洛宾的旧事。高原气候寒冷,虽是盛夏仍然要烧炕,我是盘腿坐在土炕上完成采访的。当年王洛宾就是因为在一个车马店的土炕上,看着灶口的火光,听着老板娘美妙的歌声,一念心动留下来采风,才有了那首名曲《在那遥远的地方》。我盘腿在炕,口问笔录耳听,面前的孺妹子唱着一首又一首的“花儿”,好像泉水淙淙,永远也淌不完。外面微风过野,雨声潇潇,你不能不承认这大炕就是一张生发艺术的温床。我又想起民歌里许多与炕有关的唱词:“烟锅锅点灯半炕炕明,酒盅盅量米不嫌哥哥穷”。而李季、贺敬之这些大诗人更是直接从土炕上走出来的。李诗:“崔二爷怕得炕洞里钻”,贺诗:“米酒油馍木炭火,团团围定炕上坐”,这些诗句从娘胎里就带着土炕味。我去看过中国最东北端的大炕,不但大而且还有俄罗斯壁炉的味道。而我看到的最大之炕要数新疆南疆的民居土炕了。一间屋子里,炕就占了一大半,足有五米宽。全部待客、宴请、喝酒、唱歌、手抓羊肉等,都是在炕上举行。幸亏我炕上生炕上长,会盘腿坐炕,由此也与维吾尔老乡

拉近了感情,听着《十二木卡姆》欢快的弹拨乐声,心都快要飞了起来。炕上铺着大红毯子,三面墙上都是五彩壁毯,斑斓夺目,你如置身在卢浮宫中。

中国的大炕从黑龙江一直铺到西藏,一炕跨东北、华北、西北,过中原,下西南,温暖了大半个中国。我们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一方土炕养育了多少中华儿女,书写了多少惊天动地的篇章。

#### 四、炕之消失

等我退休后有机会在郊外有一个农家小院时,第一件事就是亲手盘一个土炕。炕的结构我早已烂熟于心,其诀窍全在抽风、过火与储热。炕不可太高,高则坐时吊腿;不可太低,低则屈膝,且压灶不利抽风。灶炕相连,灶高九砖,炕高十一砖;地面到炉条四砖,炉条到烟道又五砖。自然抽风,力大无穷,加一小铲煤,火苗上窜,砰砰有声。炕内的结构有九转连环型,即用砖砌成烟道来回折返;有满天星斗型,即以砖块无规则地散布炕内,烟火游走其中,如云漫山头。炕离灶最近处为炕头,而末梢的烟道处名“狗窝”,如狗盘卧之状。烟囱藏在墙内通向房顶,至少要高出屋脊三尺才便于抽风。总之抽风要好,散热要匀,才是好炕。土炕还有一个高贵的品质,就是七八年之后,经火烤烟熏,吸柴草之精华,就自然变成一车上好的肥料,又全部回归农田。这真像一个高尚的人贡献了一生却又把骨灰撒向大地。

我洋洋得意地盘了一炕,于秋凉夜静之时,身下其暖融融,窗外明月在天,赛过神仙。白天则置一小炕桌,读书、喝茶皆宜。曾得诗一首:“满院梧桐一亩田,三分耕读七分闲。卧听竹影打西窗,闲看白云

过屋檐。”抄于友人,故问何人之诗?答曰:好像是王维的吧?我抚掌大笑。吾炕竟有王维辋川山庄之意矣。

但是好景不长,京城人口巨增,环境压力增大。连郊区也禁烧木材、煤炭了。无柴无煤,哪有烟火?无烟无火,还成什么炕?就是一堆冰凉的土。越数年,我只好悻悻地亲手拆了这盘土炕。

曾经伴随着我度过两个童年和断续一生的土炕,只能永远地存在于梦里了。

梁衡,1946年出生,196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著名散文家、学者、新闻理论家和科普作家。曾任《光明日报》记者、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人教版中小学语文教材总顾问、国家林草局科普首席学者。1968年至1974年曾在河套工作,先后任临河县委宣传部干事、内蒙古日报驻巴盟记者。出版新闻四部曲:《记者札记》《评委笔记》《署长笔记》《总编手记》;散文集《觅渡》《洗尘》《树梢上的中国》《把栏杆拍遍》《千秋人物》;科学史章回小说《数理化通俗演义》。有《梁衡文集》九卷、《梁衡文存》三卷。曾获赵树理文学奖、鲁迅杂文奖、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全国好新闻奖和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先后有《晋祠》《觅渡,觅渡,渡何处》《跨越百年的美丽》《壶口瀑布》《夏感》《青山不老》《把栏杆拍遍》等60多篇次的文章入选大、中、小学教材。

[组稿编辑 陈旭]

## 山的那边

■ 鄂晓玲

千里阴山,千里雪。当神奇的阴山山脉走向河套大地时,它收起了锋芒和犀利,像慈母一样俯下了高大的身躯,温柔的环抱着河套大地,用它宽厚的臂膀,为河套平原挡住了北来的寒冷和袭来的风沙。而北倚阴山山脉,南邻黄河的河套平原,就像是得宠的天之骄子,用富饶的土地,丰厚的物产,万物茂盛来回馈山水的滋养。

春季,河套大地姹紫嫣红,殷殷桃红未落尽,绚丽丁香花又开。夏季,田野鎏金溢彩,远望麦浪金灿灿,近看瓜果香满园。秋天,更是河套地区特产葵花籽收获的季节,一粒粒胖嘟嘟的葵花籽,争先恐后的挤出了葵花盘,田间地头洒满了丰收的欢声笑语。河套从来是福地,俯瞰天赋河套的大地,恰似一幅泼墨绘就的佳作,赤橙黄绿,万象生机。

而在山的那边,更有那辽阔的草原,每年的七月中旬至八月底,是乌拉特草原最美的季节,在这美好的季节里,人们纷纷走进了乌拉特草原。听当地的朋友说,今年草原上的草比往年更美,的确,远远地望去,那绿莹莹地,像地毯似的草原绵延不断,一眼望不到边际。漫步在浩瀚的草原上,同行的朋友感慨地说,啊!真像是在辽阔的大海上。我说,不!在海上航行,

无论你乘坐多大的轮船,总是有漂浮不定的感觉,而我们脚踏在松软的草原上却能感受到大地的温度和坚实。

乌拉特草原在山的那边,位于巴彦淖尔市的东北方向,离市区不到200公里,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这里不仅有大量的各类金属矿和煤矿、石油等丰富的矿产,还有风力发电厂。炎热的七月,在草原上却是凉风习习,徐徐清风伴着阵阵花香袭来时,让人感觉心旷神怡,我循着阵阵花香奔向草原深处,对于一个没有在草原上生活过的人来说,草原,就是一片神奇的绿洲,我感叹,这么多不知名的植物,长得如此茂盛葱郁,这么多不知名的花朵开放得如此灿烂。牧民介绍说,在这些不知名的植物中,有很多都是中药药材。

徜徉在微风习习的草原上,阳光正好,空气正好,心情正好。突然,看到了一丛丛高于草地的嫩绿色沙葱,这种沙葱只生长在草原或沙漠地带,它的营养价值和口感都受到人们喜爱。夏季,在草原上放牧的人们,随手可以采到大把鲜嫩的沙葱。沙葱,不仅能凉拌着吃,拌馅儿吃,腌制起来口味更佳。再往远走一些便又看到了一丛丛开着淡粉、淡紫或白色花朵的植物,当地人叫作“扎蒙”,那些花朵精神饱满,随着蝴蝶一起在风中翩翩起舞,将这

些花朵采摘下来风干后便是一种独具特色的天然调味品,这种纯天然香料,香味奇特,营养丰富,适合拌面、调菜等多种用途。因此,备受人们的青睐。

时至中午时分,碧空中飘来了厚厚的云,不一会竟下起了阵阵大雨,对于草原来说,雨水,是上苍赋予草原吉祥而珍贵的礼物。阵雨过后,天空更加明朗,草原更加碧绿。空气中弥散着阵阵清香,让人陶醉,情不自禁的将自己全身心投入到草原的怀抱。没有真正走进草原的人,无论如何都不能体会到草原的广袤与辽阔,那种天地相连,空旷宁静,让你的内心顿觉空灵。置身于草原深处,随思绪畅游,任心情飞扬。

乌拉特草原紧邻蒙古国,设在边境线上的“甘其毛都”口岸连通中蒙经济,互通两国人文。从乌拉特中旗政府所在地海流图镇至“甘其毛都”口岸大概有百公里左右。一条宽阔的柏油马路像美丽的飘带一样,起伏在草原上。汽车慢慢行驶中,能够看到离公路不远处,一群群骆驼正在慢悠悠地觅食。时而会看到坐落在路边的蒙古

包,炊烟袅袅,随着阿妈忙碌的身影,阵阵的奶茶香味随风飘出。远处,有骏马在奔驰。草场里的羊群像是一粒粒洒落的珍珠在绿草中滚动。随处可见那高大的风力发电风叶在悠闲地转动着,像是一朵朵盛开在绿色草原上的山丹丹花儿。湛蓝的天空中漂浮着多姿多彩、忽隐忽现的云朵。

是夜,热情好客的牧民朋友早就煮好了鲜美的手把肉,端上了醇香的马奶酒,高举起哈达,随着一阵悠扬的马头琴声,广场上的篝火已熊熊燃起,人们围着篝火快乐的载歌载舞。而在广场的不远处,便是草原,夜色中的草原静谧安详,在皎洁的月光下,高低薄厚不同的草地折射出不同的色彩,显得更加绚丽斑斓,徜徉在柔软温暖的草地上,听着悠扬的马头琴声,抬头看看天空中流淌着柔美的月光,久久不忍离去。

这就是美丽的草原,在山的那边,各族人民世世代代生活的美丽家园。

[组稿编辑 高莉芹]

# 好联丰随笔

■ 张志国

## 一

好联丰崛起于乌中旗乌加河镇联丰村境内,以“做好人,种好粮”为办企宗旨,故名“好联丰”。企业的老总名叫高彪,当地人,多年在市场打拼,最终把自己的事业定位在发展有机农牧业上。企业园区建在乌中旗乌加河镇附近,背靠狼山中段的罕乌拉山。站在园区北望,狼山山脉东西一字横卧,雄伟壮丽。山脉总体呈灰蓝色,植被稀疏,岩石裸露,山脊峰峦高低起伏。而罕乌拉山居于正中,险峻巍峨,仰之弥高,与众不同。据高总介绍,十多年前,这一带还是不生五谷的山水砂滩,经过这些年的建设,占地500亩的园区旧貌换新颜,已经成为一处绿树成荫、瓜果飘香、厂房林立、人气旺盛的地方风景名胜。园区内没有豪华的建筑和装饰,一切设计以简单适用为宗旨。“耕读楼”座落园区中心,用于公司员工办公之用,此外就是围绕面粉加工、挂面生产和糯玉米加工三条生产线所建的厂房,几乎所有的空地都用于小麦良种培育、蔬菜种植和植树造林。因此园区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生存”的示范。走进园区,只觉空气清新,凉风习习,风景宜人,人气祥和。

因为此前到四义堂采访多次,对于类

似这样背靠大山面向平原的地带,我是熟悉的。地形较高,砂石铺底,一般土层较薄。但因长期受到山洪的淹没,土壤一再为山水冲下来的牛羊粪覆盖,是真正的“膏腴之壤”。这一带农业开发具有悠久历史,秦汉时期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北假”。北假,是巴彦淖尔的一张文化名片。郦道元在《水经注》上说:“高阙以东,阳山以往,夹山带河,兼北假也。”用我们现在的话说,狼山山脉以南,总排干(乌加河旧道)以北,高阙塞旧址以东的狭长地带就是“北假”。也就是巴彦淖尔后套平原北缘,以乌中旗乌加河镇为中心,其西是呼勒斯太、义和久、石兰计、乌兰忽哨、巴音乌拉等地,其东是乌镇、四义堂、同义隆、德岭山、大余太等地,都是久负盛名的百年老村。

## 二

据此次采访的导引介绍,好联丰最初起步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习,企业老总高彪同时兼任巴彦淖尔传统美德文化协会会长。企业把“种好粮,做好人”作为办企宗旨,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体现。高总对“好联丰”三字内涵的解释是:聚焦“好”字做文章培育壮大特色品牌,围绕“联”字下功夫构建利益联结共同体,

紧扣“丰”字出实招推动产业全面振兴。园区建有乡村振兴展览馆,是引领地区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个窗口。就高总个人修养而言,我感到已经到了“若水”不争的境界,他为人谦躬,说话和气,对世态炎凉看得很淡。采访一行四人在园区住了两日,他始终作陪。除主动热情向我们介绍情况外,对我们的提问有问必答,态度始终温和,对待每个人都像接待老朋友一样。

说到企业的发展,高总最感欣慰的是为当地村民带来福祉,企业所征土地都按高于市场的优惠价格征收,对农民所产粮食不论市场行情如何,都按订单支付购价,赔了自己富了百姓,当地农民乐意在企业打工增加收入,也感激企业送上的实实在在的恩惠。企业与农民的关系,相处就像自家人一样。企业在经营管理上实行股份制,企业与股民更是结成命运共同体,相处其乐融融。企业发展快,在保证股民按每股每年510元粮卡吃到有机粮基础上,积累下的资金全部用于扩大再生产,到目前只进行过一次现金分红,所有股民毫无怨言,因为他们看到的是更大的希望。

企业在创办过程中经历了不少艰难,高总团结带领全体股东努力奋斗战胜种种困难。一群人,一件事,一条心,一起拼,一定赢,让更多人吃上好粮,是企业股东和职工的共同信念。随着企业的不断壮大,各级政府部门也相应给予支持,最近几年大项目纷纷落户园区,追随“好联丰”的相关企业也陆续在周边安家。对此,高总保持不卑不亢的平常心态,他引用《道德经》中的话说“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他微笑着说:企业办好了,有些项目,自然会来。企业不与民争利,也不与同行争宠。企业经常率先从事公益事业,在

抗击疫情、牧区救灾等活动中,总是走在前头。

### 三

“好联丰”地处北假之地,设若挖掘历史文化,根源可上溯到两千多年前的秦汉时期。而园区背靠的下山,正是闻名遐迩的罕乌拉山。罕乌拉山是蒙古语名,其汉语意为“雄伟之山”。设若以“罕乌拉山”的得名为起点,这地方的历史文化也能追溯八百年。目前,企业集中精力发展生产,扩大规模,2023年又新征农田10万亩,一下将经营规模扩展了10倍。谈到企业文化设计,高总没有多言,但他的视野早已宏阔起来。在到达园区的当天下午,高总把我们带上一条精心打造的特色旅游线路。一行人从罕乌拉山沟口进山,不远处就是第一处景点——圣女峰(俗名乳头山)。圣女峰是高总起的名,他的解释是:正因为有圣女的哺育,山前的联丰人才有土地肥沃、好粮丰产。再往里走所见第二景点是燕子弯,是一处山水冲淘下的土石山弯,周围绝壁高万丈,矗立如刀削斧劈一般。游人一声呼喊,那绝壁之上就有无数燕子惊飞,盘旋于绝壁之间,振翅滑翔,叽喳有声。这真是一处奇景,人们惊叹于在此悬崖裸岩之间,这些生灵将何以生存!再往里走,就是著名的罕乌拉水库,一池碧波荡漾,有如镶嵌的宝石。水库周边的险峰之上,分布着远古人类刻写的岩画,可供游人观览,也昭示着这一带人类历史的悠久。在上山的途中,路经一处私人庄园,主人不在,只留一位老者看守。庄园的建设是主人多年经营的结晶,百草丰茂,果树成林,山杏正值成熟期,看门老人大方地将一行人邀请进院,摇落树上的果实让人们品尝。面对这一处山中少有的绿色庄

## 乌兰布和沙漠十日谈

■李平原

在磴口县乌兰布和沙漠，一不小心就会步入阿拉善盟，比如圣牧集团的二十七个牧场，第一牧场在阿拉善盟地界，第十七牧场在磴口县地界，由于同处一片沙，同饮一河水，来来去去，兜兜转转，也就不算什么了。

比如这次，我们明明要去第十七牧场，结果从岔道一拐弯，就迷失在阿拉善盟。已经是三月底，阿拉善的茫茫戈壁不仅没有一丝绿意，反而由于风积物的存在，使得眼睛总是乌突突的不爽利。我们坐的皮卡，只好在戈壁滩调头，继续在穿

沙公路行驶，才来到第十七牧场。

后来听说，每年四月二十日梭梭生根之前，阿拉善左旗的一千多万亩戈壁滩、磴口县乌兰布和的二百多万亩沙漠，需要大量工人，而来自巴彦淖尔市区的打工者，总会在岔道迷路，倒不是说这里有古怪，而是两个地方、两条道上的人总是彼此带偏。

三月十六日下午，我把已经被沙子光临的被窝，从大皮箱掏出来，铺在十七牧场驻地的女生宿舍。时下，我的身份是女工，前期职业是温室劳动者，身体瘦小但

园，人们又是一通感慨，都说就一个地区的生态而言，无所谓私有公有，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其造人民福祉的意义本无二致。这正如高总所言，好联丰的未来是属于人民的，属于北假地方的。

正是好联丰的万亩有机小麦成熟季节，置身金灿灿的田间地头，心头禁不住有一种清纯馨香的感觉在荡漾，联想到园区有机面粉制作的烙饼、蒸饼，由衷地宾服于企业打头一字“好”。这个“好”字，说起来容易，真正践行却很不易啊！在返回的途中，车子经过另一潭池水，是罕乌拉水库的余水聚积而成，山前山后两个水库

遥相呼应，呵护着这一带的生态。山水林田湖草沙，七要素齐全而相互涵养，构成有机联系的生命共同体，正是北假之地的地理特征，也是好联丰的远景发展潜力所在。“任重道远，士不得不弘毅。”从这个意义上说，高总及其领导下的好联丰，其发展正未有穷期！在告别高总返临之时，相互加了微信。高总的微信页上分明呈现出一行我熟悉的字句：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这是孔子的名言，高总把它作为座右铭，可见他在自身品德修养上面的崇高追求。

[组稿编辑 高莉芹]

有耐力，有户外劳动的经验。——当然，这些都是杜撰的。

第十七牧场，全称圣牧高科生态草业有限公司第十七牧场，下面是一至十六牧，上面是十八至二十七牧，总共二十七个牧场。这些牧场，前期用沙打旺、毛苕子、草木樨等豆科作物作为绿肥，改良盐碱化土壤，固定土壤表层，防风固沙。又以冬青、柠条、梭梭等低矮沙生灌木为主，新疆杨、胡杨、沙枣、榆树等速生乔木为辅，建植防风林带，阻挡风沙。现已建成基地二十万亩，还有二十一万亩有待建设。

这组数字令我震惊。因为早在1957年，磴口县的自然环境就十分恶劣，人民经常受到风沙和水灾的侵害，风沙来自乌兰布和沙漠，水灾来自黄河。据《磴口县志》记载，1951年之前，全县被流沙掩埋的村庄有十四处，黄河泛滥，封河、开河时发洪水数不胜数。而一百多年前，乌兰布和沙漠边缘因黄河涸湿，草木丛生，有很多海子和湿地，沙漠移动很缓慢，是一个水草丰美的好地方。后来，清政府以地租折抵白银，将大片良田送给教会，外国传教士实行乱垦滥伐，严重地破坏了固沙植被，加之没有管制的饥民到沙漠里刨挖柴草、药材，积年累月，草木被砍伐一空，流沙没有束缚，以平均每年十几米的速度东侵，最快时每年达七八十米。

1958年，巴彦淖尔盟政府迁至磴口县，开始逐步实施各方面的建设，包括治理乌兰布和沙漠，内蒙古“中国科学院磴口治沙综合试验站”成立后，中国顶尖的治沙专家开始把目光转向乌兰布和沙漠，相继建立巴盟哈腾套海综合机械化林场、包尔套勒盖林场、太阳庙林场、磴口县防沙林场、巴盟治沙综合试验站等单位。

今天我们熟知的一团，曾经是巴盟哈

腾套海综合林场，也就是通称的“老兵团”，后更名为乌兰布和农场。而六团则是新建单位，当时无林，现在是沙漠里的一颗夜明珠。

长篇报告文学《穿越乌兰布和》(陈志国著)中，有一段生动的描述：大部队上来了，工、农、兵、学，一支支队伍浩浩荡荡地开进沙区……到了夏天，新疆的白杨、贺兰的红柳、河北的枣树、吉林的沙棘，相继在这里安家落户，沙逼人退渐渐变成人撵沙走。——再现了磴口治沙造林的壮举。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如今的乌兰布和沙漠，已经有一半变成人们希望的模样，外界人称“沙漠之城”，意思是沙漠里的城市。既为城，城市的初级功能路、电、水网要畅通，基本生活设施要完善，基于以上几点，我来到乌兰布和沙漠种梭梭，亲身体会严寒、风沙和孤独，窥一斑而知全貌，来探索沙漠之城形成的轨迹。

我所在的十七牧场，是药材基地，占地七百亩，每一百亩为一格，格与格之间有小路相连。有的格北高南低，有的格西高东低，有的沙丘高达十米，有的沙凹低至十米。根据规划，基地每一百亩的四个角，以及连接四个角的直线距离，要求种成防沙固沙植物，去年种的梭梭和果树没活，今年补种梭梭和沙枣。

这里已经靠近乌兰布和沙漠的西南端，由于沙化耕地多，从基地中心线的圣牧大道下来，就全是颠簸的沙石路。而圣牧大道两侧的树木，则齐齐整整地随路透迤，嫩绿的枝条随风闪烁，那气度，透露着成长的自信，暗藏着活下来的机缘，俨然是沙漠之城的见证者。

沙漠的春天是积蓄和酝酿，它们在等待沙尘暴停歇的有趣时机，那一刻一旦到来，玉米基地、土豆基地、饲草基地……都

将行动起来,种子落地,药材开花,一种新的防风固沙模式,在已形成的基地上实施。然而眼下,夜长天短的三月中旬,沙漠的春天是孤独的,十七牧场更是处在春天幽深的孤独中。

五点半,厨师用头天晚上起的面,烙了几张饼。我就着咖啡吃饼,女工们就着奶茶吃饼,就着芝麻糊吃饼,就着油茶吃饼,饼香加各种香,弥漫在清冷的空气中。

在乌兰布和沙漠,我干什么都快一个速率,生怕包工头看出我的杜撰经历。我迅速吃完饼,喝完咖啡,烧了一壶开水,灌进保温杯,戴帽子、手套、口罩,腰包里装手机、卫生纸、糖果,第一个站在宿舍外面等。

驻地是一排采光板房,分男女宿舍和库房,加厨房共七间。门前的一块篱笆地里,有两棵香梨树,枝桠间顶出几簇粉红色的小花苞,树下有两行不同品种的葱,一种葱叶卷曲,一种直挺朝天,正在返绿。几架去年种植的豆角,茎条残败,勾连在架子上,没有一丝生机。其余空地上,堆着铁管、铁板、螺母等零件。驻地对面的大片沙田里,躺着几台耕作的机器,全部是显眼的红色。让人惊喜的是,一棵小杨树下,摆放着一张棕色木质三人沙发,我正想过去坐一下,却发现满是麻雀屎,看样子,麻雀已经宣告了领地。

来的路上,我看见一条澜澜大河在沙漠流淌,问询后得知,伟大的引黄河入沙漠工程正在实施。水从黄河而来,在沙漠里的万泉湖分岔,又经冬青湖,对已经成形的牧场进行生态供水。奇怪的是,浑黄的黄河水,进入乌兰布和沙漠后,就像遭遇了潘多拉魔盒,水质竟然碧绿清澈。这说不清道不明的沙漠世界,在城市之外,在沙丘之间,神奇得让人捉摸不透。

在沙漠,万物生长过去靠雨水,现在靠黄河水,黄河水源源不断,种进沙漠里的植物就活了、绿了。在那些牧场、基地,滴灌网是一道充分展示人类智慧的风景,每一条水管上的孔,在距离植物最近的地方滴水,为植物补充水分。但是,滴灌网的水管毛管是消耗品,一年铺一茬,所以我们的任务是,先撤去旧毛管,再铺设新毛管。

药材基地去年种的果树苗全死了,光秃秃地立着,那些被风侵蚀了一年的管子,依旧可怜地环绕着树苗。当初为了防止风沙把管子吹走,每隔三四米压了一层沙子,现在,沙子变成沙包,又大变硬,把管子深压在下面,于是眼睛所见之处,毛管有一段没一段,若隐若现。

撤旧毛管是个力气活儿,前三天,我浑身酸痛,靠每天一粒止痛片度日,到第四天,痛感逐渐减弱,力气增加不少。我跟着女工组,挥舞着镰刀,把安在阀门上的粗水管割断,沿水管走下去,再把每隔四米的三通拔下,扯去上面的两条毛管头,对折再对折,最后将沙子里的管头拽出来。这项工作艰苦而细致,每一条粗水管、细水管、毛水管,都要清理干净,不能影响下一步种梭梭。

地南低北高,一层已经返绿的青草在头顶升升落落,很快我知道,那不是青草,是药材。药材为草本状灌木,既是固沙植物,也是重要的药用植物,这个季节,还分不出雄球花和雌球花,药材正处于复苏阶段。缓坡上,一辆大型农业平移式喷灌机静止在那里,五十米的长臂,如同一只振翅将飞的大鸟,下面的轮子可在电脑操作下,进行平移喷水作业。

尽管经过五六十年的植树造林与沙漠改造,乌兰布和沙漠的风依旧肆虐,风

总在下午三四点造访,在沙地形起一个个漩涡,但它们往往在有植物的地方落败,可见植物对沙漠的作用。每年四五月间,市区两级和磴口县各企事业单位,有上万人来这里植树造林。过去沙漠没有水,活三分之一,死三分之二,现在基地通水通电,只要没有大的沙尘暴,一般情况下都能成活。

我们推进至药材基地北头,一道基地与自然沙漠的界桩,横亘于眼前。那是一片未开发的沙漠,面貌狂野而苍茫,与人工建设的沙漠形成强烈的对比。据说,去年铺设毛管时,这头是平整的沙地,那头是高低不平的沙丘,界桩明显地立于中央,现在,那头移过来的沙子不仅掩埋了界桩,还向沙地推进了十米,毛管到此再也抽不动了。

老板愁得直冒汗,移过来的沙子,人没有力量推,需要动用大型机械,而且移过来的沙子后面,又顶上了新移过来的沙子,依此类推,推沙工程巨大,费时费力又费钱啊。

在乌兰布和沙漠搞开发,第一件事就是推沙,把高沙丘推进沙坑,把深不可测的大沙坑填平,其次是改良土壤,这个过程比较漫长,最后才是选择种植项目。在已经成型的牧场、基地,拥有二三百亩沙地的是小散户,拥有七百亩药材基地的老板,也不算什么,上千亩的大有人在。

不管多么头疼,把自然沙漠侵占的沙地要回来,是老板要做的头等大事,为此,我们暂停撤毛管,去二十五牧场打零工。3月22日,阳光明媚,我们沿圣牧大道的牌子直下,向东行驶几公里,就看见二十五牧的玉米地了。

玉米基地比药材基地更加平整,不知道的,以为是河套平原的土地呢。一眼望

去,无边无际,机器压的塑料薄膜光洁顺直,一道一道,延伸到眼睛看不见的地方,所有毛管被从膜里揪出来,接在粗水管的三通上,乍一看,它们本来是一路隐藏在膜下的,来到水管前集体探出头。于是你看吧,一道粗水管,带动着膜下的无数小水管,未来,小水管上的孔将为玉米进行滴灌,陪伴玉米从种子发芽,到玉米棒子变黄成熟。

茫茫沙漠,动辄几十里,打工人大部分时间都耗在路上了,步行不可能,由包工头接送,于是,每个包工头都有一辆商务车或面包车,每天早晨六点半,晚上七点半,包工头们叼着烟、开着车,拉着他的雇工,在基地与宿舍之间来回跑。

我已经基本了解周遭环境,虽然没一去过,但大致的情况刻在心里。药材基地的角角落落,都在撤毛管与铺毛管过程中,一一了解。我甚至知道一至七号地的特点,是沙地、红泥地,还是沙与红泥混合的土地。我知道哪块地的沙和尚、黑甲虫最多,哪块地的老鼠洞又大又深。离我们最近的邻居,是西面地头外养牛厂的花白奶牛,我们劳动到那里时,总是看见它们一边咀嚼一边流口水。每天上午十点,牛厂会传来阵阵音乐,那是给牛听的,为了让它们心情愉悦多产奶。牛棚外面有几排白色的、像小房子一样的格子,是初生牛犊的婴儿房,非常可爱。

除了风,沙漠的春天多半是阴天,阴天并不冷,但潮湿的空气让人烦躁。每当我们在凹处的沙地干活时,总感觉沙梁很高,云层很低,我们像被什么东西压着。我们像丈量地球的行者,在沙地上一遍又一遍地行走。

沙漠需要雨水,但此时的老板们却害怕下雨,因为刚刚铺好的毛管,虽然有沙

土和沙袋双重保护，仍有被掀起来的危险。还有梭梭苗和沙枣苗，它们稚嫩的茎条经不起风吹雨打。

经过紧急推沙，基地恢复日常，在正式种梭梭之前，老板拉我们去六团采购日用品。六团，全名农一师六团，始建于1958年，是一个以农业为主，农、林、牧、加工、副业全面发展的中小型农牧团场。阿克苏至塔里木公路，和十几公里长的防渗灌渠纵穿全团，地理位置独特。团部建设有滨河路、建设路、晨光路三条纵向道路，和健康路、迎宾路、友谊路三条横向道路，同时还建设有一条滨河景观带、一条商业街、一条环城公路。如果说现在的乌兰布和沙漠部分区域已经是一座城市的话，那么六团就是一颗夜明珠，吸引着各个牧场、基地的人去它那里消费。

经了解，按照城镇化发展的思路，未来的六团将对市政道路实施升级改造，铺设五连至六团的柏油路，还将建设文化墙和文化广场、亭台，改善职工的生活休闲环境。——这些举措，无疑不是城市的构想，沙漠之城的规模将随着沙漠的改造，

一步步扩大，直到整个乌兰布和沙漠摆脱“红色公牛”的恶名。

有一天，天刚蒙蒙亮，透过化肥袋子缝制的窗帘，我看见外面黄漫漫、混沌一片，今年的第一场沙尘暴来了。经过一夜，采光板房内沙尘弥漫，我们的被子、枕头、鼻子、脸上，全是沙子，一张嘴，嘴里也是沙子。风继续呼啸，能见度不足三米，这样的天如果不饿，只能无休止地睡觉。睡梦中，我看见一棵梭梭被风吹倒，女工们又前赴后继地开始种梭梭……

风刮了一天一夜，第二天风平浪静。我因为一件急事要返回城里，一经开车驶上圣牧大道，我竟流下眼泪，我的因握铁锹而不能伸直的手，无力地摊在方向盘上，十天的苦累，这一刻化为至高无上的崇敬，过去的，现在的，好几代治沙人造就的沙漠之城，正在焕发光彩，而原始的沙漠，将需要现在的，将来的，未来的好几代治沙人接着去征服。

[组稿编辑 高莉芹]

## 艾草飘香

■李宝玲

晚饭后，和孙女下楼看狗尾巴草，防蚊贴、花露水，防护措施做得妥妥的。

小区草坪边上的狗尾巴草已抽出重重的穗头，微风吹过来，时而东摇西摆时而点头哈腰，孩童欣喜地采集着形似狗尾的草。我则被草丛中夹杂着一株一株灰绿色的植物艾草吸引着，顺手挽起几株，磕去根上的泥土，拿在手上驱赶身边的蚊子，艾草散发出的独特香味，让我闻到了久违的熟悉味道。

其实，从小在乡镇长大的我对艾草并不陌生，掏苦菜、挖艾草也是那个年代女孩子放学后和暑假的主要功课，那时做这些营生单纯的想法就是自己也能为家庭生计出点微力，为父母亲减轻一点繁琐家务的劳累。

近几年，网络信息、美容院、养生馆、中医理疗科推广宣传的种种的艾灸治病、艾叶养生保健很受大众的青睐，艾叶的药用价值和保健作用也被许多热衷养生的人所推崇，昔日不起眼的野草，如今经济价值倍增，如此，我也想重新认识一下这种熟悉又模糊的野草。

艾草，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在全国分布很广，北方随处可见，初长出时一蓬一蓬的，一段时间后中间长出茎杆带几片绿绿的叶子，整株植物上覆盖着一层灰

白色的绒毛，散发着一种独特的香味，特别好闻。艾草性味苦、辛、温，入脾、肝、肾。《本草纲目》记载：艾以叶入药，性温、味苦、无毒、纯阳之性，通十二经，具回阳、理气血、逐湿寒、止血安胎等功效，亦常用针灸，故又被称为“医草”。

干艾叶直接泡水喝，可以起到清热去火的作用。用艾叶泡脚，能解除疲劳，驱除身体的寒湿以及虚火引起的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消肿止痒。泡澡时加点艾叶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温养气血，还能预防感冒。熬汁兑水稀释后沐浴，可消除身上的皮疹。把艾叶放在枕头中，还可以促进睡眠，改善睡眠质量。

艾灸，能温经络，温阳散寒，消肿散结，扶正祛邪，起到预防疾病和保健的作用。

端详着手中的艾草，思绪回到儿时。记得也是夏日的傍晚，全家的晚饭是在院子里吃，放一个河套人家用的炕桌在中间，大家都坐在小凳上围坐在一起，一边吃，一边聊，晚餐很简单，多数是玉米粥、凉拌苦菜和一些中午剩下的饭菜，最多的是母亲放了糖精蒸的玉米面发糕，最好的也不过是一顿炆葱花油的面条。这时蚊子也会来凑热闹，那时没有蚊香、防蚊贴、花露水和驱蚊喷雾剂，唯一有的是一种多种

用途的清凉油。用什么方法驱赶这些恼人的蚊虫呢？那就是土生土长的艾草。

记忆里，每年的端午节这天，我们在太阳未出来时就和父亲到田野里挖艾草，挖满一大箩筐回来，父亲会捡几枝挂在门上，据说可辟邪；还会摘几片最嫩的叶，卷曲成团塞进我们每个人的耳朵里，说是这样蚊虫就不会钻入耳内，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现在。还有老一点的艾草辨成草辫子晾晒干，在晚上蚊子多的时候燃着，院子里弥漫着淡淡的艾草清香，清烟裹挟着蚊虫一同扩散到院外，我们可以尽情地在院内歇歇，免受蚊虫叮咬之苦。父母和我们的沟通，弟兄姊妹之间的玩闹交流都是在这个时间进行着，一家人其乐融融。

艾叶晾晒干收藏起来备用，据说端午的艾叶药用价值更好，邻里之间谁家有人用到，特别是婴幼儿，大家都是倾力支助。民间有：“家有三年艾，郎中不用来”之说。

平常的时候，我们也会采新鲜的艾叶回来，让母亲做成艾叶团子吃。朴素的母亲勤俭持家，一来用尽心思调剂清贫生活中单调的饮食，二来用大自然的馈赠补充粮食供应的不足。用简单的食材为家人做出尽可能可口的饭菜，有干有稀有菜，维持着身体基本的给养，完全无暇考虑现在的养生保健之说。那时，还有的人家用艾叶煮鸡蛋吃。

那时候，物质很匮乏，为了满足对食物的需求，少年的我们一个夏天除了上

学，其余的时间不是掏苦菜，就是挖艾草和捡拾烧饭用的柴火。掏回的苦菜好的捡出来人吃或做成腌苦菜下饭，剩下的用来喂猪。积攒的艾草茎秆根，当作柴火进入灶膛烧火做饭。

现在，物质生活丰富了，人的欲望也多了，尤其是孩子们，想要什么都能轻而易举地得到，我们的一些经历和过去的生活条件，他们听起来像听神话故事，觉得很不可思议。富足的生活让他们没有机会体验吃苦，从小就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不用刻意的奋斗。物质生活的丰富，换来的却是精神生活的贫乏，很多人被手机、网络占据了大部分空闲时间，各种网购的诱惑，既消耗人力又消耗财力，把简单的生活复杂化。家人之间的沟通变少，家长和子女的陪伴变少。还有生态环境的恶化，雾霾、农药、激素、食品添加剂等等对人体健康造成不利影响，食品安全问题一次次向人们敲响警钟。就连我自己也一样，只会多掏钱去买所谓的“绿色食品”，没曾想到在物质生活十分贫乏的年代，我们有多少绿色享受？吃着苦菜，闻着艾香，大自然的晚风送来习习凉意，哪一样不是百分之百的绿色享受？

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桃枝插在大门上，出门一望麦子黄。奶奶说要过端阳。孙女稚嫩的声音唱着童谣，端午节来了。

[组稿编辑 高莉芹]

## 月下寻思来时路

■王星铭

我坐在庭院的石阶上，抽起一支细细的薄荷烟，欣赏着周边斑驳的夜色，发现天边稀疏的星星呼应着一轮上弦月。我不由想起白居易的《客中月》——“客从江南来，来时月上弦。悠悠行旅中，三见清光圆。”

我走过的来时路，我的创作的来时路，是民歌的采撷？是院校的学习？还是艰辛岁月中的拜师学艺？是，也不全是。

当我能见得“清光圆”时，就会触发一波又一波的怀想。那些最早浸透我心灵的儿时坐腔，那些曾经在小院里飘进飘出的各样吆喝声、叫卖声，才是我审美欲望的原始启蒙。

那时候，每逢周日上午，一些走街串巷的小手艺人、小商小贩陆续来到小院，用真切怪异的音调吆喝着：“磨剪子来哎，炝——菜刀。”“修——理笼——”“钉——缸，钉缸，镶——瓷器！”粗声细调，忽高忽低，节奏丰富，颇有情趣。看似直白的呼叫，那悠长起伏的音调，出人意料的节奏，总能引起人们的注意。

有一种我叫不出名字的响器，用木棒从中间一刮，发出令人惊悚的声音。人们不由地耸耸肩、摸摸头，是头发长了，该理发了。这些久存于日常生活中的声音，这种不加掩饰的声响表达，不就是现代音乐

所追求的一种作曲理念吗？

那时候，街面上没有高楼，居家没有电视，通讯没有网络，住户多居于一处处小院。等到下半晌时，上点年纪的主妇们便拿上针线活儿，围坐在院里的背阴处，一边做活儿，一边拉家常。有时也会带些酥豆、瓜子，引着院子里的母鸡、小鸡前来觅食，“咕咕，咕咕！”叫上一阵。

张家媳妇说，你们能听懂吗？这是老母鸡让小鸡快来吃谷谷。只要有公鸡过来掺和，那老母鸡就会发出“嘟嘟，嘟嘟”的声音。张家媳妇又说，这是老母鸡发出警报了，让小鸡注意。注意啥？过来人都会明白。

鸡是有语言的，世间万物都有各自沟通的语言，有的长啸，有的嘶鸣，也有的悦耳动听。所谓现代派作曲家，也是从大自然原声的形态中寻找着创作的灵感。譬如，法国大作曲家梅西安，就是从鸟语中得到启发，创作出大量的现代派音乐。

我清楚地记着那个颇有意思的针线小贩，他一进院就开始念叨：“大红一毛一包——

紫红一毛一包——

粉红一毛一包——

橙黄一毛一包——

海蓝一毛一包——

顶针一毛一包——  
指套一毛一包——  
大针叉小针叉一毛一包，绿！”

最后这么高声一喊，把围坐着的妇人们真给吓上一跳。大家瞪大眼睛看他时，他便嬉皮笑脸地轻轻哼出：“一毛一包。”就这么一个突然的停顿，往往会逗得妇人们格外开心。于是她们便站起来翻看 he 背包里的商品，你一言我一语的叽咕一阵。再往后，他走熟了，还常和妇人们贫嘴、调侃一番。

别看那小商贩精瘦精瘦，平眉鼠眼，穿一双布鞋、一身不起眼的工装。那一连气地呼叫，加一个声嘶力竭的喊断，就像戏曲音乐中的急板和刹板，让人叫好，让人听之难忘。看他不急不躁的无我之态，听他不是表演胜似表演的念白，确是我见过的最成功的歌唱演员。

旧时的那些院落风景，已经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之中，新的居住环境多是苍白的叫卖和急切的广告推销。再看今日的一些

舞台，也缺少了审美的高雅，虽然人们的接受环境有了改变，欣赏音乐的方式也有了许多现代途径，然而，音乐创作的内核始终没有改变，都是从真实的声音开始，探讨“人”的不同侧面，解构和反省“人”的情感，使之凸显出人性的亮点。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无关乎流派的形成、风格的迥异、形式的虚实、时间的远近。

我们从大自然中采撷声音，我们在生活中感受声音，把那些原朴的、纯粹的、真实自由的声音，通过筛选、过滤，润色、加工、重组，使之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这正是作曲家需要遵循的原创规则。

“客从江南来，来时月上弦。悠悠行旅中，三见清光圆。”每当我回想起我的音乐之路，耳边回荡着的竟然是童年那些饱含生命特色的小院歌唱。

[组稿编辑 高莉芹]

## 最后一抱

■刘兰萍

我曾经无数次地抱过父亲。抱他从床上坐起，然后搀扶着他走到餐桌前吃饭；抱他从病床上坐起，扶他坐在床边上，给他穿衣服。他缓慢地站起身来，把双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我帮他提起裤子系好裤腰带，然后，带他去做检查。

那些抱，更多是扶。不过是拉起父亲的双肩，然后把我的一条胳膊伸到他的后背扶他起来而已。

真正抱父亲，是在2015年那个寒彻心骨的冬月。那是一次满怀地抱，一次实实在在地抱，更是一次痛彻心扉的最后一抱。

父亲又住院了。这一次的住院比任何一次都严重，严重到在病床前的大哥二哥和我，把心都提在了嗓子眼儿。

当时在家里，父亲侧身而卧，急促的喘息让我们感到非常不安，我们赶快张罗着送他去医院。当把他搀扶进车里副驾驶座位上的时候却发现父亲软塌塌的身体难以坐立。情况紧急，不允许再作耽搁，我们快速关上车门。这样，他便可以顺势倚靠在车门上了。

天色越来越灰暗，像极了我们当时的心情。这条平日里看似不算窄的马路，今天竟然连个缝隙也找不到。那些行色匆匆的路人啊，请你们让让路吧！我知道你们

着急回家，可我们是急着救命啊！

到了医院，医生护士以极快的速度给父亲吸上氧气输上液体，同时也上了监视器。屏幕上显示的数据除了血压正常外，其他都不正常。血氧像一只被困的蜜蜂，不停地上蹿下跳。医生说，血氧一旦低于70，就有可能陷入昏迷；而血压如果掉下来，人立马就不行了。他的话如同一个锐器划在了玻璃上，非常刺耳，我不想听，但又不得不听。

我的眼睛紧紧地盯着那个掌握着生死大权的监视器，一刻也不敢移开。我在心里祈祷上天，千万不要让这些数据掉下来。

一晚上，我们兄妹三人忐忑不安，均未合眼，生怕在我们睡着之际，父亲悄悄地离开。

第二天，太阳带着它一如既往的温暖，照得病房暖烘烘的。监视器上面的数据也随着阳光的照射变得平稳正常了。父亲呼吸平稳，食欲尚可，喝了小米粥，还吃了几口蛋糕。看上去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他扭头看看我在做什么，偶尔还和我闲聊几句。

我的身影穿梭在卫生间和阳台之间，忙着洗尿布和晒尿布。父亲似乎一刻也不想让我闲着，我洗得快，他尿得快。虽然辛

苦,但心里却有期盼。好在阳光正好,暖气充足,尿布干得快,不愁没有用的。

我不知道是药物的作用还是父亲身体的原因,他的小便颜色居然是浓浓的赤黄色,即使反复淘洗四五遍,水里依然顽固地呈现着淡黄色。

住院两三天,父亲的病没有大起大落。他时不时还活动几下因为骨折在几个月前做过手术的右臂。

病房的窗前是广袤的田野,田野里所有的庄稼早已收割,就连残枝败叶也被寒风席卷一空了。临近中午,阳光大大方方洒进病房里的每一个角落。父亲蹬了蹬被子说,好热。我便把棉被叠起来,换上从家里拿来的小毛毯。父亲的状态,让我再一次看到了希望的曙光,我高兴地说,再住几天我们就可以回家了。

我一得空,便给父亲按摩全身,好让他的筋骨和肌肉尽量能舒服一些。那天下午,我担心他在床上躺久了会累,便决定抱他起来坐一会儿。我上了床,先把他扶起来,然后让他的后背靠进我的怀里。我用双臂环绕在他的腰上,紧紧地抱住他。曾经伟岸强壮的父亲在我的怀里竟然任由我这样或者那样地摆布。当我的手揽在他肚子上的时候,我惊愕地发现,他原本瘪瘪的肚子不知怎么鼓起来了?我不由得紧张起来。这时,父亲衰弱的身体像一堵墙倒向我,我慢慢把自己抽出来,把他安顿好,便去叫医生。

经检查,医生确诊是肠梗阻,并立即采取了灌肠。然而,灌肠之后,肚子仍然是鼓的。

下午四五点,父亲屡次用手示意我,我没明白他的意思,后来父亲吃力地吐出几个字:“把腿蜷起来。”我便把他的两条腿蜷起来。为了不让腿滑落下来,我上身趴

在床上,用双手扶住他的两个脚踝。我想,他一定是一直平躺着太累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的父亲老成了一个孩子,在家里我领他上厕所,我的双手牵着他的双手,我慢慢地后退,他蹒跚着、艰难地抬起一走路就疼痛难忍的双腿,一瘸一拐地慢慢跟随我的脚步,一步步往前走,这情形就像当年我牵着我的孩子教她学走路的样子。看他越来越弱小,我不禁悲从中来。为了掩饰自己,我便逗他,说一些轻松的话题,他笑了,笑得很无力,也很勉强。

我的手原本是不怎么有力量的,可当父亲将他那双更加软弱无力的手放进我的手掌时,我顿时觉得我的手就是父亲的一片天。我的手足可以为他遮风挡雨,足可以为他排忧解难。我也看得出,当他把手递给我的一瞬间,就像一个快要摔倒的孩子一下扑进了母亲的怀里,是那樣的安心和踏实。

夜幕降临,病房里亮起没有暖意的灯。我伏在父亲身边,在他凹下去的脸上吻了一下,在心中暗暗说:“父亲,您一定要好起来,好了咱们一起回家。您可不能丢下我们不管呀!”

又是一个早晨,一个只有白煞煞灯光的早晨,我的父亲没有等到阳光的拂照,突然出了一身冷汗,从上到下,从里至外,汗水浸湿了衣裳。我摸了摸他的额头,触到的是一股刺骨的寒凉。这寒凉让我头皮发麻,心重重地直往下沉。刚刚赶来准备接父亲转院的市医院医生说,血氧这么低,不能走了。

即使拼尽全力,我们还是没能留住父亲。

父亲去世的前一天晚上,是西方国家的平安夜,在病房里的我们兄妹三人内心

却是煎熬的。我不停地联系着一位在市医院工作的朋友,试图把父亲转到哪里看能不能出现转机。

父亲睁着眼睛通宵未眠。我对他说,闭上眼睛睡会儿吧,老这么睁着多累呀。他不说话也不闭眼。或许他知道这是最后一次看这个世界,最后一次看他的亲人,他怕一旦闭上眼睛就再也睁不开了。

当他的心脏不再跳动,呼吸亦变成了静态的时候,他的脸上绽放出了满足的笑。他的笑是我多年未曾看到的样子。他的笑让我觉得他正在做一个香甜的梦;他的笑在告诉我们,不要难过,我正在去往一个我想去的地方。

我抓起他体温尚存的手,又一次放进我的掌心里。我轻轻地枕在他的胸前,想再一次听到他的心跳。可是,任我怎样地屏住呼吸,怎样地凝神静气,就是听不到那个几分钟前还跳动在他胸膛里的声音。我不得不告诉自己,那个声音离我而去了,我再也听不到了!

父亲去世后,我的身体像散了架一样。被泪水浸泡过无数次的眼睛极不舒服,昏昏沉沉睡了两天。两天后的我,总会在半夜醒来,想着父亲最后几天的情景。

他是明明白白的呀,怎么可以说走就走了呢!

过完头七,当我又想回家看父亲的时候才猛然惊醒,我的父亲已经不在了。他去了一个遥远的不能相见的地方。人们常说,亲人逝去是上了天了,是幻化成星星了。我仰头凝视天空,那无数颗星星里面,究竟哪一颗是我的父亲?

看着星星,想着父亲在世时的情形。他像一个听话的孩子,我看外面太阳好,便对他说,咱们出去晒晒太阳好不好?他点点头说,好!我便把他搀扶出去。他坐轮椅,我坐小凳子。他高,我矮,仿佛又回到了我小时候的样子。我们沐浴着阳光,抬头看看天,低头看看眼前咕咕叫的鸽子。

多少回,在梦中,我依然搀扶着父亲,慢慢地走着;多少回,在梦中,我抱着父亲,就像抱着一个孩子,感受着他的体温,感受着他的存在。

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如今我的人生只有归途了。父亲,我好想您,我好想要再抱抱您!

[组稿编辑 高莉芹]

## 五月的巴彦高勒

■张亚萍

今天,想去南湖踏青。

去南湖,要穿过一条闹市。自行车儿像欢快的燕子,带着我一路向东。不想一直走熙熙攘攘的大道,于是拐进了僻静的小路。五月的阳光暖洋洋的,洒在身上让人兴奋。俯下身,猛蹬几下车子,微风从耳边掠过,一阵幽幽的花香飘来,深吸一口,沁人心脾,那种香味顿时让身心愉悦。慢下车速,抬眼望去,路边香槐花树开得正旺。玫红色的花朵大而娇艳,它们绽放得那么热烈,满满地挤了一树。鸟儿藏在树里叽叽喳喳。还有的树开着一串串黄白细碎的花儿,挂满长长枝条,蝴蝶绕着花儿飞舞,一切都生趣盎然。这样的景色,不忍离去。骑在座上,脚踩在路边的石阶上,停下来细细欣赏。远处,天蓝得那么干净,轻柔的白云静静地停在天际,啾啾的鸟鸣点缀在耳边,微风轻轻拂过。一切都那么让人惬意!

继续走吧,更美的风景还在前面!

迎着上午的阳光,又骑行上了一座立交桥。轰鸣的火车飞速从桥下驶过,它转弯驶上了著名的黄河大桥,然后继续向远方飞驰。不远处,机器轰鸣,正在修建一座跨河的高铁大桥。

下了立交桥是磴口的南湖景区。

放下车子,慢悠悠地走在环湖道上,

微风送来了清新的空气,湖光潋滟,阳光明媚。湖边,一排排黄澄澄的金叶榆树嫩得滴水,像一个个青春的少年,生机勃勃。绿茵茵的草地上喷泉在洒水,水珠被阳光反射,像一个蘑菇状的彩虹桥,美极了!

静静地站在湖边,中午的阳光一点也不猛烈。虽然节令已经入夏,但是小镇的春色才浓。湖中有廊桥曲折,桥边长满了芦苇。时而,芦苇丛中传来刷刷的声音,那是肥肥的金色鲤鱼在玩耍,有时候它们会调皮地窜出水面,凌空一跃,引得游人惊呼。望着远处的旋转石塔,看着湖心的小小岛屿,眼前的绿让春意盎然,天空的蓝湛蓝如洗,几朵白的似棉花般的云飘在天际。美丽的景色,让人陶醉,不由感叹:湖光春色两相宜!

闭住眼,四周静悄悄的,天地在宁静中静止。忽然,耳边传来一阵萨克斯的乐声,那曲声从湖对岸飘来,像一缕清风掠过。曲调婉转悠扬,动人的旋律中能体会到吹曲人的恬淡闲适。一切都是那么祥和安宁!我的心也悠然,只想放下尘世间一切的烦杂,在这里作短暂的休憩,洗去满身的尘烟。

南湖东面就是浩浩荡荡的黄河。河边有座高耸的同心锁塔,攀上塔顶看南湖,南湖就像一幅错落有致、色彩斑斓的巨画。

五月的巴彦高勒,一座北国的边陲小镇在初夏铺展的迷人画卷,有春花娇媚,也有夏花热烈,有湖水安静澄澈,也有河水涌浪奔突,极像一段迟到的乐奏,却交织起双声的和美。

在你左边,也在你右边,这就是五月的巴彦高勒。

[组稿编辑 高莉芹]

## 我的多情，驰骋在祖国辽阔的草原（组诗）

■左 军

### 蒙古马

跑起来，是一阵风  
追赶另一阵风  
是草原绿海上疾驰的闪电  
是不朽的光  
在天空与大地的夹缝中  
抒情

征战沙场，驰骋边疆的历史  
已随狼烟散去  
荣耀的背后，是坚毅  
是忍耐，是每一次的不屈  
永远无悔

牧场不够宽广  
整座高原也不够辽阔  
你是天神放牧的精灵  
要在苍穹宇宙飞奔

听啊，长鬃呼啸  
是马头琴弦上雄浑急促的高音  
沿着河流蜿蜒，誓将壮烈和嘹亮  
洒满日月星辰

### 蒙古马，草原之子

看见你，却看不见

你身后隐藏的历史和荣光  
热血、彪悍的你  
刀光剑影里奔腾  
用铁蹄踏碎过多少风雪  
又以坚毅的目光、勇敢的心  
在疆场斩杀过多少敌仇

不屑于英雄的虚名  
把各种功绩头衔都拱手让给  
马背上的主人  
不耽溺舒适的马厩  
不迷恋精致的食料  
悬崖峭壁，闪电般纵身腾跃  
干枯的草根，也嚼出春草的甜香

野生的灵魂，属于自由的草原  
奔涌的大河、不羁的风  
纵横千里，体内流淌着倔强的血  
你奔跑着，就是一道不竭的光  
鬃鬣飞扬，长风浩荡  
马背上永远盛开着天涯和远方

### 蒙古马，草原之魂

一声嘶鸣，拉开了  
草原组曲的序幕  
大地苍茫低沉的和音，衬托着  
一匹马嗓音中野生的力量

河流献上一曲悠扬的长调  
将毡房上的炊烟缠绕进婉转的音符  
流云捧出洁白的哈达  
献给天空的蔚蓝与赤诚

时光悬停,陶醉  
落入牧人悠远的琴声  
生风的马蹄,鼓点密集,铿锵而狂野  
伴随琴弦,合奏出一段高原上最华彩的乐章

青草在舞动,想学那挣脱缰绳的马  
欲要挣脱土地  
安静只是一时,温顺只是表象  
桀骜不驯才是本性

强健的体魄,承继着族类  
暴烈的筋骨。这些草原的孩子  
乐声不止,奔腾不息  
纵使琴弦断裂  
也要奋力拖住最后一个尾音

### 梦里草原

不知道多少次  
梦见这里  
绿绿的草地,清清的湖水  
洁白的羊群  
马背上的父亲  
一脸灿烂

该是前世的因缘  
把你我捆绑  
月亮照耀的原野  
飞鸟划过的天空  
晚霞翻涌,宛如哈达交缠  
我始终走不出你的视线

花朵都已经开好了  
它们正等着我  
一个长不大的孩子  
在孤独中睡去  
又从阳光里醒来

沿着原路返回  
花草的清香,牧羊人的歌唱  
风和琴的交响  
熟悉的旋律刚好落在  
白云之上,我心深处  
最静谧的毡房

### 草原天堂

我嗅到了  
泥土、青草的芳香  
开满山坡的野花  
一朵一朵  
把自己吹响  
把尘世点亮

雄鹰飞过的地方  
祖先去过的  
神也曾去过  
刻下爱的箴言  
剪碎了时光  
拼成五彩斑斓的梦

漂泊的白云  
把看不见的心留下  
日夜不停的河水  
濯洗着岁月的词句  
高原的风,草甸的雨  
缠绕一缕炊烟,晕染一朵夕阳  
再缀上老阿妈的歌声

这就是一个人的锦绣诗篇

我从来不曾接近  
也从来不曾远离  
这是一个人的宿命  
开始是她,结局也是她  
我是怀抱着她睡去的  
万籁俱寂  
听不见忧伤

### 草原之夜

月亮升起的时候  
是最温馨甜蜜的一幕  
我回家了——  
神在耳畔悄悄告诉我  
辽阔与宽广再次垂青于我  
未眠的雪山,不死的花朵  
一株一株长出灵魂的青草

时光不再空洞,梦想不再虚幻  
每一块皲裂的石头又活了过来  
在这片坚硬又柔软的土地上  
一湾澄澈的溪水  
流进我内心深处最干涸的角落

马头琴的悠扬还在  
牧羊人的皮鞭、唢哨、歌唱  
无数次的欢笑和落泪  
我坐在一座孤零零的敖包旁边  
想着你  
想想相聚,想想别离  
想一只鸿雁如何找到来时的路

你不能把我从这里拿走

我是你身体的一部分  
已经深深坠入你的胸腔  
融进你的血液  
你代替我呼吸,代替我活着  
我一生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爱你

### 草原童话

微风吹过来  
细雨飘过来  
青草和花朵  
也悄悄溜过来

雪山上的传说  
古老的歌谣  
树林里栖居的怪兽  
一场梦境接着一场梦境  
飘逸的神仙把我拉上天  
顽皮的小鬼又把我拽回来

还是喜欢走在这里  
寂静中的暖  
以前的时光,往后的时光  
所有的时光  
忘记了流动

只有阳光、空气、河流、青草  
一座洁白的毡房  
一个小小的孩子  
睁大眼睛,瞳眸里  
金子一般,闪耀着光芒

[组稿编辑 李玉宁]

## 记忆的呼唤 (组诗)

■ 晨 晓

### 乌梁素海

你是黄河走失的孩子  
被群山重重阻隔  
心中的波涛  
一刻未曾平静  
多少年了,追寻着母亲的足迹  
踽踽而行,生生不息

你是蒙古大漠的眼泪  
承载了太多的苦难  
走过沧桑岁月  
阅尽人间轮回  
在荒芜中苦苦挣扎  
不屈不挠,负重前行

你是河套大地的血液  
孕育出无数的生命  
滋养着河套人  
那火一般的信念  
用勤劳与坚韧  
铸造河套精神  
艰苦奋斗,默默无闻

你是阴山的眼睛  
饱含大爱无疆的激情

书写河套的历史  
见证了金戈铁马,烽火狼烟  
见证了传承几千年的  
游牧与农耕  
也见证了  
沧桑巨变的河套文明

你是河套坚强的信念  
汇聚了无限的能量  
敞开无私而博大的胸怀  
用勤劳与勇敢  
用不屈与抗争  
顽强拼搏,开拓创新  
塑造不朽的河套魂

### 阴山岩画

远古的朔风  
自西伯利亚呼啸而来  
带着它犀利的刀霜剑雨  
穿过辽阔的蒙古高原  
携着历史的风尘  
抚摸着阴山宽广的脊背  
风霜的利刃,戳割着  
沧桑而古老的记忆

突兀陡峭的岩壁上  
一幅幅岩画,苍凉而久远  
那粗犷简洁的线条  
承载了深邃的感悟与思考  
蕴藏了灵动的图腾与希冀  
你点石化意  
赋予那一块块冰冷的顽石  
深邃的内含和不朽的神韵  
无一丝的矫揉造作  
那线条交织的画面  
静静地嵌入石壁的纹理中  
闪烁着智慧的灵光  
凭添几分悠远与苍凉

那道劲而粗犷的凿痕  
承淀了历史的万年风尘  
将漫长的时空和轮回的岁月,以及  
生活中的甜美、苦涩、酸辛  
相互交织,发酵成熟  
酿成一曲游牧生活的感歌  
烙印在这永恒的寂寥中

那深深嵌入石头纹理  
风蚀而形成的画面  
浸润了岁月无尽的苍桑  
那看似简单的图案和符号  
可能隐藏着无数个美丽动人的传说  
它是一册天书,扑朔迷离  
令人费解,蕴藏了先人  
无限的想象与灵感  
把虔诚与信仰,经历的苦难  
演义成一册古老的神话  
传神予每一位后人  
它穿透历史神秘的时空  
似乎要向我们  
昭示什么,诉说什么

但又缄默着,历经万年而不语

它镶嵌于阴山的石壁上  
东西横贯六百余里  
它是一首诗  
充满了无限的内涵  
扑朔迷离,耐人寻味  
它是一把剑  
洞穿厚积历史风尘的万年时空  
昭示着先人迷一般的生活  
它是一册令人费解的天书  
注解传承历史变幻莫测的风云  
它更是一曲凄婉的诉歌  
缭绕回旋在北国的蒙古高原上  
曲调深沉、苍凉而幽怨

那一幅幅传神的岩画  
是先人们心中圣洁的图腾  
它被赋予了  
深邃的意念和鲜活的灵感  
它深深驻藏于人们的心中  
每当我们遥望阴山  
眼前总会浮现那灵动的画面  
呼之欲出,栩栩如生

## 记忆的呼唤

家乡的水是黄河水  
虽然少了几许清澈透明  
却蕴含着浓浓的暖意  
它滋润焦渴的大地  
抚慰冬的苍凉  
唤醒春天的记忆

家乡的山是阴山  
碧蓝的天空衬映着

莽莽苍苍的敕勒川  
那一份永不褪色的记忆  
似一方研不开的浓墨  
沉淀在记忆的心底  
火一样的浓情,无比炽烈

家乡的土地是黄土地  
黄河的血脉布满了  
它的沟沟坎坎  
几千年的冲积淤澄  
造就了它的坚强与厚重  
每一粒尘沙  
都承载着炎黄的本色  
百折不挠的黄河的基因

家乡的人是河套人  
勤劳朴实,持稳厚重  
这方水土塑造了他  
不屈不挠的性格  
千百代人的开拓进取  
辛勤和汗水  
浸润这片广袤的田野  
扩大了它丰富的内涵

记忆是一抹散不开的忧愁  
缠绵萦绕在心头  
多情地呼唤着童年  
呼唤着昨天的梦  
梦总是重复着家乡的记忆  
思念一遍又一遍  
濡湿了我  
含泪的双眼

## 春天的故事

阴山醒了  
它的微笑更加湛蓝  
在阳光明媚里  
饱蘸天空一般的色彩  
描绘春天

黄河醒了  
冰封开始碎裂  
流凌那宏大的气势  
与湍急的河流  
汇成一曲奔腾的交响  
奏起春的回声

大地醒了  
布谷放喉歌唱  
铁犁亲吻着热土  
犁铧弹奏起春天的歌  
父亲手捧着泥土  
心中泛起无限的希冀

诗心醒了  
我的春天  
在广袤的田野里撒欢打滚  
坡上的嫩芽和花草  
悄悄地  
在稿纸的草方格里  
舒展着,一行行绽放  
诗心悸动着  
讲述春天的故事

[组稿编辑 李玉宁]

## 忘不了,故乡的长河(组诗)

■龙文

### 朝阳升起

——读中铁二十局援建图文有感

长久的思念  
染红了夕阳  
映红了天边  
是的,太久的离别  
祖国,亲人  
远方和魂牵梦绕的家乡

那年晨曦升起  
你们启程  
你们去远航  
去遥远的国度援建  
渐远的海岸,泪水模糊了双眼  
涛声,夹着亲人的叮咛  
汽笛,惊醒了漂泊的梦  
勾起了陌生国度的忐忑陌生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一带一路延伸在异国他乡  
不同的肤色,共同的担当  
援建的歌声高亢激昂  
日间在火热的工地  
夜里梦回故乡  
梦里紧握妈妈的双手泪洒两行  
无怨无悔的青春在闪耀发光

执着无畏的精神在奋力绽放

天边升起了火红的朝阳  
那里是祖国,那里是家乡

### 忘不了,故乡的长河

忙碌的日子  
忘记了诗和远方  
忘却秋风悲凉  
忘却秋虫凄唱  
却忘不了你  
东奔的怅然和涛声依旧

鎏金般闪烁  
是日出对浊浪的诉说  
灼眼的银光  
是午间大河对阳光的流放  
那一抹彩霞  
是暮色的夕阳落入水中的霓裳  
半边在水中,半边在水上

风起了  
火红的河水和我的心绪  
一起荡漾  
泛起无尽惆怅  
如我的心结

如我的故乡  
那片已经沉寂的土地  
丰收的欢歌谢幕  
瑟动着褐色的秸秆与叶的枯黄

一株野菊还在开放  
花下潺潺声响  
又点燃枯萎后的生机  
是你  
是你的一河丰水  
奔跑和弹唱  
如一曲长调  
来自远方  
漫过田野  
流入故乡

### 聆听夏夜

酌满一杯蓝色的星光  
闭住眼睛  
用心  
听庄稼拔节  
听小麦灌浆  
听野草生长  
听蛙鼓敲起  
听鸣虫轻音  
听风吹过  
听露珠洒落  
听静与动的交响

夜香飘来  
夜光轻波  
心潮激荡起来  
炊烟笼罩的夜  
悄悄而来  
星光灿烂的夜  
难以入眠

黎明前暗淡的夜  
静静逝去  
时而澎湃,时而平静

听,这夏夜  
这曲起伏交织的夜  
同我的心,一起沉醉

### 五原夜色

那一抹霞光  
催落树梢上的夕阳  
轻轻地,你来了  
飘起长发  
发丝惊扰古郡湖的清雅  
五彩闪烁、霓虹流洒  
伸手揽起  
又从指隙滑出

流光带来童年的记忆  
斑斓的梦境  
飘过义和渠畔的静谧  
微凉的风吹来  
呵出的雾气  
缥缈着今生与过往  
往事如水般柔情  
或明或暗忘却又回归  
回归又忘却  
如这朦胧的夜色  
如那段刻意去遗忘却  
怎么也忘不了的恋情  
而你的轻影  
从我身边悄悄地划过  
淡雅而美丽  
充炽了我的记忆

葵花广场

树影摇曳  
五原映巷  
波光旖旎  
鸣虫低音  
蛙鼓喧染  
璀璨的月光  
被灯火阑珊  
我默默寻觅  
寻觅你短暂的栖息  
寻觅你播下的印迹

天籁传来  
霓虹处 你的鼾声响起  
今夜 寻找你留下的芳迹  
来苏醒我的情愫  
来忆起 遗落在古郡的记忆  
和 秋夜深处的美丽

### 黄柿子之恋

如玉中蜡黄  
晶莹、温润  
晨曦中,挂着露滴  
金色的光芒闪耀  
在叶间欲遮还羞  
娇艳了这片葱茏翠色

深邃的内涵  
细腻中泛着淡色的沙瓤  
清甜、润泽  
触动味蕾,拨动心弦  
一阕民谣  
沉醉在这片深沉的土地

跨过多少春秋  
走过多少烽烟  
在黄河流域的最北端  
辛勤培育与时光沉积  
从历史的长河中脱颖而出  
一粒成一株  
一株收千粒  
千粒渲染成金色与苍翠

一个品牌  
成为一座丰碑  
一个亮点  
带动一方经济  
春风刮过,彩虹升起  
带着古郡几千年的历史文化  
走出这片沃土  
去绽放  
过去、现在、未来的光辉

[组稿编辑 李玉宁]

## 蓝 (组诗)

■ 边向华

### 一棵向日葵

一棵向日葵  
开在七月,金灿灿的  
它要和太阳比光芒

我按下了快门  
这瞬间的聚焦  
把一团金色的火焰  
留在了我的心里

### 做一片闲云

做一片闲云  
不在乎南北  
不问东西  
在广阔的天空漫游

有月的时候  
端一杯桂花酒  
和嫦娥聊聊心事  
跟吴刚说说生活

然后化作雨  
将丝丝缕缕的爱  
洒向大地  
让芳草和鲜花  
再灿烂一次

### 蓝

天蓝的  
不知怎么形容  
一会儿蓝在我的眼睛  
一会儿蓝在我的梦里

蓝蓝的  
汪洋成无边  
思念,水一样流  
此刻,蓝色的空气  
把我抱在怀里

### 画

喜欢简单的人  
寥寥数笔  
喜欢干净的人  
没有一笔随意  
其实,人生就是一幅画  
不可乱涂鸦  
迎面而来的风  
带着春色  
也带着尘土

### 时间这东西

小时候

时间用来玩儿  
到了中年  
时间用来生活  
老了  
时间用来活着

时间这东西  
不是挣来的  
一天二十四小时  
不多也不少  
我把它当作奢侈品  
每天节省着用

### 老了

老了,就是老了  
没有为什么

活在时间里  
忙在时间外

好多事情  
都用时间解决

时间解决不了的  
就让时间带走

### 读《遥远的向日葵地》

那片向日葵地  
满眼金黄  
黄金一样,充斥  
眼眸

不知走了多久  
没有方向感  
除了辉煌,还是辉煌

直到葵盘成熟  
低着头  
才不再迷茫  
那种踏实  
在大地上

### 每一分钟

每一分钟都很真实  
每一分钟都很昂贵  
在一分钟的光阴里  
我要走好每一步

在我的世界里  
晨光,夕阳  
人情,冷暖  
我从你那里拿来多少  
都将加倍地奉还

### 一天云

闲下来的时候  
做个游牧者  
去放牧满天的云

随风走了万里  
都没有走出  
那片蓝

我把云  
赶进了天湖里  
它们都是游泳健将  
怎么喊也喊不出来

[组稿编辑 李玉宁]

## 秋天 (组诗)

■ 若 望

### 黑戈壁,黑戈壁

远处跑马近处看山  
 跑马从行云流水开始  
 流水水到渠成 行云渐行渐远  
 看山是第一次见面就想落草  
 山上王道乐土从此为界  
 山下路断  
 只有飞鸟结伴经过门前  
 从荒野如墨如入无人之境  
 如风如铁不偏不倚  
 进出自己原始的洞穴  
 到我的铁骑如期而至  
 不会错过与你如约的时节  
 半路的辽阔  
 留在自由中间没有疲倦  
 黑戈壁,黑戈壁  
 你的野性如墨  
 领地如风如铁如黑店  
 我甘心情愿被你全程尽染

### 记忆

太阳照着丰台大街  
 温暖,抚摸着飘荡的落叶  
 我相信的温暖,抚摸了  
 渴望抚摸的大街

太阳照着温暖的大街  
 飘荡的落叶  
 是温暖的落叶  
 我相信,我身体的温暖  
 是昨夜的温暖  
 温暖的记忆,赤身裸体  
 是一丝不挂的温暖

### 鸡鹿塞

白云 溪水 今天的故事  
 边墙一样宽窄  
 翻墙而过是蓝色的塞外  
 我牢记一句暗语  
 却忍不住一个秘密  
 未来会来  
 来不及我左顾右盼  
 我遇见居无定所的沙漠  
 我遇见随遇而安的寸草  
 遇见你  
 今天的故事永远不会更改

### 玛瑙湖

是谁留下的空间  
 干净的高原

烈火赤裸 烈酒摇晃  
黑骏马进出如铁

戈壁之深助我  
石头变白 玛瑙变黑  
一半沉睡一半醒来

一万年太久  
我从头等待

黑骏马进出如铁  
钻进夜晚我看不见南山

玛瑙湖之深  
只有目光露出来  
是谁挖出湖底竖起高台  
风吹日晒淤泥成灰  
空谷尽头距我千里之外  
抱紧的自己抱紧  
松开的自己松开

青草和牛羊 湖水和故乡  
红色变紫 绿色变黄  
蓝色一滴不剩  
留给与你相遇的地方

## 秋天

风吹来有棱有角  
高楼已经盖好  
我扬起双手也超不过自己  
不探他山只想在你门前落脚  
跳起来不是一季  
落下来不是西北 落子无悔  
念想越来越远 谷物越堆越高  
鸟飞过 天空不留痕迹  
我亲过的地方表面干净如洗

原野属于我,领地属于你  
内部属于一头猎豹  
独自满足 独自忍受  
造物主不是虚构  
风吹来 我的双手向上扬起  
超不过一把木锨当时扬起的高度  
我搬不动碌碡 带不来那块石头

## 9月19日

路遥知马力,黄昏  
在驿站生火做饭  
装满粮食的马车高过西北  
挡住我 看不见故乡的炊烟  
除了一个人自言自语  
还有那些写在纸上的片段  
多余的病句  
惟有你能看出裂纹和破绽  
灶台前看不见母亲,一个人做饭  
装满书信的马车高过西北的黄昏  
挡住我 看不见邮差的背影  
除了疼痛不是我的敏感  
还有那些破碎的尘土隔空弥漫  
九月如远古,日落边关

## 明信片

枝头渐渐向下  
丰收越来越近  
这是我从开花到结果的等候

昌平的柿子熟了  
漫山遍野的大风景  
我不是旁观者  
谁为我指点迷津

快乐是刺激

感动是自己  
随你转动啊  
我夏日的向日葵

经过风吹雨打  
周围如此安静  
戈壁还是戈壁

一棵树  
倒影虔诚  
像我一样迷恋低处

出来和进去是一扇门  
屋外有光屋里有灯  
朝思暮想等谁  
一定是那个痴人

## 两地书

牛皮灯笼,牛皮灯笼  
外黑里明的牛皮灯笼  
夜晚的房子,时间的尺寸  
我用什么与你分享光明  
肉体与灵魂  
诗歌与恋人  
合二为一的神经  
我反复调整风帆的角度  
海平面之上是波浪  
海平面之下在翻滚  
摆来摆去的钟摆  
今夜有人乘风而来  
今夜有人乘船出海

## 湖边写生

好大的雾  
远处无人

近处不见入口  
奈伦湖 奈伦湖  
我从高原来  
天空好大  
随我一起上升的是湖水不是石头  
靠我的写意压不住  
一根手指  
一次只能为你指出一个方向  
那个迷人的地方  
我想无数次出入  
过了今天余生还是我的  
书生还是书生  
妖精还是妖精  
只是我多了一份企图之心

## 不眠之夜

深夜没有形状  
石头在山上 木头在树上  
我伸手不见五指  
就像今天一样  
今天,我的本性属于河水  
夜晚顺渠流淌  
一寸变长 一寸变短  
手提马灯的人把自己照亮  
四月的麦地应该没有形状  
声音,也没有形状  
我知道我已经进来  
我看见的真象没有形状  
深夜深不见底  
我听见我已经进来  
充实如你 鼓胀如我  
烧烤在火上 肋骨在身上  
被我抱紧的声音  
落下来和我发出的一样

[组稿编辑 李玉宁]

## 树在倾听 (组诗)

■李 鹏

### 夜幕下,月亮在看你

夕阳余晖尚未散尽  
月亮已悄悄上岗  
月亮虽然没有眼睛  
可她什么都能看得见  
什么都瞒不了她  
她爱看大地上的变化  
因为发展太快了  
一天一个样

她爱看黄昏的山村  
看见了绿油油的农田  
看见了飘向远方的袅袅炊烟  
看见了田边嬉闹的孩子和暮归的老牛  
看见了劳作后农民欣慰的笑颜

她爱看城市的夜色  
看见了小河旁的霓虹灯秀  
看见了奔流不息的滚滚车流  
看见了车间里快速运转的流水线  
看见了高楼里一家人的幸福时候

她看见了台灯下钻研学习的孩提  
看见了林荫道上情侣牵手的倩影  
看见了白发苍苍幸福相伴的老人  
看见了守卫边疆哨兵雄武的英姿

她还看到了很多很多  
可她跟谁也不说

### 树在倾听

树不会说话  
可它善于倾听  
树叶是它的耳朵  
树干是它的胸膛  
它把听到的内容装进了身体

旭日初升  
它听晨练者的脚步  
夕阳映照  
它听孩童们的嬉闹  
月色朦胧  
它听恋人的细语  
四季更迭  
它听风的呼啸  
听雨的拍打  
听雷的轰鸣  
听雪的轻拂

树在倾听中汲取养分  
在倾听中慢慢成长  
在倾听中渐渐丰满

在倾听中更加坚强

### 乡愁的美

乡愁的美  
是少小的别离  
是都市的梦香  
是渴望,是无奈  
是汗水,是泪流  
是望不尽的星空

乡愁的美  
是中年的忧怅  
是肩膀的负重  
是艰辛,是忍耐  
是无望,是希冀  
是盼不到的归途

乡愁的美  
是年迈的蹒跚  
是无序的唠叨  
是企盼,是牵挂  
是无泪,是心痛  
是道不完的思念

乡愁的美  
是村口的老槐树  
和临行前的嘱咐  
是屋顶的那袅袅炊烟  
和妈妈的味道  
是院落早已不用的磨盘

和伙伴们的欢笑  
是那弯曲的田间小路  
和我无尽的遐思

### 休闲时光

从时间的大树上  
悄悄剪一片休闲的时光  
铺在房间的一隅  
捧起书本  
让思绪在书的海洋里尽情徜徉

从时间的大树上  
悄悄剪一片休闲的时光  
装进衣袋里  
走出庭院  
让双脚在积雪的路上踏出春的吉祥

从时间的大树上  
悄悄剪一片休闲的时光  
藏到行囊中  
锁好家门  
让心情在说走就走的旅程里绽放

从时间的大树上  
悄悄剪一片休闲的时光  
融入情趣里  
找回童年  
让梦想在明天的云端尽情翱翔

[组稿编辑 李玉宁]

## 故乡情 (组诗)

■冯玉奎

### 故乡

一棵树  
有一方泥土  
一旦生长  
就不离不弃

我们  
有点像鸟儿  
无论高枝做窝  
还是草丛栖息  
翅膀总被  
故乡的根拽着  
总有一天实在拽不动了  
就把叶子  
以及叶面上光滑的阳光  
绿色的梦、欣赏、眺望  
一一收拢

用那枚亲切的词——故土  
掩埋  
在一个特定的日子  
一次次  
返青

### 锄把上的家乡

天空在头顶  
土地在脚下

锄把上的家乡在中间

黄河水是黄的  
我把自己丢进黄河  
逆流而上  
巴颜喀拉的一滴水让季节受孕  
鱼子金黄金黄

纳林湖的水是蓝色的  
你的倒影让天空更蓝

它们都在中间  
我也在  
我正拄着锄给家乡美容

攥紧农历上的节令  
让农业喊着我下地  
田垄里的乾坤  
一茬汗水,一茬丰登  
把掌心上的茧花深埋泥土  
生长真理  
把老实的日子镀亮  
指关节响过二十四响  
日子一再光泽  
炊烟煨熟情爱  
柴院安然  
暮色路过村口  
方言伸手去接  
接住安宁

接住童声背诵的唐诗

现在是十月  
我拄着锄把  
扶住一朵金黄的村庄的腰  
家乡  
被月亮浮动着水塘里的渴望  
被青草和肥壮的牛羊思想  
被一盘一盘的葵花歌唱  
玉米的金黄、麦子的清香  
我借用农谣的手  
编织盛大的感恩  
一一拎起  
从立春到立夏  
从立秋到立冬  
从村庄东头到村庄西头  
走一走  
光阴里的风雨

### 一个人的黄河

从巴颜喀拉私奔的  
一滴水的黄河  
让古老的号子  
攥紧一条膜拜的纤绳  
喊出苦难的黄河  
羊皮筏子漂流的  
让女人揪心的黄河  
在几字弯上打漩儿  
让十万条鲤鱼受孕的黄河  
捧着水系的经书  
让河套两岸勤劳的人民  
唱响富足的黄河  
三条钢铁的汉子浮出水面  
想象成一把同心锁  
昼夜眺望的黄河  
让一百个湖心澎湃激荡的黄河  
教化一粒浪迹的黄沙

剃度一片湿地的黄河

一个人的黄河  
我的  
流动的温暖的血液

### 我的名字在异乡

异乡是他们的  
我也是他们的  
我的名字在异乡

异乡咳嗽  
我会难过  
不比父亲让一口旱烟  
顶住喉咙  
看着揪心

翅膀交给异乡  
在一只苍鹰的图腾里诵经  
行囊里备两样  
一样创可贴  
一样梦  
姓氏在俯冲中  
变形  
梦的苔藓  
嫩绿  
一只麋鹿  
近在咫尺

异乡的帖子  
反复描红行楷  
许多年  
走不出故乡的米字格  
夜深人静  
行书一两笔  
胎记上的乳名

乡音  
高度烈酒  
喝一口  
故乡就醉了

那个  
高空作业的人  
异乡仰着头  
当行书欣赏  
我低头时  
故乡正行书  
骄傲

### 养蜂的人

看似凶险的活  
世袭成绝活  
类似候鸟迁徙  
上辈辈拿自己的命  
养花期 养蜂箱里的机秘  
自己的日子用光了  
拔出体内的毒针  
立墓碑  
让后辈篆刻延续  
让许多人认出  
一个养蜂的人

他给父辈刻碑的时候  
我不在场  
笔法的劲道  
令我敬佩  
随意的荒野空地  
搭一个人字帐篷  
不远处有一排一层或两层的蜂箱  
蜂箱前后  
一定有开花的树林  
一定有大片野花生长  
一定有河水流淌的声音相伴

不仅仅这些  
他不在意  
蜂们胎记里的坏名声  
他绝然地  
赶赴一场接一场的花期  
端坐蜂房  
提取一只蜂与一朵花艳遇里  
浓浓烈烈的故事  
感动自己  
甘甜我们些许乏味的日子

有关他更多内容  
被一层纱网遮盖得严严实实  
而蜂们一生只做两件事  
一是传递爱  
一是酝酿爱  
他两件事做一生

不止这些  
比如  
过了花期  
他拿什么调味孤独与迷茫  
我的冲动被蜂王刺痛  
我会不会携带爱的毒液  
微笑地走过花丛

这个九月  
我可能遍游花木丰茂的旷野  
寻你  
假如寻不到  
有一个梦  
哪怕一只蜂的嗡嗡  
最好长久一些  
等下一个春暖花开时  
唤醒我

[组稿编辑 李玉宁]

## 诗词集萃

### 贾志义诗九首

■ 贾志义

#### 胡杨

扎根荒漠傲苍穹，屹立千年唱大风。  
笑看闲云头顶过，常随日月伴飞鸿。

#### 追寻领袖足迹游乌梁素海

为沾灵气踏歌来，游艇轻划碧水开。  
堆笑浪花齐鼓掌，追风云影共登台。  
将寻领袖牵情处，欲访黎民属意魁。  
生态文明千古惠，心期环宇净无埃。

#### 青山绿水是金银(嵌句诗通韵)

青山绿水是金银，生态宜居远嚣尘。  
春风浩浩千般美，雨露绵绵百态新。  
产业兴隆皆瑞景，繁荣稳定尽祥云。  
文明富裕能持久，日丽天清鹊语频。

#### 兔年咏兔(通韵)

玉兔乘风观盛世，腾云驾雾任驱驰。  
翩翩起舞吟清月，步步皆为动地诗。

#### 咏水

深沉有力亦温柔，泽润山川硕果稠。  
上善无私彰大雅，不争美韵耀千秋。

#### 北国之春

嫩芽初上柳梢头，浅草轻摇鸟放喉。  
竞艳榆梅呈笑意，争春李杏绽温柔。  
铁牛列阵生机现，布谷催耕活力遒。  
塞外田园别样美，农夫挥汗种丰收。

#### 磴口三盛公水利枢纽工程随记

闸坝横陈似彩虹，凌空耸立遏流风。  
黄龙驯服从人意，天下尽知三盛公。

#### 春姿

三月边陲始有姿，青芽渐露咏春词。  
草成小令稀长调，却是人间动地诗。

#### 春色

遍野鲜花尽逞娇，蜂飞蝶舞任逍遥。  
画家眼被缤纷乱，感叹春光不易描。

#### 吟咏月娥

独守蟾宫何寂寞，疏星远伴共清光。  
尘缘触动思乡泪，化作人间地上霜。

#### 月亮湖边即景

柳眼初睁绣绿帘，斜飞紫燕舞翩跹。  
丝绦戏水如垂钓，鱼跃清波不上竿。

#### 仲春时节

燃片红云唤醒春，山花灼灼竞芳芬。

枝头喜鹊鸣新曲，田野耕牛和古音。

### 柳絮

纷飞白絮漫楼台，疑似瑶天玉女来。  
靓丽仙姿迷醉眼，无心再去看花开。

### 夏日荷花别样红

绿伞犹盘出水中，捧来美艳映塘红。  
狂蜂浪蝶皆来吻，岂让娇莲嫁夏风。

### 打工者的中秋之夜

眺望中天月洒银，情牵父母泪沾襟。  
沉吟口袋钱钞少，微信聊天尽孝心。

### 昌图敖包月亮湖

绿树环围隐小湖，白云水底任飘浮。  
毡包几座山坡挂，一幅天然好画图。

## 《推云》诗词选

■孙世平

### 李白

壮心出蜀地，拂袖离京门。  
剑舞天山雪，笔摇沧海云。  
歌飞一片月，醉散万株金。  
飘然诗仙子，美名天下闻。

### 读毛泽东诗词感赋

夜来北斗明，今日东方红。  
舜帝临南越，毛公进北京。  
龙腾三楚水，虎跃九州风。  
云汉迷人眼，只缘世未平。

### 成吉思汗

碧草红花白羽明，银铃金鼓铁雷声。  
马蹄踏破千川雪，鹰翅打开万壑风。

### 吊屈原

君问楚天不肯休，只身赤胆写春秋。  
汨罗痛饮一江水，不为鬼雄为自由。

### 浣溪沙·夜问

一场秋风一场寒，乡关雁叫莫凭栏，游魂十去九不还。

似水流年不可测，焉能一剑定江山，谁人月下唱楼兰。

### 诉衷情·七夕之殇

人间天上有情人，今日再相逢。牛郎白发千丈，织女泪成星。风雨夜，鹊搭桥，路难平。一年一度，生死之约，爱恨无穷。

### 水调歌头·辛弃疾

红焰照江水，黑雾绕城飞。金兵越过秦岭，铁马踏寒灰。壮士登高远望，满目疮痍大地，按剑泪双垂。新鬼托魂梦，天路雁南归。

龙蛇斗，狼羊计，犬为媒。一朝且过，宫阙又是管丝吹。可叹英雄半世，北固楼头饮恨，把酒待春雷。却是秋风起，落叶已成堆。

### 踏莎行·梦君曲

梦里今宵，几多思量，问君可是别时样。记得初夏小河边，东郊月下人欢畅。

怎料风来，又添霜降，花叶两散难相忘。断鸿无计满天白，残鱼愁对一河浪。

### 唐多令·岳飞

临风拂铁衣，对垒扬长戟。岳家军，北伐动天地。马上胡虏闻鼓角，人未走，魂先去。

一打金牌令，急如流星雨。风波亭，血泪铸悲剧。展翅鲲鹏九万里，恨千古，折丸泥。

[组稿编辑 李玉宁]

## 文学的魅力：寻道于故乡到寻道于自然

——从张铁良的文学创作谈起

■ 官亦鸣

张铁良是从事教育工作的，所谓“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必先寻道。老子说：道法自然。看来真正的道是顺应自然规律的，寻道必须在精神上有一个支撑点。他说：“是写作给了我精神支撑。”

对于喜欢文学创作的人来说，故乡永远是一个充满情怀的地方。

对于作家张铁良来说，从他的第一本散文随笔集《书包的记忆》到第二部《阴山如书》以及近期出版的《铁良房车旅行记》，无论是《菜园小记》，还是装满了儿时的《书包的记忆》，还是《阴山如书》《又去黄渠桥》《印象大同》，还是《一家人的旅行》《病房里的生日》，直到《新疆散记》《铿锵西藏行》……他从创作之初的恬淡宁静，充满了儿时童趣和对故土家园的美好记忆，到历经人世沧桑与人生变故的沉凝与苍凉，直到开着房车拉着爱人走遍了天南地北，家国情怀始终如影随行。正如白洋淀之于孙犁，高密东北乡之于莫言，这无关于他们走过了多少地方，也无关于他们或曾背井离乡。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到：“故乡并不一定是生你养你的地方，更多的是一个曾寄托你情感的地方。”

地域文化不仅给了作家立足于文学创作的根，更多的是给了作家文学创作的格调 and 视野。而这一切给了作家张铁良更多

的，是他在漫漫人生中寻道于故乡、寻道于记忆、寻道于自然、寻道于文学，他用他独有的清醒、深刻、练达直陈自己的心声，他用他有温度的文字，不懈地寻道于传统文化，寻道于家国情怀，寻道于大江南北大河之美，怀着绿叶对根的情意，书写着对故乡、亲人和他走过的每一寸土地、山河的眷恋。在他朴素婉约、不温不火的文字中，我们感觉到的不仅是对故土家园的挚爱，更多的是他对亲人、大自然的大爱。在那些个从容不迫但却不乏审美的描述中，我们感受到的更多的是他对人生的洞察和领悟，对现代文明的冷静而又透彻的理性哲思，以及对家庭、社会的责任担当。

张铁良是个有思想、有担当、有责任的作家。他在文学创作中思索，他寻道于书包的记忆，在那里装满了他儿时的乡土人情，那里有“父亲的小菜园”，有生他养他的那片土地。那村、那河、那水、那片小树林、那群小伙伴……那里有传统的美、朴素的爱和永远走不出去的情怀，他用记忆留住了生活，用美好留住了记忆。

他寻道于大自然。在他人生事业如日中天、上升看好的节点上，爱妻被多家医院确诊患了绝症。一个热爱事业、热爱家庭、更热爱生活的中年汉子，不得不直面面对这一切。上天甚至都没有给他留下思

索、犹豫和彷徨的余地,他选择了生命至上。于是一家人走出了医院,走出了悲伤,走向大自然,去寻道于自然,去求解于大自然。人本来就是大自然的一分子,就让他回归自然吧。他在他的第三部散文集《铁良房车旅行记》中写到:“我们一家人的旅行是被逼出来的!”“我和老伴此次驾车出行其实就是对固化的庸常生活的一次挑战,对医院的一次告别。”向生而死还是向死而生,他用文学的魅力作了全新的阐释。他写到:“美好的旅程总是令人向往远方,充满新奇和神秘,忘却了一切烦恼事、俗事,是世间疗病的不老神药。”

于是,便有了一辆往返于山河湖滨、城市乡村,车头上写着“一家人的旅行,一家人的故事”的房车。一路走来,边走边悟,边悟边写,行万里路,写万字文,汇集成册了散文随笔集《铁良房车旅行记》。一路走来思绪万千,那山、那水、那人、那景如行云流水,流动的诗意和情思在胸中激荡。他在大自然中寻道,在寻道中感悟,他用诗意的心灵、审美的眼睛和充满了爱的思绪去观照大自然,在寻道大自然中生发出这许多的灵动的意趣。他把自己、老伴和一家人都融化在大自然的山山水水中,在大自然的山水中去寻求生命的本真。他饶有兴致地写到:“……与其把钱送给医院,倒不如把钱花在旅行的路上。”“房车旅行真好,走出了健康,走出了自信,走出了情怀。”

世间万物都有灵,人更不例外。

文学的魅力就在于这一切都是通过作家对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深情感悟来体现的。对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相生相克,作家张铁良是用了他大半个生命去体验并倾其所有、不遗余力地去用他的笔,情真意切地去描述、去记忆。这其中更多的是他的亲历亲为和刻骨铭心的经历,

造就着他用记忆留住生活,用美好留住记忆。在敬畏大自然中去遵循客观规律,这是道的本真。

文学的魅力更在于思想的力量、感情的力量和语言的力量。

文学可以给失意的人带来宽慰,给上路的人带来力量,给大自然和万物生灵带来和谐共生和荣辱与共。对作家张铁良来说,这种自然与人的和谐共生和荣辱与共,更是一种朴素而珍贵的情感,也是对于生他养他的故土家园无比的眷恋和皈依。他在《铁良房车旅行记》中写到:“旅游的人都是有情怀的人,走南闯北见识多了,一个人的心胸就会敞亮起来。而每一次远行回到自己生活的城市,感觉特别亲切!想一想自己生活的城市里有家、有亲人,我们的社会关系在这里,我们的生活味道在这里,不走这么一遭,感觉还不太强烈呢。”

文学的魅力还在于它不是用笔写出来的,而是从作家的内心流露出来的。

在张铁良的文学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将自己的人生态度、文学主张、审美趋向,不动声色地、丝丝缕缕地织进了他的作品中。从他的第一部散文随笔集《书包的记忆》到第二部《阴山如书》,再到第三部《铁良房车旅行记》,他由最初的朴素道义和家国情怀出发,用稚朴的文字寻道于故土家园,到跳出记忆寻道于大自然,在一个人旅途的所闻所见中,用干净凝练的行文寻道于人间写意,一步步使自己的情感认知从此岸走向彼岸。

寻道于对故乡的记忆,他用文字留住了生活的过往和过往生活的点点滴滴,留住了来自于父辈的和家乡那片土地上的优良传统和美好记忆。

寻道于自然,寄情于山水,加之对家乡、故土、亲人、自然的热爱和敬畏,孕育

了他对祖国大好河山和全国各地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的挚爱之情、敬畏之意,这些和他不同于常人的旅途起始,构建了他的文学创作的地理空间。奔流不息的江河,苍茫浩瀚的林海,高远辽阔的蓝天,冰清玉洁的飞雪,人迹罕至的青藏高原,江南古镇的小桥流水,以及大自然的飞鸟鱼虫、奇花异草,更有朴素纯真的村姑渔女、挑山的汉子……都是他抒写地理自然的支点。“绿色永远是对苍老的慰藉,但不必高傲,因为苍老是绿色的转身;青春永远是对年迈的肯定,不必得意,因为年迈也曾青春过。我们无法控制自己生命的长度,但可以拓展自己生命的厚度。你瞧,松树间争先恐后地伸向天穹的精气神儿。”他深有感触地写道:“旅行实在是丰满人生厚度的不二途径。”

寻道于故乡到寻道于自然,他的认知随着山河江水在拓展。当他站在俗称“一河观两国”的额尔古纳河岸边看日出、日落时如此感慨:“然而,微不足道的我悟出,这边江上的日出与那边山上的日出一样美,那边山上的月亮和这边江上的月亮一样圆——其实就是一个。”

他用诗意去描述旅途,用童心去观照自然,他用山水寄托着他的家国情怀,他用一颗敬畏之心去寻找、膜拜大自然的气象万千。

他用他的文字施展了文学的力量,他的文字和他的人一样,不温不火,不深不浅,心存大爱,不显山水,但却总有一种让人不知不觉中被感动、被牵扯、终难忘的魅力。他的作品中,看似在记述着一个个所见所闻,一件件过往所遇,一路读下去,却总使人在一种似曾相识的阅读中仍如初见。从他笔尖下流出的文字坚定而富有道义,婉约而有深义。

他从大自然中汲取营养,在大自然中

陶冶自己的心性,在大自然的爱与美中感受着大自然的慈悲与伤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染使得他的文学创作既有传统文化的闲适、随意,又有当代文化的新奇创意。通过对家乡故土的记忆,到陶醉于祖国山河美景的抒写,从一段刻骨铭心的生命选择,到寄情于大自然的山水林海,他在寻道中去悟,在边走边悟中去写,在对大自然的敬畏中去诠释,在诠释中去遵循客观规律,去寻找着心中的“道法自然”。在伤怀之美中寻找自己的美学风格,用诗意和童真的视角去追求文学的魅力,这使得他的文学创作随意自然、灵动飘逸。在他的作品中,一些看似庸常琐细的人和事,细读之后,便能悟到文字背后蕴涵着深邃的精神秘密。十年来,他用厚重的三部作品,坚持着他对文学的信仰,虔诚而沉静地坚守着自己的初心,用自己的精神扫洒着上天给予的生命尘埃,用自己的文字慰藉着全家人的爱心,以灵动的文学创作带给人心灵的慰藉与精神的光明。

我想用王润先生在给《铁良房车旅行记》一书的卷首语中泰戈尔的诗作为这篇文章的结语:

我渴望到对岸去  
在那边,那些船排成行系在竹竿上  
人们在早晨乘船渡过那边去  
肩上扛着犁头,去耕耘他们远处的田  
在那边,牧人赶着他们鸣叫着的牛  
游泳到河边的牧场去  
黄昏的时候,他们都回家了  
只留下狼在长满野草的岛上叫着  
妈妈,如果你不在意  
我长大的时候,要做这渡船的船夫

——泰戈尔

[组稿编辑 陈旭]

## 怀念中蕴积的温暖

——梁衡先生《土炕》礼读

■ 漠 耕

盖因“同饮一江水”的缘故,我对梁衡先生的作品多有涉猎,每每读览,都深有所获。梁衡先生是散文大家,作品在微信读书和各大报刊多有存盈。这次在癸卯《十月》首期欣登大雅,让我眼前豁然一亮。而且仅看文章标题,就掀起我心头许多沉睡的记忆。作为梁衡先生的家乡人,我一直追寻着梁衡先生在河套生活奋斗的足迹。从他的文字中,我一点一滴地拾取他与河套的生命关联,找寻他思想情感里乡愁的温度与真迹。

### 一

1971年春寒料峭之时,我出生在河套一个农家,准确地说,是包白铁路线下的一个小村最南端,那个不足一亩大的农家篱笆小院。这一出生,我就与土炕结下了不解之缘。我在土炕上撒尿,土炕上吃土,土炕上打滚撒欢,享受芦苇席刺深扎入肉锐利的痛感,享受爷爷的呵斥,父亲的温怀和母亲的唠噪。土炕,承载了一家老小十几口人的生活之重,也熨烫了时代赠予祖辈、父辈们心灵创痛的烙印。在那个风能穿透墙缝的三间半茅草屋里,家什虽然简陋到“米瓮水缸地下放,灶台铁锅架炉膛,纸糊的窗,芦苇的炕,一只红躺柜,锁进了全部家当”的地步,小日子过得艰辛而又温暖。土炕一

直伴随我走过了三十八年的冷暖人生,直到我买了楼房,被城镇化为县级市民才告别了土炕和它的烟火气。而我的祖辈、父辈们,一生都没有脱离土炕,真正的淹留了“土里生,土里长,土里刨食,土里埋葬”的宿命光影。

梁衡先生的《土炕》首句就让人唏嘘不已。“不懂得土炕就不懂得中国的农村和农民,至少不懂得北方的农村和农民。而没亲身睡过几年土炕的人,很难感受到这块黄土地和农民心头细微的振动。”这段震颤耳廓的醒脑之语,让人立刻有掀盖刮窍的醍醐之感。黄土地,养育了他们的肉体和精神,也铸造了农民的灵魂和血脉。土炕不仅仅意味着安居的家设,而且还是烟火人间的重要载体。如果我们回眸土炕的历史,把它续接成一段笔直的影像,这里面的人物和故事,要远比所有的影视剧的描述生动复杂和鲜活有趣。在这土炕上,任你是王侯将相、达官显贵、商贾名流,还是盗匪强人、贩夫走卒,只要你来到河套,进入这片荒凉广袤之地,你就都得听命于土炕的供养。土炕上的爱恨情仇,人间百相,如这黄土地一样厚重,一样辽阔和深沉。如果有一个没有经历过土炕生活的人,偶然间来到河套就榻土炕,最先开始可能会生出厌弃土炕的腌臢,恶心

土炕散发出的难闻土腥味的感觉。如果你有这样的感觉,那你千万不要对借宿的主人表露出来,因为你厌弃土炕,就是厌弃农民,就是看不起他们“土炕悲欢”的生活方式,也就轻视了他们的命运。土炕有他们的乡愁,他们的血脉、奋斗、悲欢,也有他们对生生之地的眷恋。他们并不会因为生长在土炕上而悲哀自己的境遇,也不会因为土里土气的土腥味而嫌弃它的简陋和寒酸。他们是农民,他们住在土炕,吃着简单粗糙的饭食,却养活了当今世上无数“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的光鲜人群,也涵养了淳朴、善良、隐忍、进取、宽容、憨厚、博爱等高贵的精神。他们是土地的儿女,于灵魂深处始终烙印着土地的宽厚和博大的特性。他们可能并不富裕,甚至家徒四壁,但他们依然春种秋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遵时令而守天命,不妄想不气馁,为了一把土,把自己的生命都化入进去,深深地化入而不留痕迹。他们以荫福后代、泽被子孙为最要紧的使命。土就是他们的命根,也是他们奋斗的起点和终点。正如梁衡先生所说,“土炕文化包括土炕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是一个特定地域、特定阶段的文化与文学。”

《土炕》对河套的风物、时令及人情世态的勾勒极为真实且陈述妥帖。尤其是“羊棒”的叙述,与我少时所见一般无二,非常精准。这种羊棒骨烟锅还有一个名字:“烟锅挠子”。抽这种烟锅挠子,须有一个布袋吊在羊棒骨下面,布袋里装满碎烟叶子,准备随时随地装烟锅抽用。我不知道人们为什么要抽烟,而且在那么困难的生活条件下,把自己的穷困显示在粗糙到极点的衣食住行和卑微的皱纹、言谈、目光、佝偻的身躯上,依然要抽这样的旱烟。习惯让人萎缩到不能理喻的地步,却依然

要依赖这种习惯显示自己生存的不易。生活中,所有的生活资料都能节俭,唯独吸烟这件事,却万万不舍抛弃。

农村待客睡大通炕的情况我也曾经经历过多次。农村办红白事宴,需要请三姑六舅、娘家、婆家、亲家诸色人等,一起来为嫁聘新人举杯证婚,贺喜送礼;或者为终寿的长者哀悼惜惋,仰慕高风。此举是多少年来形成的习俗文化,几千年的规制俗成基本不变。既然请客,就得准备住宿,自家小屋小炕肯定是不够用的。须得借半村人之力,支援炕头,提供温馨。主人表示感激,须得给出借炕头的村人好烟好酒,并邀请参加事宴。而村人也明白,谁家都会碰到这样的事情,都会有轮到自己的那一天,所以对借宿一事,一力担承,绝无推诿。于是乎,来参加事宴的亲朋好友,都会去借宿到村民家中,与人家一家睡大通铺。这时,出借的主家其实也有办法安排,就是女主人一般出去再找平日里来往亲密的闺蜜借宿,给来借宿的客人留出炕头就榻。这样的话,一家人的事宴,多半村就会共同承担,包括碗筷、锅灶、炕桌、麻将、灯烛、风箱等诸物,都会乾坤大挪移,为办事宴主人家提供方便。而借宿谁家,借谁的东西,肯定要分个远近亲疏,子丑寅卯,这就颇费心思了。所以,办事宴的主人,一般在事宴的前一周,就要请好一个村里德高望重的人来代东。代东的主要任务,就是安排食宿,平衡关系,平息事端,维护主人的正面形象和好的声誉。而维系这一切的法宝,一靠亲情,二靠乡规民约,三靠舆论,四靠威信和辩才。口才好的代东,往往备受主家和亲友的信赖。这靠长期在红白事宴活动中磨炼口才赢得尊重。

在八十年代,有次我受命于父亲去往

大后山的亲戚家赶事宴，由于火车晚点，到亲戚家已经晚上九点多了，进门后见亲人们正在忙着蒸糕面、炸油糕。炸油糕，是后套、后山、固阳、土默特等地界办红白事宴必备的待客美食。这种待客礼遇是顶级的，重要的场面和家事上，都得吃糕。有句河套民谚说：“搬家不吃糕，一年搬三遭。”意为如果搬家的时候，没有吃糕，那就会导致不停地搬家。如果有人一年内连续搬家，人们就打趣地说，你肯定搬家没吃糕。吃糕代表了安身立命和安居乐业，可见吃糕在河套人心目中的位置。糕面是由黄米加工而成，原料是黍子，迄今为止，有万年以上的历史，属于五谷之一。《吕氏春秋》记载：“饭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阳山之稌，南海之秬。”其中不周之粟，就是指的黄米；阳山之稌，指的是糜子。从这里我们可知，糜黍在河套地区的栽培历史可谓久远。中国农事之久远，望之不见其源，探之不见其端。悠悠万古，颗粒糜黍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煌煌盛事和沧桑步履。

当晚，亲戚家二哥将我安排到村里的一位老人家住宿。老人家里只有他一个人，对于一个陌生人的临时借宿也接受良好。然而，睡下后，我被满被子的油烟味和老人味包裹，初时难以入睡，甚至对这住宿环境不免生出轻视之心。等睡到后半夜，暖炕的热力透过棉褥徐徐进入身体的各部，一场血脉流畅的奔涌之旅，在我身体里蠕蠕转动。我能感觉到暖炕给我深度的熨帖和慰藉，也感觉到主人盛意待客的良好用心。慢慢地，我闻不到老人味了，也不觉得油烟味难闻了。呼吸均匀而深长，一觉睡得坦然而惬意，甚至连老人的呼噜声，都是一种美妙的催眠。土炕给人的安心和依赖，是如此得浑厚而无声，让一切睡在它上面的人和梦都安逸而富足。

## 二

梁衡先生还写了土炕上的俚语笑谈，隐秘私话。这些苦难中的小玩笑、小伎俩，无不彰显了河套人的智慧善良和淳朴敦厚。这些文化现象在那个年代撑起了老百姓的精神世界和战胜困难的勇气，也给缺衣少食的生活，带来一些鲜润的色彩，让他们能够在艰辛岁月里继续奋斗下去，继续把生命血脉延续下去。这些笑谈含着泪珠，承受着生活的打击和磨炼，演绎着他们的泥土命运的本色。一条黄河水，百万河套人。他们就这样在土里生，土里长，土里刨，土里睡，土里笑，最后以庄严的“民以食为天”的信仰，完成了与土相伴一生的宿命过程，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了子孙后代，把最艰苦的风雨留给了自己。

俚语笑谈，隐秘私话，到处都有，看似窃窃私语，到头来一定传得满城风雨。无非是某干部怎么啦，某男某女什么勾当啦，再就是谁和谁干仗啦等等。其实除了能够丰富茶余饭后的娱乐生活外，并无实质的用处。但村里人乐此不疲，常传不衰，而且还加工编辑，大肆渲染，以供娱乐身心，慰藉苦乏的灵魂。可是真遇上大事，瞬间拧成一股绳的，还是这些平时挤兑、咒骂、诋毁、拆台、你争我斗的人，他们能够立刻放下个人恩怨，齐刷刷地站立一起，共同应对变故或者灾难。这就是农民，虽狭隘慳吝，却也拥有大义大爱。

这不能怪他们，这是他们的生存文化，一切以生存为最高准则。不管是自然还是社会，谁要是断了他们的生存之路，他们中蕴藏的地火必然会爆发出来，烧毁一切阻碍，开拓一片新天。

梁衡先生对河套的感情可谓深厚至极。他的多篇散文里都深度描写了河套生

活。其中去年在《草原》发表的《五十年前的河套日记》让我读得泪眼婆娑。河套的广袤无言、深沉浩大让我的情感总是依偎而沉潜,然而生于1971年的我,对河套的历史和民间故事所知甚少,尤其是乌梁素海的历史故事,所知寥寥。从梁衡先生文章中,我了解到了,乌梁素海蓄水面积曾经一度达到了600多平方公里,比如今的乌梁素海面积大了一倍。这让我神往和惊奇,遍查资料得知,乌梁素海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曾经达到700多平方公里。那是多么浩瀚啊,又是多么耀眼!作为生活在离乌梁素海仅二十公里小镇的码字小工,悉闻乌梁素海有如此辉煌的历史,焉能不莫名激动?而且,梁衡先生曾亲笔告诉我,他亲自来到过乌拉山镇(过去叫西山咀镇,再往前追溯,曾经叫钳耳咀,是乌拉山向东延伸的起点)。对于他在河套的踪迹研究,我又多了一些资源,焉能不欣喜开颜!

梁衡先生在河套六年,足迹几乎遍及河套村组和人家,对河套的风俗民情如数家珍。所以他的文章对河套生活和河套人民怀着深深的忆念,行文叙事非常妥帖,毫无夸张粉饰之处,更无不实之言。这些文章,只有生活在河套的人才能深深地懂得,并深深地理解。文如其人,我觉得梁衡先生为人也是朴实无华,热心厚道的。虽然我们至今并未谋面,但我可以从文字中看得出来他的人格修养、胸襟情怀是与土地连在一起的。河套土地给了他深厚的滋养,塑造了他土地一般的性格,如果不是这样,他怎么会对土炕有如此深沉的眷恋和理解呢?土炕的烟火塑造了河套人民的血脉精神,也融化了梁衡先生这个来自北京的外乡人。其实,说他是外乡人,一点也不准确。他是山西霍州人,而一百五十万

河套人民中间,走西口过来的山西人多至无法估算,如果作人口溯源调查,内蒙古和山西原本就是一家人,这其中就包括了我的山西河曲的祖辈。

所以,梁衡先生来到河套,并不是外乡人,夸张点说,河套地区还是山西人奋斗出来的地方。山西人走到内蒙古,给河套带来了深厚的儒家文化,当然也包括陕西、河北、河南等地的人,为河套文化的最终形成起到了推动作用,其中王同春是典型代表。走西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自发性的人口迁徙事件,它催生了二人台的传播,诞生了玉莲、太春的经典艺术形象,连同那段波澜壮阔的大逃荒历史,定格在无数悲情苦涩的移民事件的背景之中。

### 三

《土炕》不仅仅是一篇钩沉传统民俗文化和个人成长史的散文,也是民族精神孕育脉络寻根溯源的佳构。这篇文章的发表,对河套文化深厚的底蕴内涵、风俗民情的生存发展,具有一定的点穴作用,他指出了河套文化的根茎,也找准了原点。土炕文化就是河套文化的源头之一。移民事件里众多的悲欢离合、爱恨情仇、命运抗争都在这样的文化气场里生息繁衍,形成了多元立体的河套文化精神图像。

梁衡先生最后写了自己修建的土炕在时代快速发展中被动消失了的遗憾,我也为此感到惋惜。我想这个结尾,梁衡先生不仅仅是要写自己垒的土炕消失了,而且也隐秘地写出了在城镇化过程中,传统文化和乡土文化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和流失。这些带有上万年文化印记的、自祖先那里一代代传承下来养人的珍宝,在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进程中如何

保留,如何得以创新性传承?梁衡先生还将如何盘炕的技术资料都精细地呈现出来,意在表达对这一古老技艺传承的期盼。炕上冷暖,改变了一份不安定的心;炕上烟火,渗入了河套文化的基因;炕上家国,打开了土炕文化的宏大世界;炕之消失,乡村也在萎缩,农村人正在无可奈何地变为城市边缘人。在无奈和遗憾中,留给我们对传统文化消逝的深深的思考和惋惜。如何才能,在不改变乡村固有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前提下,进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呢?这是个非常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课题,它包涵着我们如何对待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如何对待带着我们祖先体温和梦想的历史;包涵着我们如何走进历史和传承历史,也包涵着我们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西化现象泛滥的今天,如何在更深层次、更宽广领域内最大限度保护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留我们的根脉。

仰望星空,星辰浩瀚;回眸华夏,昆仑巍峨。植根心魂之内,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一件件古旧的粗衣大氅,虽然有些破旧,有些简陋,但光华依旧,风采斐然。如果我们抛弃了这一件件古旧大氅,失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庇佑,我们会承受更为复杂的文化离乱,承受缺失自我的后果。这种感觉就如我们离开了黄河、长江,离开了昆仑、珠峰,离开了故园,就会失去内心的依赖一样,文化剥离感会使我们的生命支离破碎,面目全非。假如我们接纳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我们的生命和灵魂中不断滋长,接纳了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和衷共济地发展,坚定了我们的根脉,稳住了我们的心灵依靠的大树,我

们面对世界,就会满怀自信地迎接外来文化,并且去粗取精地吸纳它。“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就像唐代佛教传入中国一样,我们站立在儒道传统根基上,很好地接纳了佛学,并且弘扬了佛学的精华。佛学进入中国,并没有影响儒道的发展,反而儒释道共同促进了中华文明的不断发展。

传统文化不可丢,它包涵了我们的文明发展根脉和未来,包涵了我们人格信仰修为和生命归旨的依赖。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快车道上,我们要俯下身来,好好地入微地探求细察,哪些是关乎生命养护、灵魂塑造、人格修行和精神关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粹,哪些是不合时宜、不可传承或者失去价值的文化形式,辨伪存真,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真正地发扬下去。在这样风云激荡的伟大时代,我们要力鼎万钧、聚力逆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和保留宝贵的精神财富,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能如土炕般深厚的历史文化,留下让他们能够屹立世界民族之林而俯仰无愧的璀璨的自信瑰宝。

风萧萧兮易水寒,新时代的号角已经吹响,我们已经扬起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船帆,在这个风云际会的大舞台上,我们须如荆轲一般义无反顾,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征途中,每一个文化人,每一个中国人要不惮微弱,持续发力,做一支炬火或者一束光,“让中华文明的影响力、凝聚力、感召力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让炎黄子孙享受到土炕般温暖的文化之光普照山河。

[组稿编辑 陈旭]

## 深情修复巴彦淖尔记忆

——《巴彦淖尔传》读后

■何承刚

为一个地区写传，比起纯粹靠想象创作更要艰难许多，史料的收集，史实的还原，历史的评判等等，必须要在诸多局限中写出历史的厚重和壮美。正如李悦先生所说：“为一座城市立传的任务虽然沉重艰辛，但是这是有着哲学的慰藉、历史的深厚、文化的诗性以及审美的意韵的创作。”正是基于这一挑战和对故乡深沉的爱和责任，巴彦淖尔的四位女作家——陈慧明、李平原、高莉芹、高朵芬站了出来，历时两年自费采写，经历的酸甜苦辣，常人难以想象。

巴彦淖尔有悠久的历史 and 多元厚重的文化，千头万绪浩如繁星。《巴彦淖尔传》巧妙地抓取了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四个维度，以四个篇章：水利农耕篇、城市演变篇、教育发展篇、文脉走向篇来展示巴彦淖尔独有的风貌。运用了文化散文的笔法，既有波澜壮阔的时代画面，又有性格鲜明的典型塑造，较之于传统的历史编纂，更有温度，更有情感，更有文学之美，让巴彦淖尔过往的山水草木人物事件再一次鲜活地呈现，再一次感染每一个读者。

—

陈慧明瘦小的身躯蕴含着巨大的能量。她童年从天津来到河套，碱水煮过，泪

水洗过，汗水泡过，坎坷的命运并没有影响她对河套大地的热爱，因为她的灵魂接受了黄河的洗礼，所以她才有了长篇纪实文学《人非草木》、散文《春风已在广场西》等在文学界影响广泛的抒写河套的文学作品，获内蒙古自治区文学创作“索龙嘎”奖和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这次她负责《巴彦淖尔传》中的第一篇章“水利农耕篇”的撰写任务。她是用一颗虔诚的心来写作的，她精准地聚焦了黄河三盛公水利枢纽工程建设、二黄河开挖和总排干开挖三件在河套大地上创造的人间奇迹，正如她在书中所述：“此处重在讲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挖掘二黄河、总排干的那两段水利工程。这短短20年，堪称巴彦淖尔史上最锻钢淬铁的篇章、最感天动地的史实。若从河套平原上把那段岁月抹掉，就好比从地球上压平阴山、从华夏大地上堰塞黄河——我想这个说法并不过分。”为此，陈慧明跑遍了磴口、临河、杭锦后旗、乌拉特后旗、五原等地，登门拜访当年参与建拦河闸、挖“二黄河”、总排干的老人，她和时间赛跑，像抢救文物一样尽可能多地从老人们口里听到当年艰难悲壮的创业故事。采写的过程也是接受精神洗礼的过程，作者被采访对象的故事深深感动，并与他们高度共情，书中的人物

不只是正面形象的高大上,更有人性的光辉感染着读者。她通过采访 86 岁的杨国栋老人获悉,开挖二黄河时人们大冬天都住在用席子围成的“圪筒”里睡觉,“圪筒”失火烧死了 27 名民工,这些民工都是从外地来的年轻后生,成为烈士后甚至无法联系到他们的亲人。为了寻找这 27 位烈士的灵魂,她腊月二十五从临河赶来磴口,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了烈士陵园的遗址,流着热泪用相机拍了“这一大片看似空空如也,实则满满真情的土地,景仰与凄凉同时从心头划过”。

陈慧明讲述膜拜她的每一位采访对象,段振生老人挖总排干时住在阴湿的菜窖里,小腿患了静脉炎,直至失去了 6 根脚趾,她虔诚地为老人脱下袜子,含泪拍下了历史的见证。

陈慧明讲述的故事总是能触及人心最敏感的部分,她恨不得把所有河套水利建设的先驱都收录到书里,但在有限的篇幅里,苏玉根、郭果英、杨志新、赵志梅、李根小……一个个鲜活的形象足以让我们看到了英雄的群像,他们在寒冷的冬天,睡麦草、喝稀饭,锹挖肩挑背扛冻土,他们没有抱怨,认为这是当时每一个河套人应该干的事情,至今回味依然是平静笑谈,视为一碟咸菜,丝毫没有居功自傲。生活在巴彦淖尔这篇土地的人们,慢下来认真地回顾一下父辈的足迹,也许才能更加真切地感觉到今天的幸福。

## 二

《巴彦淖尔传》中的第二篇章“城市演变篇”由以写长篇小说见长的青年作家李平原担纲,她的三部长篇小说《生来彷徨》《圜圜记》《山河如初见》读来均引人入胜,因此读这个篇章如同在读一部小说。写一

座城的演变,先从一个人着笔:从山西走西口逃难来到河套的饥民袁栓罗,“看到广袤无垠的河套平原,黄河一泻千里,渠道纵横交错,土地沃腴肥美,一下就迈不动步了”,他停留在一处蛮荒之地,通过三年的吃苦下力,盖了一间茅庵房,开出了几亩薄田,置下了几亩良田,买下了一头毛驴,给山西的家人写信说:“来河套安家哇。”袁栓罗附近的强家油坊逐渐形成了繁荣的小市场,甚至建立了县政府和城池,他住的地方也有了名称:袁栓罗圪旦。后来强家油坊因天灾人祸重归昔日的荒凉,在袁栓罗圪旦几里外的地方又崛起了一个小商业圈。袁栓罗坚守着自己的“圪旦”,用一切办法阻止他人的侵占。然而,小商业圈发展成直筒街,直筒街又发展成拐杖街,并且不停地延伸扩展,最终袁栓罗圪旦变成了曙光二组,彻底被城市包围直至城市化,这就是临河城的发展脉络。李平原为城市立传充分运用了小说创作的人物、情节、环境等要素,每一个阶段的历史进程看似自然,实则都有作者的精心谋划和统揽,散而不乱,提纲挈领,舒缓自如,充满故事性。作者还以袁栓罗的两姨妹妹为线索,延伸到陕坝城的叙述,并设定一个故事的参照坐标点——铁匠巷,引出了集中经营铁制品街道和木匠巷的形成、缸房的兴起,为河套酒业探了源,也为小转盘商业圈的形成理清了发展脉络。

李平原是一个勤奋写作且勤于体验生活的作家,这在当今是很难得的一种品质。在寻找汉代的三封古城过程中,她迷路后以挂面充饥,搭帐篷在磴口县沙金套海苏木巴音布日格嘎查院内住了一晚。在写新成立的巴彦淖尔盟迁至磴口县时,绕不开的是沙害和磴口人在治沙过程中的艰苦付出。为了探索这座沙漠之城的形

成,她以一个打工者的身份,来到位于磴口县乌兰布和沙漠深处的圣牧公司十七牧场,住在用化肥袋做窗帘的工棚里,亲身体会严寒、沙尘暴和孤独。十几天的体验生活让她有了深刻的感悟:“开车走在圣牧大道上时,我竟流下了眼泪,握铁锹而不能伸直的手无力地摊在方向盘上,十几天的苦累化为至高无上的崇敬。过去的、现在的,好几代治沙人造就的沙漠之城正在焕发光彩,而广袤的沙漠仍将需要现在的、将来的代代治沙人接着去征服。”

用这样的精神写出的传记也值得我们用心地去读。

### 三

高莉芹的职业生涯就是三尺讲台,因此撰写《巴彦淖尔传》的第三篇章“教育发展篇”对于她来说是得心应手。她更擅长散文创作,《花开半夏》《又闻茉莉香》《美的教育》《幸福人生》《听雨》等作品专集,以细腻优美的文笔受到读者的喜欢。

“我多次爬到阴山的山顶,目的只有一个:眺望黄河。我喜欢那条因遥远而变得柔软、因柔软而变得像绸带一样的黄河。它银光闪闪地穿过一片开阔地向东悠然流去,在阴山与黄河之间形成一条狭长的沃土粮川,这就是我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河套平原”。作者就是以这样优美的文笔和对家乡的挚爱来为教育立传的。全篇首先从清朝中后期内地人口大量迁入河套地区垦殖,相继出现私塾以及教会学校的兴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私立、公立学校的演变乃至现代教育的发展,为我们理清了河套教育事业的历史发展轨迹。在每一个发展阶段,又对在教育界有较大影响的个人作了重点表述,让读者对巴彦淖尔的教育发展史有了更立体

化的了解。

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古典文学专业的李世荫老师,辗转于巴彦淖尔多个最需要他的教育岗位,无怨无悔痴心于教书育人,退休后仍然担任青年教师的教学指导工作,以他精深的造诣和独特的教学方法受到广大师生的敬仰。还有传奇式人物楼宪,曾在上海参加中国作家左翼联盟,和鲁迅、欧阳山等一起合作办刊、出版书籍,在陕坝中学任教近一年,他渊博的知识、独特的讲课风格,特别是引导学生掌握写作技巧,拓展写作思路,为巴彦淖尔的教育史留下传奇的一笔。还有为家乡有自己的高等教育机构,呕心沥血创办河套大学的陈良璧先生,他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任职于北京大学经济系,为筹建河套大学,只身住在漏风的宿舍,只吃一个菜,力求节俭,把全部精力都用到学校的规划设计、筹款建设上……高莉芹笔下每个人物都有个性鲜明的特征,栩栩如生浮现在读者眼前,镌刻在巴彦淖尔教育发展的史册上,让后人对他们的人格魅力肃然起敬。

高莉芹把教育发展放在大的历史背景下来讲述,并辅以时代特征鲜明的细节描述,如建国初期扫盲班、民办学校的艰苦环境和第一个穿皮鞋的女孩、农村小孩实现吹笛子的音乐梦想、脱产上成人大学的教师解决工资问题等等,无不透着浓郁的时代气息,读起来鲜活生动,趣味盎然。

### 四

地球上所有抵达 / 或者正在抵达这片土地的人们 / 记住它, 巴彦淖尔 / 一个颇具大文化、大色彩、大格局的地方……这是诗人高朵芬撰写“文脉走向篇”的题记。她出版多部诗集,《一抹蓝》在诗坛引起不俗反响,她创作的组诗《站在高原的脊背上》

荣获内蒙古自治区文学创作“索龙嘎”奖。因此,《巴彦淖尔传》第四篇章“文脉走向篇”必然以诗性的气质呈现在读者面前。

在这一篇章中,作家以诗人高昂的激情和宽阔的视野对巴彦淖尔的文化脉络,从自然、人文、哲学等多维度进行了探索和思考。在阴山岩画这一主题中,高朵芬的笔触侧重于由远及近,从一万年前的推测到《水经注》的记载再到自治区考古学家盖山林在考察长城时因车坏巧遇岩画,揭开了其神秘的面纱,对读者作了宏观的交代。紧接着随着作家的足迹,西起磴口,东至乌拉特中旗,零距离对大量的阴山岩画作了详尽的考察。面对形态丰富、纷繁复杂、神秘莫测的岩画,作家不仅仅是客观的介绍,更多的是以难以自抑的激情发出咏叹、诘问、思考,因此,作家笔下的阴山岩画“呈现出艺术绘刻中极为罕见的精神深度、思想高度和不可思议的艺术高度……”譬如她驾轻就熟地记述着:“穿越历史时空,它们与天对话,面壁高山。在时间上,忍受着孤独,并与险恶斗争。”作家为巴彦淖尔有这样深邃与珍贵的天然库存而自豪,“相信:地球这边,为我一人独坐”。

在文学艺术主题中,对改革开放后的文学往事进行了梳理,对尹庚、叶祖训、冯苓植、李廷舫、任义光、官亦鸣及农牧民作家陈慧明、郭增源、那·希日呼、谢鹤仁等众多作家树立了群像。

作家以敏锐的眼光,视若珍宝般挖掘民间艺术的价值,她对二人台、爬山调、剪纸、“民勤发面”馍馍、民间工艺等各门类的传承人进行了跟踪采访,通过传承人的讲述和对传承人的形象刻画,让民间艺术更加熠熠生辉,让读者对传承人的不懈追求

有了进一步的认同,对文化遗产更加珍视。

出生于乌拉特草原的高朵芬对乌拉特民歌“因为难忘,所以惦记;因为惦记,所以时时想起”。她深入乌拉特后旗的戈壁草原,对民间歌手作了深度采访,对民歌的起源和流传,民歌的形式、曲调、礼仪等作了详尽的考察,激发起诗人浪漫唯美的诗情:“民歌唱起的时候,好像眼睛里的湖水倒进了月亮,月亮上的光辉砸在酒盅里,酒盅里的歌声飞在人们的心里……此时此刻,歌声醉了,草原醒着;草原醉了,蓝天醒着;蓝天醉了,一颗心醒着,一颗心醉了,谁还醒着……”如此的表述,哪个人不会被乌拉特民歌陶醉?

作为蒙古族诗人,高朵芬对民族文化的融合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她认为,“巴彦淖尔的民俗、民风、民情,可谓包罗万象,有容乃大”。她把这种独特的民族文化的有机融合比喻为“诗意的蓝,借太阳的光芒,植入祖母眼波里的蓝颜色”,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了诗意的注解。

为一座城市、一个地区立传,在短促的时间、有限的篇幅里不可能做到包罗万象,完美无缺,正如高朵芬在结尾时所言:“我很怀旧,我还很念及过去的岁月……我决定从8月开始出发,嘱咐风、嘱咐雨,嘱咐自己,用比我本身还重要的文字,修复蛙声里的歌,修复黄昏中的孤独,修复从巴彦淖尔的记忆里消失的所有……”我们致敬这四位为巴彦淖尔立传的女作家,期待更多的人关注这片热土,先从关注这本《巴彦淖尔传》开始。

[组稿编辑 陈旭]

## 乡愁是一方小小的邮票

——读梁鸿鹰散文集《岁月的颗粒》

■ 运计彬

浪卷长河气若虹，黄涛澎湃下天中。  
径流千里到河套，刘拐沙头静卧龙。

——磴口民歌

河套的三盛公水利枢纽久负盛名。这座遏制黄河泛滥，变害为利的“万里黄河第一闸”，位于磴口县巴彦高勒镇东南5公里处，是河套灌区引流黄河水灌溉农田的总闸口处。而民歌中的刘拐沙头，就是黄河进入河套的入口处，也是黄河与沙漠交接的地方。著名作家梁鸿鹰就出生在磴口县，也是我的同乡。同饮黄河水，共为原乡人。由此，我对他的作品不由自主有种浓厚的亲切感，读后感触颇深。

他的散文集《岁月的颗粒》，是写回顾与凝望故乡的一草一木、风土人情的乡愁之作，也是一本为过往的时光和人事立传，为自己的生命历程寻根，为河套民俗文化增色的抒情之作。书载1篇自序18篇散文，通过回顾自己的成长经历以及故乡磴口的风土人情，俯拾少时过往中的人与事，写出了心中浓郁的乡愁。书中的父母、亲朋、老师、同学，以及火车站、理发店、书店、学校、邮电局、电影院……都是乡愁的颗粒，也是乡愁的肌理和表情，携带着故乡的体温和留影着故乡的神态，“故乡这个边远小城，成为我心目中的一方‘邮票’”。这枚邮票，承载着亲情、友情、爱情，寄托着乡

土、乡味、乡愁，表达着对亲人的思念，对恋人的怀想，对友人的牵挂。这些真挚的情感，让过往回归纯粹，回归本真。

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但可以回望所有河流涌来的径向。无论是悲欢得失，还是艰难困苦，都在岁月的深处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这些印记既是一个人的成长史，也是一个时代的吉光片羽。《岁月的颗粒》细密摄入了故乡的生活场景，那些熟悉的宽窄巷子里的烟火气息，装满了远逝的乡愁，装满了残损的足迹，折射出了作者在岁月之河的下流，对生命的原初时刻的审视和回味，是对人生磨砺、命运乖戾和心灵印记的哲学思考。这些淋漓了岁月斑驳痕迹的人与事，情与爱，悲与喜，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凝结为生命的颗粒，成为作者生命时光中不朽的刻度和温暖心扉的灵魂温度。

书中父亲为母亲梳头的片断，打湿了我内心柔软的过往。“父亲拿出一把梳子，用颤抖的手挣扎着为妈妈梳头，这时的母亲眼边淌出了清清的、稀薄的泪水，正在梳理母亲头发的父亲，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情绪，不争气地哭出了很大的声音……两个最亲密的人离得如此之近，可以说到了声气相接的地步……父亲是那样的倾心投入和笨拙专注，这是他见过的世界上

最令人感动和令人愁肠寸断的场景,父亲的笨拙、颤抖和痛哭,让这个场面悲惨异常。生离死别,悲伤彻骨。那个笨拙的梳头的场景,该是他这一辈子见到的最伟大、最柔情的场景。”文章描绘出了人世间最凄美的爱情画面,离愁别绪跃然纸上,情感细腻、内容伤怀,却是最美的风景。因为这种情感发自内心,发自肺腑,发自本真,有着非常强烈的带入感,一下子让读者情不自禁泪眼婆娑、心头酸楚。再如奶妈见到我和妹妹那一刻:“她高兴地蹲下来,一边一个搂着我俩,先拉着我的手,又拉过来妹妹的手,仔细地看我俩,眼睛里流露出浓浓的慈爱……”文章全无刻意华丽的修饰,简单平实的语言,表达出最朴素、最伟大、最真切的母爱,反映出奶妈真善美的内心世界和纯朴、真诚、热情、厚道的特质,能够引起读者强烈的情感共鸣。

《岁月的颗粒》一书写得最多的就是亲人与亲情。这些文章从深入挖掘、阐幽显微的角度,书写感人的细节和微妙的感受。《母亲与我的十二年》中,“十二年”是一个题眼,因为作者只在这样一个短促的时间段“拥有”过母亲。母亲一边经受病痛,一边肩负起责任,这样一个于寻常中显现出非常的母爱,相信会受到读者敬重。作者笔下父亲的形象也格外生动鲜明。《父亲零章断简》以坦然对话的文字,倾诉身为儿子对父亲的满意与不满,希望得到父亲更多关爱。

作者以转换人称的方式,实现叙述方式的多元化,给作品带来别样风景。《被岁月和父亲所塑造》以第二人称,就由“你”不知道的许多陈年往事和生活细节,来表达“我”的感触与感受、心曲与心声,从而构成了父与子在精神层面的深度对话。

《最初的年头》一文呈现了姥姥慈爱、

仁厚、豁达的心地,《遥远的奶妈和她的孩子们》一文书写了奶妈一家人淳朴、和善、热诚的心性,《世上最寒冷的那个早晨》追念了母亲去世那天“令人愁肠寸断的场景”,作者以“乡愁”为情感线索,贯穿全书,将乡愁别绪描写得淋漓尽致。“母亲没有了,意味着最温暖、最慈祥、最诗意、最亲切的源泉切断了,冬天的火炉没有了,夏天的凉爽没有了”,与余光中先生的“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有异曲同工之妙。特别是小时候的母子分离——奶妈抚养——母子生离死别,以时空的隔离与变化来层层推进情感的抒发,让人真真感受到了:母亲离别的早晨,是世上最寒冷的那个早晨。这种构思极为精巧,这些人生的酸甜苦辣,洗礼着我们,让我们无法释怀;那些弥足珍贵的往日时光,给人一种难以言表的乡愁美。同时作者在写作形式上还不断变换人称、变换时空,有时候你我他人称单用,有时混搭,不断变换视角;有时作者即读者,把自己当作局外人,从第三人的思维视角看问题;有时又广泛运用第二人称,读者即作者,从读者的内心世界反映作者的思想感情,达到了他我合一、“忘我”的境界,把愁绪的两端——作者和读者紧密融合,能够引发读者的高度共情。另外在表现形式上大开大合,曲笔婉转。18个章节犹如18段微电影,一幕一幕地精彩呈现于读者眼前。作者精练地聚焦生活片段,移步换景、寄景生情,这种“托物寄情”的写法,给人以新鲜感,能够诱发读者多方面的联想。同时在每一章开篇引用外国经典名著中的相关名句,起到突出哲学思考,引起读者兴味,引导读者生命体验、升华主题的作用。

文中还广泛采用日记、书信、采访、口述、演讲、回忆录等多种表现手法,打开了读者的感情视界,给人以不一样的艺术体验。

岁月可以流逝,乡愁无法忘却。梁鸿鹰老师在自序中写道:“每个人都有一个故乡……故乡是创作的一个可靠源泉,离开得越久,你对故乡的审视回味越多”。作者追忆:父亲是从小随父辈走西口来到河套的,对老家抱有极为深长的怀念之情。父亲总有“吃不完的流水席,一周三四场酒摊子”。“每逢过年,你会讲起贴对联、跳火盆、吃年糕的讲究,你会精心准备菜单,让诸如过油肉、纯鲤鱼、酱牛肉、炖粉条白菜、干煸豆角之类的菜摆满桌子,招来各方亲戚,大吃大喝,尽兴而归”,作者能够对源远流长的河套饮食风俗如数家珍,“男主人上街办吃场,女主人下厨罗酒浆”,碗盏刀俎之声盈耳,吃了上顿还有下顿,似乎最能体现父亲热情待客、豪爽义气的就是吃喝啦!如果没有长期在故乡生活过的人,是不会真正懂得并深深理解父亲急公好义这一点的。磴口至今流传的“冬公鸡,夏草鸡,冰凌渣里的开河鱼,五黄六月的绵圪鞞”“香不过的猪肉烩菜,亲不过的姑舅常来”这些饮食谚俗,书中提

及的猪肉烩酸菜、炖黄河鲤鱼,这些“妈妈的味道”,也留给我们浓浓的“记得住的乡愁”。作为一个深爱故乡的人,他的乡土情怀已经深深融入到舌尖烟火气里,传承在乡愁基因中。

“若为化得身千亿,散上峰头望故乡。”《岁月的颗粒》在回望中捻转岁月的温度,更能显现作者灵魂的真实刻度。“幽情堪把心境造,佳意共于啰杂生。”书中的叙事虽然细碎粼光,表面看啰啰杂杂,但实际上都是作者精心选择的岁月中典藏的记忆颗粒。心中的愁绪与人生的思考,汇成一股清流,任其由笔端流淌出来。朴实的文字浮腾着思乡之情,深情婉致的叙述传递着生命回望中的逆旅之叹,这种散发着温润与暖意的散文书写,是作者寻找精神原乡的旅迹。

散文的精神就是在凝望与回溯中获得人生的真知灼见、生命精彩和哲学思考。过往的一切顺逆荣厄都是浮相,是微尘。但我们总要从这些表面的端口,寻找我们真实存在的实证颗粒,让我们的精神世界,借助这些颗粒的光斑,走向更好的诗与远方。

[组稿编辑 陈旭]

## 诗歌创作要善于发现美

■吕成玉

诗歌是文学艺术的重要范畴，它与散文、小说、戏剧并称为文学艺术的四大样式，历来受到人们的喜爱。

文学作品是社会生活和生产实践的集中反映和艺术再现。诗歌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形式，也必然要反映人们在社会生活和生产中的真善美，以此激励人们崇真向善爱美的情操，使人的内心世界纯净无瑕，使人格完整高尚，以此构建和谐友爱的社会。

法国著名雕塑家罗丹说：“美是到处都有的。对于我们，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一双发现美的眼睛。”这句话告诉人们：美存在于我们的周围，存在于日常生活的环境之中，只有认真观察的人才能发现美。美需要人用善于洞察的眼睛去发现。那么，在诗词(曲)创作中如何发现美呢？笔者从以下三个方面谈些粗浅的看法。

### 一、从生活中捕捉美

我们知道，每个人时时刻刻都在观察(有意的或无意的)。历史的进程，社会的进步，无不是人类认真观察、仔细发现、大胆探究的结果。

“观”的本意是“细看”之意；“察”除了看之意，还有“分别辨析”的意思。“观”是对外部事物现象的捕捉，“察”才是对事物本质的反映。二者相辅相成，互相渗透，缺一

不可。只有通过仔细观察，才能准确深刻地认识客观事物；只有坚持长期观察，才能使认识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由浅入深，才能把握物象的特征，揭示事物的本质，将所描写的事物与自己表达的情感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淋漓尽致地抒发情感。所以，观察是写好诗歌的前提和基础。

朱自清说：“细节就是一言一行之微，一沙一石之细。”“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辛弃疾《清平乐·村居》)“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孟郊《游子吟》)“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杜甫《登高》)“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柳宗元《江雪》)“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等等。这些脍炙人口、流传千古的诗句，是作者观察人和事物独特视角的结晶。但观察的结果要反映到诗歌中，就要有一个对作品立意、对材料筛选的过程，还需要将各种材料组织在一起的技巧。

### 二、从情感中体现美

诗论大家李元洛先生将诗之审美分为思想美、感情美、意象美、意境美、想象美、时空美、阳刚美与阴柔美、含蓄美、通感美、语言美、形式美、自然美等等。限于篇幅，本节主要就情感美与意境美谈些看法。

李泽厚先生说：“《诗经·国风》中的

‘民间’恋歌和氏族贵族们的某些咏叹,奠定了中国诗的基础及其以抒情为主的基本美学特征。”如:“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秦风·蒹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经·小雅》)虽然这些诗篇中所咏叹、感喟、哀伤的具体事件或内容已经很难知晓,但它们所表达出来的那种或喜悦或沉痛的真挚情感和塑造出来的真实生动的艺术形象,那种一唱三叹反复回环的语言形式和委婉而悠长的深厚情感,不是至今还感人么?而正是从《诗经》的这些作品中,后人归纳出“赋比兴”的审美原则,影响达两千年之久。

“一切景语皆情语。”(王国维《人间词话》)一首好诗,必须有灵魂。灵魂,就是真情实感;丰富的情感架构诗歌的血肉与灵魂。诗歌是通过人的感官来摄取所记述或描写物象的,而所描写的内容都要表达作者的情感,或对真善美的赞美,或对假丑恶的鞭笞,或对离愁别绪的抒发。作者情感的表达,要么叙事说理,要么托物言志,要么借景抒情。

中国古典诗歌十分讲究意境的创造,它的本质就是情景交融,心物合一。如: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的《一剪梅·中秋元月》:“忆对中秋丹桂丛,花也杯中,月也杯中。今宵楼上一尊同,云湿纱窗,雨湿纱窗。浑欲乘风问化工,路也难通,信也难通。满堂唯有烛花红,歌且从容,杯且从容。”这首词借“花”“云”“雨”“路”“信”等物象,描绘出一幅中秋夜无月,赏月不得而思念家人的愁绪,意境充满忧郁之美。尤其是“满堂唯有烛花红”的描写,将作者孤身一人,只有烛花陪伴的郁闷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上片运用对比手法,写出今宵中秋无月的遗憾;下片写赏月不得,表

达了词人壮志难酬、怀才不遇的愤懑情怀。

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通过“枯藤”“老树”“昏鸦”“瘦马”等多种景物组合,描绘了一幅秋郊夕照图,抒发了一个飘零天涯的游子在秋天思念故乡、倦于漂泊的凄苦愁楚之情。全曲景中有情,情中有景,情景交融,创设了一种动人的艺术境界。

当代诗人路焕京先生发表于2017年9期《中华诗词》的《写在红旗渠源头》:“太行列阵波涛滚,百里浊漳至此分。飞上悬崖山让路,哺出沃野土生金。遥观壮士凌云处,常忆宏图执笔人。渠首一行思筑梦,顿觉心底长精神。”作者用夸张的手法,通过对气势宏大的红旗渠描写,抒发了对修筑红旗渠人的赞美之情。

当代老诗人令狐安发表于2018年1期《中华诗词》的七绝《谒片马抗英纪念碑》:“男儿胆赤敢杀贼,埋骨南疆去不回。忠烈有灵托怒水,江中日夜吼奔雷。”前两句生动凝练地描写了当年中国人民誓死抗击外来侵略者的赤诚和果敢;后两句高度赞颂他们千秋永存的爱国精神,比拟精彩,情景相融,让人感觉到先烈英灵至今仍在怒江中日夜澎湃怒吼。全诗字字有力,感情鲜明,声韵和谐,充满了正能量。

2019年5期《中华诗词》刊登了小作者陈悦(系小学六年级的小诗人)的《童年记忆之雨后》:“圆圆小水洼,盛满好年华。一场清凉雨,几只光脚丫。”这首诗的难能可贵之处是作者善于发现生活之趣。其动人处在三四句。从“一场清凉雨”到“几只光脚丫”的转换,便勾画出一幅孩童嬉戏于雨后水洼的情形,不须他言赘述。而这首诗之所以能以如此短小的篇幅,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其关键之处,便在于“光

脚丫”这一经典意象的定格。辛弃疾的“卧剥莲蓬”如是，陈悦小朋友的“几只光脚丫”亦如是。此等小诗，贵真实、贵得趣。若矫揉造作，故作情景而写，便不免弄巧成拙。

### 三、从词语中架构美

语言是文学作品的载体。“文以载道”，古体诗的语言更应惜字如金，既要通顺，又要适当陌生化。达到“个个心中有，人人笔下无”的境界。

“境界说”是王国维《人间词话》的中心论题，美学思想的核心内容。如：“红杏枝头春意闹”，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着一“弄”字而境界全出。可见，一个好的境界全靠优美的词语来架构与体现。

“云破月来花弄影”（宋·张先《天仙子》）。这句词词少意丰，一语三折。“云、月、花、影”四字写了三物四景，中间又用“破、来、弄”三字写出三种连续的动态：云“破”而有月“来”，月“来”而有花“影”，花“影”引出“弄”字，有“弄”字而有花枝随风摇动、抚弄花影的幽雅姿态。仅仅七个字，从天上写到地下，云横皓月、风弄花影，构成了一幅幽美朦胧的画面，把云、月、花都拟人化了，赋予了丰富的情感和生命，同时使宁静的画面有了飞动之势。

从苏东坡的“轻风摇细柳，淡月映梅花”到“轻风舞细柳，淡月隐梅花。”再到苏小妹的“轻风扶细柳，淡月失梅花。”从“摇”“舞”这类较露的动词改为“扶”，与“轻”“细”相宜，显得和谐，形象地描绘出

了轻风徐来，柳枝拂然的柔态，给人一种柔美之感。下句中将“映”“隐”改为“失”字，勾画出月色和梅花相互交融的情景，增强了诗感染力，真是一字生辉。

除此之外，北宋王安石《泊船瓜洲》里的“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字为世人所称道。北宋周邦彦《满庭芳》中“风老莺雏，雨肥梅子”中的“老”和“肥”字的巧妙运用。贾岛“推敲”古诗的耳熟能详，等等。古人为了一个字而反复推敲，千锤百炼、一丝不苟的写作精神，为我们现代人写诗练字提供了很好的典范。

再以我市著名老诗人温源先生的诗为例：“飞行器上过重洋，天属顶蓬浪吊床。昨夜星灯繁似海，今朝旭日进机窗。”《在飞机上》这首绝句中的“天属顶棚浪吊床”形象的比喻超凡脱俗。作者将飞机比喻为一座屋子，天是“顶棚”，人坐在家中（飞机上），就像海浪悬吊的一张床，想象奇诡，令人叫绝。将整个画面描摹得栩栩如生，使人身临其境。

诗人马宗生在《回乡偶书》（组诗）中的一首诗，写得十分沉重：“铁锁门扉锈迹稠，空宅冷落几十秋。庭花静美无人看，偶有黄鹂柳上讴。”这首七绝，用“铁锁”“空宅”“庭花”“黄鹂”等意象，描写了老屋凋敝的情景。“稠”“冷落”“看”“讴”等形容词和动词的运用，将作者对老屋的现状描摹的真实形象，浓浓的乡愁跃然纸上。抒发了作者对故乡的怀念和惋惜之情。

[组稿编辑 何立亭]